幽明

〈幽明〉除去結合「儒釋道」哲學思想的用心以外，還可以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讀，但是不論用何種角度去讀，任何人都不宜將之視為一篇揭露祕密或挖掘隱私的小說，因為基本上說，〈幽明〉是一篇敘述一位迷失在我們這個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亟盡能事地在當今這個人人都無能為力的浮躁世界之中，製造一個難分難解的角色，將想像與意念中的「我」分為兩半，然後藉由兩個原本不能分割的「我」的對話中，將不可認知的整體點描出來，更將肉體與精神的折磨移置至兩篇模糊又曖昧的小說，期盼從同一個角色的不同論述中獲得自我救贖來了解個人生命在疏離時代中的位置。

為了敘述這個故事，〈幽明〉運用頗為繁複的技巧，包括傳統與最新的「意識流」，但卻規矩地附以「子標題」令這些宏大敘述侷限於一個「由幽到明」的半天時光中，以說明過去與現在的文學發展都只是一些以宏大標題來散發文學理論的殘破異質性，另一方面則象徵地將這個「由幽到明」的時間嵌合於一個「由明到幽」的狹小空間，以逼仄出來這麼一個宏大與殘破的雙重敘述效果被奇異地交織為莫名的舒適與自在；於是當時空形變為「時位」時，主客融會為卑屈的祈願，書寫則化現為自省的動力，然後文字或敘述一併在「幽・明」的相互糾纏裏，把人類思想的掙扎化為一聲歎息……

〈幽明〉目次

上半部　（幽而潛行）……陰性的無端造作

門外・子時╲丑時

門裏・子時╲丑時
門裏・「時位」之「有無」稱名之始
門裏・黏滯的識覺接受了「有無」具名的事實

窗牖旁・丑時
窗牖旁・「有無」具名之前的「非有非無」狀態
窗牖旁・僵凍的識覺抗拒「非有非無」的表別存在

窗牖下・寅時
窗牖下・「非有非無」隱涵著「和合」的底蘊
窗牖下・焦糊的識覺妥協於「和合」的躁動

甬道中・卯時
甬道中・「和合」以「不和合」為其內涵
甬道中・幽暗的識覺停佇於「和合不和合」的幾動

上下於不得不轉折之處對折（幽即明・明即幽）

下半部　（明而遮蔽）：：：陽性的頑執呈現

甬道中・白翳的識覺接受「和合不和合」的各自表述
甬道中・「不和合」不得不以「創生」為其綱領
甬道中・卯時

床舖上・似省的識覺取法於「創生與終成」的具體實踐
床舖上・「終成」因「和合」的造作而不得不存在
床舖上・辰時

床舖旁・幻滅的識覺質疑「終成」的保聚力量
床舖旁・「終成」隱涵著「創生」的契機
床舖旁・巳時

門裏・圓測的識覺落實了「終成與創生」的終始過程
門裏・「終成」終於成為人類「創生」的唯一想盼
門裏・巳時／午時

門外・巳時／午時

門外・子時／丑時

當我在口袋裏摸索著鑰匙時，我突然警覺到我被人跟蹤著；但是當我佇足於房門口，轉頭向著幽幽暗暗的狹長走道望過去時，我又不得不感歎這幾天來的風聲鶴唳已經將自己煎熬成一副疑神疑鬼的模樣。

我定了定神，開了門。公寓地下室走道裏的暈黃燈光立即斜射了進來，毫不猶疑地將長方形的黑闃房間劃過一道透明的迷惘。我緩緩地踏進斜長的光影之中，望著地面上的佝僂身影意興闌珊地將門關在身後；門關上後，屋內瞬間又是一團黑闃，好像剛才的暈黃並不曾存在過，空氣中一股濕涼的霉味倒是迫不及待地迎面撲鼻而來。

門裏・子時／丑時

霉味沉滯著。我才一適應屋內的黑闃，身體就本能地鬆弛了下來，好像一只洩了氣的汽球一般倚在門板上，一步也不想動。「真是霉透了。」我心想。「今天的活兒算是白幹了！」

此時我的耳邊響起嘩啦啦的碗盤砸地聲，還有老闆娘拉開喉嚨的叫罵聲：「你這是怎麼搞的？這麼神不守舍？大廳裏的客人排隊等吃飯，你卻把整車子的碗盤砸掉了……我才說你幾句，你就跟我示威是吧？不甘願幹，可以辭工呀，舊金山街道上等工的人可多著呢……」

我只顧清掃著碎片。她持續用特有的臺灣話口音罵著：「我可不管你以前是幹甚麼的，現在你洗碗，你就得給我老實地洗碗……」碎片劃開了手指，血水滴在油膩四溢的水漬裏擴散得像朵燦爛的花一般。「早就叫他不要用大陸人，他就是不聽……還給我找來一個年歲這麼大的。」她的聲調總是適時地拉高：「喂！這裏可是美國，你不要老是改不掉大鍋飯的習氣……看我不扣你工錢！」

她的聲音一直罵到半夜打烊時才稍止住。不料大夥兒才吃完晚飯，我正伸手接過老闆遞過來的小費，她的聲音又再度拉高了起來，一把就將我分得的小費搶了過去：「他一天的工資還不夠賠那些砸碎了的碗盤，這個也得算上……」我的手伸在半空中，抓不到錢，自然就垂放了下來；夥伴們都分足了錢，臨走前，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肩膀，各自離去。

我一路走回來，並沒在意老闆娘的惡形惡造是否已經在心裏留下任何傷痕，倒是被心中的悸怕攪弄得七上八下！！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懼怕甚麼，但就是覺得背後那股如影隨形的龐大力量隨時都準備著將我抓了去。

門裏・「時位」之「有無」稱名之始

那個悸怕幾天以來一直存在著，而且似乎自顧自地擴散了開去。大約就是三天前罷，那天才一上工，當我剛從水槽裏撈起早晨洗淨的第一批碗盤時，我那位已經疏遠多時的乾女兒氣急敗壞地找到了她一向不輕易踏入的廚房裏，一路將她的高八度嗓音飄盪了過來：「你幹的好事！」

我嚇了一跳，隨即靜了下來，好似久已等待著這一時刻的到來，於是瞅了她一眼就低下頭來，慢條斯理地將洗淨的碗盤擺好，然後揚起油污的雙手，叫她輕聲些，因為大廚、炒鍋與抓碼正隨著她一路飄曳過來的輕妙身影，目不轉睛地朝著水槽這邊投來詢問的眼光。

大廚、炒鍋與抓碼所在的位置正巧分散在廚房兩條主要甬道的關口，從三個方向分別包夾著堆滿了調味料與菜餚的爐案；洗碗的水槽位於廚房最裏面，緊鄰著一扇通往餐廳後面小巷子的木板門。水槽下面是一個污漬斑斑的排水管，吃力地將來不及沖洗乾淨的殘羹餘汁一股腦地宣洩到小巷子裏面去，但是當餐廳生意好起來的時候，排水管往往承受不住排山倒海的傾注，於是羹汁就流滿了一地，不止加重了我在打烊後的額外清洗工作份量，那一汪油膩膩的水涯更像是一塊橫亙於我與其他的廚房

工作人員之間的湮波浩淼。乾女兒怒氣沖沖地驅趕到了這麼一個有若壁壘分明的水窪邊緣就停步了。她在盛怒之下，來不及緩下氣息，倒先脹紅了雙頰吼著：「你想毀掉我嗎？」

我也有些動怒了，於是顧不得擦拭雙手的油膩，伸手就想將她推到一旁：「妳先別嚷嚷嘛！這到底怎麼回事？」她迴避著我伸出來的手掌，鼓脹著臉腮，氣得說不出話來，雙眼卻盈溢著霧茫茫的淚珠；我看了有些不忍：「有甚麼事不能解決？何必呢？」

她好似悶足了氣，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從她的嘴唇間滲了出來：「你……為……甚……麼……把……小說……給了……別人？」那字字逼仄的力道說明了她對我的怨氣。

「喲！原來是為了這件事！」我裝做大夢初醒的樣子。「她出得起價錢買，我就賣給她囉。」我說著，一腳跨出水涯邊緣，還讓塑膠鞋套在甬道上劃開了兩道水跡。

她皺起眉頭，情不自禁地後退了兩步：「你賣給她，怎不事先跟我打個招呼？」

「嘿！妳不說這個還好，一說我就來氣。」我那個壓抑了很久的怨言終於吐露了出來：「這麼多個月來，妳跟她走得那麼勤，從不上我這兒來，我怎麼打招呼？」我挖苦地說：「再說，既然你們彼此套近乎，她又為甚麼不跟妳講個清楚呢？」

「哼！她也不是個甚麼好東西！」乾女兒的臉腮在廚房的火光裏輝映著，連脖頸都紅了起來。「你知道她怎麼處理這篇小說嗎？」

我正揚眉等著答案，抓碼此時抓起一把胡蘿蔔，回過頭來說道：「喂！快幹活吧！客人在大廳裏排著隊呢，當心呆會兒老闆娘又給你一頓排頭吃！」一雙骨碌碌的色眼好似直透乾女兒的背影，將我外表的固作鎮定瞧出了內心的忐忑不安。

我朝他揮揮手，污水順著濕淋淋的手肘流到了胳膊上。「耽擱不了多少時間，你別瞎緊張！」說完，我頭也不轉地問乾女兒：「怎麼處理？」

她像是要看穿我似地瞅著我：「你在乎嗎？」

「我好奇，但並不在乎，都已經賣給她了，我還能干涉她怎麼處理嗎？」我讓胳膊上的污水弄得全身癢了起來，於是甩了甩手臂。

大廚一直盯著我們談話，這時看我甩動手臂，就罵了開來：「幹你娘！給你這麼一甩，這些菜還能吃嗎？招牌都讓你給砸了！」

乾女兒氣鼓鼓地回轉頭去：「喂！你們嘴裏放乾淨點，我們講幾句話，礙著了你們甚麼事啦？不過都是打工的，要你們在這兒充當甚麼老闆？」大廚與抓碼互相對望一眼，一言不發，咕咕噥噥地轉身，各自忙著去了；她見幾句話一說，硬是把場面給掌控住了，就板個臉繼續對我擺著譜：「到了美國還是這副死德性……狗改不了吃屎，都是一個貨色……」

我有些不耐煩了：「妳說，她把小說怎麼處理了？」

「哼！她把你這篇小說投遞到臺灣一家報社參加文學獎徵文，還拔得頭籌，贏了大獎……」

「嘿！這可妙了！妳前幾年不也是靠我的小說贏得首獎？這有甚麼好不開心的？」

乾女兒神情緩和了下來：「我知道我佔了你的便宜，但那不一樣，你是我乾爹……」

我打斷了她的話：「我是妳乾爹，那沒錯；但是她卻是妳的乾媽，妳幹嘛那麼小氣？」她一時又鼓脹了臉龐，說不出話來；我沒好氣地繼續說：「我倒是跟她毫無瓜葛，哼！早知道要得獎，我就應該賣得貴些。」

「這個我們就不說了，你為甚麼又將另一篇小說寄給報社？」

「哪一篇？」我故意裝傻，因為我瞞著她寄出的小說，只有一篇。

她跺了跺腳，天真地流露出小女兒神態：「就是跟你賣掉的那篇有相同情節的一篇。」

我逗弄著她：「這不是很正常嗎？我最近打工比較忙，所以只完成了這兩篇小說；這兩篇小說以不同的口吻寫同一件事情，是一對雙生胎兒，而一篇既然賣掉了，另一篇自然以妳的名義投遞，這不是我們講好的嗎？」

她好似不解地說：「我們的協議是，你負責寫，我負責寄……」

「嘿！妳還說呢！整整八個月，妳不來，我找誰去寄？」

「我最近忙得很……」

我不禁動了怒：「是呀！妳現在可不一樣了，邀稿、演講、評論、座談、編劇，妳可忙絡了，結交的都是一時文壇菁英，哪記得我？」我酸溜溜地挖苦她：「妳現在可出名啦！」

她有些委屈地說：「乾爹不要取笑我，我出名了都是靠你的栽培……」

「別！別！」我嗤了一聲。「妳別抬舉我，我承受不起。」

「乾爹！」她似乎發自肺腑地申訴著：「我不是故意冷落你，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所以呀！妳既然身不由己，我只好自己抽空將稿件寄走，這難道也犯錯誤？」這回換成了我像是要看穿她似地將她瞅著。「再說，我是寄給文學社，又不是寄給報社。」

她怒睜圓目：「你不要裝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個文學社與報社屬於同一個報系。」

「就算是，又怎樣呢？」

「又怎樣？你難道不知道文學雜誌所選登的作品，最後都會刊登在報紙上？」

「那又怎樣？」

「哼！怎樣？你可知道你這兩篇情節相通的小說前後被冠以不同的署名，陰錯陽差地在同一個禮拜、同一個報紙的篇幅裏發表了出來，活生生地給了敏感的讀者一個檢視雙生子的機會。」

「喲！」我好似有些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了。「怎麼這麼巧？咦？我賣小說給她，都已經是六個月以前的事了。」

她口氣緩和了下來，但仍是得理不饒人地說：「裝吧！你就裝吧！你的經驗那麼豐富，哪有不知道文學獎的審核耗時曠日？你明明就是算準了日期，才投遞到文學社的。」

我委屈地說：「妳不要將我說得那麼不堪，這樣做對我有甚麼好處？」

乾女兒神情落寞地說：「我今天來，就是想知道你為甚麼這麼做。」

「這真的純粹只是個巧合，我再有經驗也無法將時間算得這麼準。」我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置信，但也不能不感慨，我與她進行多年的合作關係原本天衣無縫，卻不料就讓這麼一個鬼使神差的舉措給暴露了出來。我膽怯地看著她變幻不定的表情，有些結巴起來，於是嚥了幾口口水，硬著頭皮又說：「妳不要多心，我們仍然繼續合作……」

「還繼續合作啊？」她拉高了聲音。「洛杉磯一批自認為是正義之師的窺視者，不止連篇累牘地在幾家全美洲聞名的報紙上刊載這兩篇小說的共通點，更逐漸追蹤到背後同一個母親所孕育出來的『黑白胚胎』。」她忿怒地接著說，「哼！他們還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座談會，邀請著名學者，準備一舉揭發這樁冒名頂替的『文學事件』。」

「啊？」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事態有這麼嚴重？」

「你現在才知道事態嚴重！」乾女兒義憤填膺接著說：「我在廣州得了消息，一回來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予以辯駁……」我正想說話，她卻突然興奮了起來：「我的記者招待會可比南邊的座談會聲勢浩大得多了，連我的影星朋友也到場助陣幫腔呢……」

我終於按捺不住了：「妳真是專斷獨行！妳怎麼不先問問我，這樣做會不會愈描愈黑呢？」我失神地叫囂著，然後失去理智地將滿手油污的胳膊架在她的脖頸上；她憋住了氣，兩頰脹紅得將平時輕佻的眼神也弄得驚慌了起來。

大廚拿著鏟子敲著鍋子：「喂！你要幹甚麼？」抓碼與炒鍋緊跟著過來架開了我。

我兩手被向後架著，平時駝著的背脊倒是給撐得不得不直挺起來。沒想到，我的胳膊這麼向後一撕扯，胸脯倒似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舒坦。她倒是慌張了起來，連忙勸道：「沒事，沒事。你們不要傷了他。」我心裏一陣溫馨，抓碼與炒鍋卻互望一眼，然後關切地說：「妳真的沒事？這個駝子著魔了，平時大氣也不吭一下，沒想到火氣還來得大。」

我顧不得油膩，掙脫了倆人鉗在胳膊上的力道，一邊推搡著他們去幹活，一邊反手將她推出了廚房：「妳看，這個禍闖得大了，妳當初怎不用用腦子？」

廚房外面的小巷是條防火巷，狹窄的巷道只能容得下一部小貨車，所以當正面相遇的貨車互不相讓時，就常發生高聲叫罵的火爆場面。巷道雖窄，倒是深長得毫無道理，在遠處圈圍成一個封口；巷尾紅磚砌的牆，薰滿了黑煙，堆積成山的紙箱與水桶更是成年累月地形成一堵無形的矮墩，將這條死巷子堵得更加狹隘。偏偏這麼一條整年曬不到陽光的窄長死巷子到處都充滿著生機勃勃的氣息，從吆喝著活雞活鴨的販賣到敲擊著蒸煮炒炸的鍋鏟，將整個巷道激盪起生活底層的慾望。

她乍然踏進這麼一個暗不見天日的環境，有些不知所措：「我……」她縮回邁出一腳的腳尖，正想辯解，卻讓我一腳把廚房門給踢得轟然一聲關上，嚇了一跳。

「妳怎樣？」我沒好氣地轉過頭來，卻見她一雙如霧的眼眸水似地迷人。

她幽幽地說：「我也知道玆事體大，但是沒辦法；倘若我不即時予以還擊，我怕南邊的人以為我好欺負，死纏爛攪地將這整個事件抖出來。」

「他們怎弄得清楚？」我不安地四下顧盼，卻看到抓碼正打開一絲門縫，躲在門後探頭探腦，卻將整個腳踝伸進了巷子。

「乾爹，中國的文壇是很小的；臺灣文壇，那就更小了。」

我不無怨言地說：「誰叫妳當初把她往我那兒帶？」

她又尖叫了起來：「我只是介紹我乾媽給你認識，可並沒有要你賣小說給她……」

「是她糾纏得我脫身不得，還威脅我，如果不賣給她，就要把我們的關係抖出來……」

「就算如此罷，你不會賣給她一篇沒有關聯的？」

「真是鬼使神差罷，我那時剛寫完這兩篇；我想反正題裁都差不多，給她一篇對妳影響不大，正巧她又逼得緊，所以我想都沒想，就順手給了她。沒想到她竟然拿它去應徵文學獎徵文……」

「哼！沒想到事隔多月，她還因此得了大獎；最不可思議的是事情就是這麼湊巧，這兩篇小說轉來轉去，竟然同時給登在同一個報刊篇幅裏！！！真是不該發生的，全都發生了。」

我沮喪地說：「罷了！罷了！當真是黑路走多了，總要碰到鬼。」

「興許是罷。現在應該怎辦？」

「怎辦？妳不是才講，南邊的人評論文章登了一篇又一篇，座談會也開了；妳這邊又有模有樣地召開記者招待會，還拉幫結派地把個影星也找了來。」我說著說著，好似就看到了那條橫貫加州的斷層地震帶將北邊的舊金山與南邊的洛杉磯給割裂了開來。「我都想問問妳是打算怎麼個了法？」

她激動地叫著：「我要告他們！」高亢的聲調將炒鍋與抓碼一起召喚了出來。

「告他們？」我向他們揮了揮手，兩人躡手躡腳地又閃了進門。

「當然要告，他們破壞了我多年建立起來的名譽……」

「是嗎？或許情況還不至於這麼糟糕……」

「還不糟糕？以前我的小說寄到臺灣去，一個星期就見報了；現在出了這件事，我傳真過去的問函，幾個禮拜都沒有人理睬。」

「或許報社忙罷？」

「唉呀！乾爹，這個你就不瞭解啦！現在的臺灣社會現實得不得了，我才剛得到上海電影節的最佳編劇，他們再忙也不敢怠慢，這絕對是有關係的。」

「就算是有關係罷。那現在怎辦？」

「所以我非告南邊的報社不可。」

我瞅著她：「告得贏嗎？」

「告不贏也要告，否則我們全都毀了。」

我不解地問：「我們？」

「當然是我們……乾爹跟我。」

我沉吟著：「好像還沒有人將我抖出來吧？」

「現在還沒有，將來可就說不準了。」

「倘若妳不告他們，他們幹嘛要深究？我看他們只是著重在學術探討……」

「學術研討？」她打斷了我的話：「真是！乾爹，你也太不瞭解現在的文人了！」她將肩上的背包甩到了胸前，從裏面拿出一大堆剪報。「我給你看看他們在報紙上發表的評語，你就有數了。」她將剪報在背包上鋪平，然後大聲唸著：「聽著，乾爹，他們是這樣說這兩篇小說的共通性：『血脈相通的黑白連體嬰』……」

「『血脈相通』？」我沉吟著：「這位評論人倒是頗有想像力，如此輕輕巧巧就將這兩篇小說的本質共通性給點描了出來。是呀！黑白連體，是黑即白，是白即黑，黑不異白，白不異黑……」

「乾爹！」她有些故作嬌瞋：「你這是長他人志氣！」

我衷心贊美著：「我不是長他人志氣，這個人瞧不出還挺有見地的！」我瞅著她脹紅的面龐，不禁有些贊歎美帝國主義生活的優越。「不止這樣哩！妳看，『黑白連體嬰』的形容詞用得多麼傳神呀！」我挨著上前，頭額挺著她胸前的背包，認真地讀著剪報上的文字；剪報老是滑溜，所以我的手就不得不加重力道，於是背脊上的駝峯自然聳了一聳，那個自年輕以來不肯放過任何美文美句的習性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顯露了出來：「嗯……錯不了！這個人肯定是一位『比較文學』的學者，腦子清楚得很，所以才想得出這種美妙的形容詞來比較這兩篇小說的共通處。」

她跺了一下腳：「你真是迂腐！他這可是罵你呀！」

「罵我？我倒不覺得，我還覺得他是在恭維我呢！」

她又跺著腳：「你還有心說笑！他們可是帶著嘲諷心態呢。喏！這裏還有。」她急躁地將剪報翻來弄去，一股清沁的體香卻在她的翻動中幽幽地從她的胸前漫出來，直衝我的鼻孔：「哪！他們

是這樣說的，這位躲在背後的撰稿人只不過是藉著這兩篇情節相通的小說在內心展現其『神魔猖狂的內在曖昧性』而已，換句話說，他們直截以『神魔曖昧』來說明這兩篇小說的文字與結構。」她特別加重了「神魔」兩字的音調，好似訴說著這兩個字本身即有著對比的「曖昧」意義。

我肅穆了起來，一時之間，鼻孔好似甚麼也聞不到了：「喲！這個就更犀利了，真可說是一針見血，戳到我的要害了！是呀！神魔曖昧，神即是魔，魔即是神，神不異魔，魔不異神……」

她驚訝地問：「乾爹……你好像一點也不在意？」

我乾笑了兩聲：「在意，在意，人家都挑弄到骨子裏來了，我怎能不在意？只是……嘿，嘿！有點意思，有點意思……」我的內心忽然不安起來：「是呀！『神魔曖昧』？神魔曖昧！」

我的聲調聽起來肯定有些像是鬼哭神嚎，弄得她失神地搖撼著我的手臂：「乾爹！乾爹！鎮定些。你這是怎麼啦？」

我有些歇斯底里了罷，那個哀傷的口吻好像往內心深處挖出了沉滯已久的創痛：「唉！唉！這當真永遠也無法驅除嗎？這麼一個神魔交織的身心到底要糾纏到甚麼時候呢？」

她害怕了起來：「乾爹！你可要振作呀！我還得倚賴你出點主意呢！你不要就此被擊垮了。」

我痛苦地蹲了下來，一時三刻感到全身虛脫，背上的駝峯卻在此時增加了重量，好似排山倒海地將我的脖頸一直往下推壓著；我使勁用胳膊抱緊雙膝，痛苦地用膝蓋頂住腦門，把臉埋下，卻聞到一股股騷臭味從巷底的垃圾堆傳來。我渾渾噩噩地從股間抬眼望著，不意期地就在浮泛著油漬的積水裏看到一副斷垣殘壁的破敗景象。

我有些迷惘起來，這麼一個到處充斥垃圾與油漬的防火巷躲在一個見不得太陽的黑暗處，可不就像我生活裏的壟溝，一道道地遮掩住我文化意識裏的企圖心？我盯著防火巷深不可測的遠處，有點想將自己的困境瞧出個端倪，可是無論我如何地竭盡全力乃至精疲力盡地瞧著……甚至到了望穿秋水的巴盼地步……那自顧自往前延伸的壟溝依然望不到頭。

我想著想著，忽然地面上的積水浮泛出來的一個老態龍鍾的駝子模樣，就這樣毫不猶疑地迎了上來，「咦？這真是我嗎？」我的思緒又飄浮了起來，有些懷疑背上的駝峯是否背負得了我們這世人的屈辱與苦難，畢竟十年在苦短的人生裏，不能說是很短的時間。

這可不是一樁強烈的對比嗎？相對於防火巷的破敗，餐館大廳的裝潢可真算得上是富麗堂皇的了；但是再華麗，仍然只不過是為了圈養一羣食客所刻意製造出來的牢籠罷了。我看著地面上的駝子倒影，再抬頭看著她的雍容華貴，心想我們倆人的關係可不就是一個破敗圈養著華麗的牢籠嗎？

不知過了多久，炒鍋急竄了出來，手裏裝模作樣地拿著一袋裝滿了斑爛內臟的塑膠袋，嘴裏卻憋出一道輕細的喉音：「喂！老闆娘進來了，正質詢著大廚，為何你到現在還不上工呢！」他順手將塑膠袋甩在腳邊不遠處，然後站定了腳跟，粗魯又赤裸裸地緊盯她看著；袋子著地的時候癟了一下，於是裏面的內臟就不安地在袋子裏跳動起來，弄得我的五臟六腑不自禁地翻騰著。

「就來！就來！」我抬起手，不耐煩地朝炒鍋揮了揮；一種抗拒的力量在此時斥退了幻想，但視野的邊緣卻仍舊向外擴張著。炒鍋仍然想說些甚麼，我卻無視他的存在，仍舊浸淫於我剛自升起的思緒。他討了個沒趣，悄悄地掩門離去。

關門聲音雖小，但好似將我從低埋著頭的念頭裏給驚醒了過來；我茫茫地四處觀望，卻絲毫也不覺得他的離去，甚至連他剛剛曾經在這兒說了話也覺得沒有任何存在的痕跡。

忽然門後起了一聲響雷，然後木板門給踢了開來：「你裝甚麼大牌呀！請都請不動了？」老闆娘譏諷的語音隨著門板的撞擊在巷道裏飄浮著：「寫小說的怎樣？我這兒是開飯館的！」她不意期地看見乾女兒站立在積水裏的光鮮衣裳，神情立刻不自然起來：「我付你錢，是要你洗碗的……」

我惡狠狠地抬頭看了她一眼，她倒是打了個寒噤，結結巴巴地說：「……我是論鐘點計酬，可不能支付你會客的時間……」她朝著雍容面貌一直打量著，摸不清是何方神聖，臨離去前，又苛薄地丟下了一句：「客人是等著吃飯，不是等著買你的曠世鉅著。」

我冷哼一聲，從飄去的語音裏聽見了自己吁長的一聲歎息。「她這個嘲諷口吻可不就是『神魔猖狂』的一個見證嗎？」我知道年歲早已軟化了我眼中的銳光，束縛了我行動上的自由，但我那與眾不同的獨來獨往稟性卻永不得壓抑，我那鶴立雞羣的心思情調更不受任何強權的制約！！我這個矛盾心理可不正是「內在曖昧性」的一個見證嗎？我想到了這裏，心裏再也隱藏不住長期以來的悸怕了，兩眼就朝著巷尾的垃圾堆打量，深怕那堆污穢裏突然衝出一個捕捉我回去的窺視者，於是慌亂地站了起來，整了整衣服，盯著面容姣好的夥伴：「妳先回去罷。我得上工了……」

她亭亭玉立的模樣有著清純自然的流露。「那好罷！不過乾爹得幫我惦量惦量，看看我們怎麼寫篇文章來反駁這些『神魔曖昧』與『黑白連體』的攻訐。」她說著，順手將剪報收回背包裏。

「嗯！我得好好想想這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妳暫先按兵不動罷。」她猶豫了一下，終於點了下頭，轉身撩起裙擺想走，卻讓巷子口一窪深一窪淺的積水給弄得縮回了腳；我看她有些寸步難移，於是就說：「妳還是從大廳走罷。」我順手開了廚房門，讓她進去，卻在聞著她身上飄出來的香水味時，有些心不甘情不願地說著：「這是一個『有無』能否稱名的議題……我看我們就不要繼續在這個上面爭論下去，因為他們對這樁冒名頂替事件不見得有甚麼興趣，妳又為甚麼要愈描愈黑呢？」

她的兩頰一下子就通紅了起來，也不知是不能適應廚房裏的高溫，還是遮掩不住心裏的羞赧：「但是，乾爹你……」大廚、炒鍋與抓碼此時不約而同地轉過頭來盯住她的倩影。

我在熱氣騰騰的火光裏看著這三個男人的急色鬼模樣，不免有些洩了氣；一股想要在他們面前表現我這個受盡凌虐的駝子仍然有不為人知的過人之處的潛在意識卻油然而生，於是我裝做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我是沒關係的，因為我本來就無所謂得失。」

她回轉頭來，立定了腳跟：「乾爹難道不覺得堵心嗎？」

「堵心是有一點，但是他們並沒有憑空捏造，是有一些事實根據。」

「就算我不告他們，得獎的另一位肯定不會善罷甘休。」

「那就隨便她去折騰罷。」我突然厭煩起這一切來：「妳就盡是給我找麻煩，一點也不知體恤我的處境！」我看著她的驚惶表情逐漸給我盯得低垂了下來，心卻又軟了：「好嗎？妳就不要再輕舉妄動了！」說罷，我盯著冉冉上升的油煙，緩緩地說：「從長計議罷……」

門裏・黏滯的識覺接受了「有無」具名的事實

從長計議？這當真非得從長計議不可！我糊思亂想了一會兒，忽然感到倚在門板上的背脊傳來陣陣涼意。我疲憊地晃了晃身子，摸著黑，穿過房間，感覺空氣中漶散的濕涼霉味愈見濃滯。

長方形的房間，空無一物，連一件擺設也沒有，所以在黑暗中仍有開闊的感覺，但是因為缺乏光線的照拂，因此又顯不出空間的輪廓……踏入其中，竟然鬼魅似地幻化出悵惑的徬徨。

我與乾女兒之間的裂痕如今可說具體地存在了，甚至不止存在，還自衍自生有了擴大的跡象。這道裂痕真的是「黑白連體嬰」所引起的，還是「神魔猖狂」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既是「血脈相通」則有了和合的跡象，「內在曖昧性」又如何存在呢？這「有無」因異名而離散應以何種面貌存在呢？「同出而異名」既出，就只能出罷！我踮著腳尖，深怕踩痛甚麼似地沿著一路摸索過來的步伐輕輕抖落肩上的悵惘，然後將腳步停佇在房間另一端。我不能說我有甚麼意圖，但在渾渾噩噩當中，我忽然覺察自己的雙眼又再一次地被房內那扇唯一可能透出光線的窗子所吸引，並深深地嵌合住。

窗牖旁・丑時

窗子朝東，整整占據大半片牆壁，原本採光極佳；可惜的是，公寓的地下室低於街道的路面，而狹窄的街道對面那棟同樣是三層樓高的公寓，卻又過早地阻隔了陽光的照射。唯一可能將陽光攝入

房間的時刻，僅有每天早晨將近九點鐘的短短十五分鐘；那個時候，和煦的陽光就毫不保留地將路面通往地下室的樓梯以及樓梯邊上的扶手照進窗子，然後將扶手的鐵架子沿著窗子的對角線斜斜地切割成數個梯階井然的光格子。

樓梯是防火梯，但因為樓梯盡頭的鐵門早已銹死，所以成年累月地也沒人走過，倒是讓路邊的尤加利樹有了一個將枯枝爛葉燜熱的溫床，也只有等到散步的路人向市政府發出怨言，房東才會滿嘴穢言地遣人前去清掃樓梯。

我第一次來看房子的時候，樓梯邊倒是乾乾淨淨，而且扶手的影子非常規矩地透過窗子，呈現在窗邊的地板上……那個幾乎是一種虔敬的「和合」使得融會時空的「非真實性」變得可能起來……這個景象在開門的剎那繽紛閃現眼簾，立即令我著迷。

當我趨前撫摸著疊印在窗上的斜角光格子時，在一旁守候的房東卻及時報上了一個我不敢置信的房租金額……這在舊金山的中國城邊，幾乎是個聞所未聞的價格；於是我一邊掩不住驚駭的表情，一邊忙不迭地就將房子承租了下來。

後來我才發覺，原來我趕巧了，這個訂下房間的時刻正是房子在一天內所僅能承受陽光的唯一時刻；面對我的抱怨，年邁的房東不以為意地解釋著：「不止十五分鐘啦！你看，我這棟公寓臨街的一面都是玻璃窗子，對過那棟公寓臨街的也是玻璃窗子……」

他用一種刺耳的廣東腔說著流利的普通話：「兩邊的玻璃窗子互相輝映著陽光，那個五顏六色的反射光可比陽光要絢麗多了，整天弄得眼睛都睜不開來呢！」他瞇著一對精瘦的眼眸，誇張地跟我示現著反射光對他眼睛的肆虐：「倒是你自己老不在房間裏，當然就不知道陽光肆虐的厲害；再說，你每天十點半就得到餐館上工，不到半夜不得回來，你又關心甚麼陽光呢？」他說著說著就垂涎下了口水：「錢才是最實在的囉！你在附近找不到比這個更便宜的房子啦！」他此時總是有意無意地瞅著我背脊上那個遮掩不住的駝峯。

他說的都是實話，再說我原本就沒有搬走的意圖；我只是找個藉口，希望他能看在地下室陰冷的缺點上降點房租罷了，但是他好似明白我的心意，所以言語之間就一點都不肯退讓。既然我的詭計不得逞，於是我就無奈又安心地住了下來。但是不久，我卻發覺，我比房東所說的還要悲慘，因為在那陽光斜射的一刻鐘內，我大多在睡夢之中；我醒了之後，陽光早已消逝，所以窗邊總是陰陰涼涼，窗上卻換上了房東嘴裏所說的反射光芒。

不止這樣呢！屋子裏不止窗前陰陰涼涼，好像整棟公寓的陰氣都跟我過不去似地集中在我這個地下室。那個冰冷的氣息使得地下室裏永遠都是一副僵凍的景況，好似墳墓中散發出來的一種旨意，逼迫著我的靈魂就此歇息。

我不敢說我在死亡的催促下從此有了內心深處的安謐，但卻因為生命的滯留反而迷戀上了床鋪上的溫馨；於是我每天在上工之前，總是喜歡賴在床上，裹著暖乎乎的被窩筒子盯住窗上的反射光，糊思亂想地瞧上一陣子。

反射光真像房東說的，不止五顏六色，還間雜著街道兩側的樹影搖曳所點綴出來的小光點子，簡直就是一片光彩奪目的神奇光蘊。在變幻不定的光芒中，樓梯邊拾級而上的扶手好似一步步地將我往上帶出混亂的地界，而綁在扶手鐵架上的竹籃子則像一隻追尋天梯而振翼待飛的鳶子。如果正巧有稿件裝在竹籃子裏面，那隻鳶子簡直就像一隻衝天而起、騰空竄升的禿鷹。

稿件？是呀！稿件。唯有稿件才有力量刺激鳶子衝向藍天，讓禿鷹翱翔天際……也只有在這個騰飛的時候，我才會立即從溫暖的床上掀被跳起，在僵凍中穿越屋子，在濕冷裏打開窗戶，然後伸出抖顫的雙手將稿件拿了進來。

窗牖旁・「有無」具名之前的「非有非無」狀態

這個用來傳遞稿件的竹籃子是乾女兒想出來的主意。當初我們達成合作協議，彼此在興奮之餘卻苦於我上工時間的尷尬而無法想出一個傳遞稿件的方式，於是她詢問了一下樓梯使用的狀況，又到路邊去觀察一陣樓梯的隱密位置，然後就想出這麼一個在樓梯邊的扶手鐵架上綁竹籃子的方法。

這事兒說來就話長了，不過當初我在上工的路途上遇見她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她也出了國門。

「乾爹！乾爹！」她興奮地叫著我，然後告訴我，她是引用「特殊人才」的移民條款才千辛萬苦移民來了美國。乾爹？這聽起來有些陌生了。我乍聽之下，有些迷惑。「特殊人才」？我寫了大半輩子的文章，還是因為美國大使館接受了我極有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辯詞，才勉強引用「特殊人才」的條款將我弄到了舊金山。她怎麼也是「特殊人才」？或許罷？她是解放軍報的隨軍記者，或許社會主義的記者專擅綻放社會的光明，在崇尚資本主義寫實風氣的美國人眼中，的確是個「特殊人才」罷？

沒想到，在這個生活艱辛的資本主義國度裏，她也寫起了小說：「乾爹，爸爸老說，你的小說寫得好得不得了，你就教教我吧！」當夜下了工，她即登門造訪，開門見山地請求我。

「嘿！過去的事我們就不去提了，現在我的小說可正愁著找不到出路，哪還能教妳呢？」

「怎會呢？爸爸曾在信上提及，要我在舊金山找找你這位同辦公室的老友，因為據寫作大院的同志們說，乾爹到了美國以後仍然勤寫不倦，還得過臺灣甚麼報紙的文學大獎呢……」

「甭提了！就是因為這個文學獎風波，現在我的小說卻被臺灣文壇全面封殺，連個刊登的機會都給剝奪了……」

「咦？這話怎講？」她好奇地四處打量著房間，最後盯著屋內那扇唯一的窗子。

「哪！我在這兒為了生計，不得不日夜在餐館做著苦力，哪曉得臺灣文學獎的簡章裏還有那麼一條『凡刊登過的小說不得應徵』的規定？」她的眼眸排除不了記者慣有的挖根掘柢的眼神。「我從大廚那兒聽到了徵文的消息，心裏就老是癢癢的；但是因為這幾年來，我的寫作方式已經變了……」

「寫作方式變了？」乾女兒質疑著。

「可不？唉！來了美國以後，寫作對我來說，簡直就變成一幅布幃，隔阻了我這麼一副不得不從事低賤行業來維持生計的身軀以及一個拼命想要恢復舊時風采的文化人心態；然而，我所無法體認的是流落異地對我的衝擊，因為文化與生活的衝突已然在我的心裏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扭曲變數，令我的寫作動機不得不徬徨起來，更令我的寫作方式不得不功利起來。」

「嘻！我看這不是功利，而是乾爹離開中國以後，意識上多少產生了被流放的感覺，於是就與猶太人的『族羣離散』起了共鳴，寫起了時下流行的『流亡文學』了罷？」

「『流亡文學』？」我輕輕地嗤了一聲。「嘿！我需要的是遺忘過去，哪能夠藉著文學來搜尋歷史記憶？難道那十年的傾軋還不夠慘痛？」

「咦？乾爹，你這麼說就不對了。爸爸曾說，文學雖然是一種文藝的匯集，但只是寫作的人藉著文字留下自己心靈的聲音；這不靠歷史記憶哪成？」她的撒嬌口語充分地表露了小女兒神態。

我的腦海中閃現著我與老友躲在辦公室裏壓著音調爭論的情景。「我與妳爸爸在國內也不知爭過多少次了。但是內心的聲音是不真實的，尤其當凱撒的手伸進了繆思的領域之際，任何的紓發不是向祕密警察屈服，就是帶有向政治權勢奉承的意味。」

她放肆地拉高了音調。「你瞧？乾爹不是因此才逃亡的嗎？怎麼又不認同『流亡文學』？」

我隱忍成了習慣，仍然壓低著聲音。「我不是不認同『流亡文學』，而是認為『流亡者』不必到了國外才開始其出離意識，記憶對遺忘的掙扎也不是到了國外就一下子解脫得了的。」

乾女兒沉吟了一下。「或許理論上講得過去，但是就算在國內已經有了出離意識，不流亡仍是無法將作品散發出去罷。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學中，『流亡作家』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這不就說明了『流亡文學』不到國外無法成就，甚至連『流亡文學』這麼一個名詞也不必存在？更何況，或許正是這股『流亡文學』反抗集權統治的影響使得個人的孤絕狀態凸顯，更使得集體的離散現象日盛，所以全球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才注意到這個發展，乃至獎勵『流亡作家』來推波助瀾罷。」

「嘿！正巧相反。妳說的是『流亡文學』的現象，但是在本質上，我倒以為正是因為『後現代現象』的分崩離析，諾貝爾文學獎才蓄意將這些深具離散效應的『流亡文學』聚合起來。」

「但是……這個可能嗎？暫時不談諾貝爾文學獎，只要是文學獎，不管是英國的美國的臺灣的大陸的，都因為不得不凸顯一個得獎的個體，而使得『離散』的氣息愈加濃厚……」她的口音忽然就抖顫了起來，而且愈到後面，就愈是顫慄不已。

「這說得倒是。看來人類的思維相當地無助，原本的用意是藉著獎勵一條思維的新管道來激發當代這麼一個親族離散、民族遷徙的『和合』力道，不料反而加倍促成了『族羣離散』的反效果。」

我感覺到了地下室的寒氣不曾因為年輕氣息的到來而稍減，反倒因為夜露的加重而愈聚愈甚。這時她裹了裹身上單薄的絲絨夾克。「乾爹，你這兒沒暖氣嗎？」

「有是有呀！只是我從來沒用過。」我走近暖氣開關，一陣摸索之下，暖氣乍然啟動，響起了一陣渾重的聲音，在深夜的寂靜裏倒成了轟然巨響，隔阻了她嬌弱氣息的傳遞。

「關掉罷！這個聲響挺嚇人的，咱們說話都聽不見了。」

我順手關掉暖氣。「可不？在國內，你爸爸與我不就常在這種聲響裏交頭接耳嗎？」我們迅速地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街頭的高音喇叭整天吵個不停，時時控制著人的思想行為，想不到那個擾人的廣播噪音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談話憑幛。」

「說得是！這麼一個噪音真的不由人不聽，也不由人聽了不隨著產生順應整個集體意志與情緒的心理……只是乾爹不提起，我都有些忘了。」

「妳瞧！這可不說明了，記憶對遺忘的掙扎不是到了國外就一下子解脫得了的。」

「是罷？乾爹，身體疏離了，陳舊的記憶卻逃脫不得；心靈自由了，豐富了的逃亡經驗卻重新鑄造另一層次的囚禁。我從隨軍記者生涯裏，深刻體會了我輩之人只能在流亡中探索離散的樂趣，在孤絕中揭示深刻的生命意義，更或許這才是『流亡文學』的根本意義罷。」

「嗯。話是不錯，但是個人的孤絕現象不一定必須在流亡中才能出現，流亡的處境也不一定就能促使作家成熟。或許『流亡文學』只是藉著『流亡』來尋找『文學』存在的理由與成長的根據罷。但『流亡文學』在漂泊中依託文字來尋覓生命的本質，卻因寫作的人不得不在文字裏搜尋記憶，反倒與過去不斷地『和合』；不過因為人已到了國外，文字開始百無禁忌，反而加大了『離散』的幅度，因為它不再需要迂迴婉轉，而以直接唾棄那個曾經孕育它的文字理肌為訴求。」

「這聽起來，的確像是一種內在矛盾，難怪『流亡文學』老是帶有政治批判的味道。但是或許這也是『流亡作家』唯一能夠做的罷。」乾女兒的眉頭緊緊蹙起，好似努力思索著甚麼。「文字原本只能書寫過去一些已成為記憶的事情，對未來或不知道的事情根本就無能為力，那麼對那些想遺忘的事情進行書寫就更顯得荒謬不堪；；或許這才是流亡現象不得不存在的原因罷。」

「說得不錯！可惜的是，流亡一旦形成，將自衍自生地一直流亡下去。」

「乾爹這麼一說，『後現代現象』豈不註定了永遠分崩離析？」

「的確也是如此。可惜的是，大多『流亡文學』只不過以流浪、流放氣質烘托語言的獨特性，而不是以語言品格指陳流浪、流放的離散性。」

她盡露小女兒形態地說：「哇！乾爹這是繞口令？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這麼想罷。仿製、複製與萬人一腔是制式化的結果，但已經制式化的文化人一邊哀歎原創的消泯，一邊卻又不自覺地維護著制式思維，於是獨特成了叛逆，風格則成了挑釁；任何人要獨特自主，只能流浪、流放，甚至流亡，如此才能遠離制式思想，在漂泊意識裏成就離散思想。」

「嘿！這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乾女兒調侃地說。

「這是因為乾爹訓鍊有素呀。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離散』到了極致必起反作用，所謂『物極必反』即是；；所以『離散』之中的『非離散』因子就在『離散』現象形成的同時悄悄地聚合。」

「『非離散』因子？乾爹，這可不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名詞。」

「是嗎？但是『離散』之所以存在，可不就是靠著『非離散』支撐著……」

「喲！我懂了，乾爹是說流亡者永遠割不斷那根促使他流亡的臍帶。」

「可不？矛盾的是流亡者之所以流亡正是為了要割斷臍帶，但是他愈想割斷，骨子裏卻是愈連愈緊。真正的流亡者在現實的書寫裏必找不到過去的影子，甚至在必須使用『自己的過去』時，常有一個超越時空與傳統的自由，獨立於過去與未來而停駐於現在；更由於『現在的自我』是現在本身所無法擁有的，所以流亡者無法覺知自己正在流亡這個事實。」我有若置身於一個人煙罕見的空谷裏，喃喃地說著：「然而正因為流亡者無法真正地流亡，所以只能在虛擬的『你我他』裏，唾棄生養他的故土，斷絕一切來自家鄉的聯繫，然後在自我放逐裏探索語言的自然化與音樂性，甚至嘗試放棄那個已然構成思想理則的母語，而以外語寫作與思考。」我沉吟起一個藏在心裏久遠的詩句：「看看我們自己罷。我倆流放海外。在舊金山，東風吹起時，聞得見太平洋。這豈不是我倆最現實的寫照？」

「哇！乾爹這一番言語真是含有深意，難怪爸爸老警告我不要小看乾爹。」乾女兒欲語還休地掃了我背上的駝峯一眼。「這麼看來，過份強調流亡其實在骨子裏不是真正地流亡，反倒在逃無可逃的社會裏出離，才算真正地流亡。」

「正是，所謂『小隱隱於林，大隱隱於市』即是。中國遁隱人士其實大多循物依情而不能真正地遁隱，反倒流亡者因洞悉無常，反而自止流亡。這才是徹底的流亡。其它的流亡，不管是尋求語言意義、生存感受或創作動機，都是一種變體的自我表現，或是一種在孤絕狀態中對流亡精神自淫的顯現。流亡或流浪這碼子事，其實在中國淵遠流長，只不過不像後現代社會將之刻意凸顯罷了。」

「想來也是。不論出走與否，個人最後都得面對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而自己卻是大環境造就的，不是可以藉著流亡絕然劃分的。」乾女兒順應著說。

「不錯。流亡者沒有對大環境的回歸意識是不能真正擁有流亡精神的。」

「或許『流亡文學』正是嘗試以其『離散』來凸顯『非離散』的可能罷。」

「興許是罷！只不過，這些『非離散』因子在聚合之前所呈現的『不和合』現象，彰顯不出其『和合』的面貌，所以其『離散』味道仍舊濃厚；但一旦聚合，『和合』即成表象，『離散』倒成了潛伏的騷動因子。呵，呵，其實何必談『離散』，萬人一腔，殊性淪喪，唯有疏離，個性乃張。」

「咦？或許因為散居海外的中國人愈來愈多，所以期盼團結的力量也就愈來愈大；但一旦政治力量『和合』了，『離散』倒從內部起了『不和合』的破壞作用；；這就是『離散』的『流亡文學』不得不散發出『非離散』訊息，也是海外中文文學成為舉世中國人內心之所向的根本原因啊！」

「唉！這一代中國人真不知遭了甚麼瘟。共和國成立了以後，國家解放了，人民卻被囚禁了；改革開放了以後，生活改善了，寫作的人在精神上卻要出走，至少期盼作品走出中國。」

「只不過『流亡文學』在不得不牽就外語翻譯的運作上，這樁『精神放逐』倒像是二度的自我流放，而且在自衍自生的離散現象裏，這股流放的力道卻形成驚人的回歸意識……」

我聽了肅然起敬。「乾女兒真是大有長進呀！這可是一針見血的說法呀！」

她有些忸怩不安。「乾爹甭取笑我了！這不過是我這幾年來在海外的觀察罷了。」

「妳不要過謙了。『流亡文學』牽就外譯，的確是二度的自我流放。妳瞧，解放後的中文文學有兩個重要的趨勢，一個是大陸走向集體精神的革命口語，一個是海外走向個人主義的西方色彩；其發展的結果，不是國家修辭倡盛，就是外譯味道濃厚。」

她拍手歡呼了起來。「可不！這個外譯與修辭，乾爹與爸爸可不正是箇中翹楚。」

我隱約覺得當年同辦公室的老友可說真正有了傳播他衣砵的徒弟。「如果說，『外譯』象徵著『離散』，國家修辭就應該是一種『和合』現象。然而這個『和合』現象所產生的僵化文體卻在內部形成『不和合』的離心發展，因為其政治辭彙原本就是一堆『外譯』的名詞，所以就從根本上對人心產生『離散』驅使；再加上，文字簡化運動所震盪出來對傳統文化的『出離』作用，其『離散』效應簡直就是雪上加霜！；如果中文不是中國國魂之所繫，我看毛澤東是不惜揚棄中文的。」

「看來文化大革命可不完全是一場政治鬥爭。」

「可不？這一切的發展原本就是『事有固然，理有必然』。更嚴重的是簡化字對人心所產生的『離散』破壞，使得流亡者輕而易舉就揚棄中文，而以各種文字寫作來加速其『離散』的事實。」

「乾爹這麼說就有失厚道了。『流亡者』以它國文字寫作只是揚棄共產主義制約下的僵化文體罷了，他們並無法擺脫外文表面所遮掩的中文理肌；再說已有兩千年流亡歷史的猶太裔作家不也一樣揚棄希伯來文，而以各國文字寫作嗎？」

「嘿！瞧妳的聯想力。」我欣慰地一笑：「我來了美國以後，整天都跟廚子跑堂混在一起，可好久沒有這麼敞開胸懷地暢談了。看來咱們爺倆今晚不爭辯個水落石出，也不能休息了。」

乾女兒推搡著我：「是嗎？乾爹。希伯來文雖然流傳深遠，但因為猶太人久已習慣了使用各國文字，所以始終無法成為西方文化主流，就算近年來以色列勵經圖治，仍然因為國小人少，而不得不尋求希伯來文的外譯，以期擴大閱讀人口……」

「瞧妳，漏底了罷！這個爭辯連唯物論的辯證法則都通不過，難道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流亡文學』就不必倚賴外譯了？」

「乾爹呀，這個說法自相矛盾。希伯來文的外譯是呼籲全球離散的猶太人一起捍衛地處險峻的以色列，『流亡文學』的外譯卻是爭取那羣不懂中文的外國人一起解體獨裁的共產黨政權。」

「照理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因朝代更換所造成的流離失所，與猶太人因巴比倫人的驅逐所造成的離散現象並無不同；不同的是，猶太人以各國文字寫作是為了在離散狀態裏與當地人結合，骨子裏卻極力維護希伯來文在凝聚民族靈魂的地位；中國人以各國文字寫作卻是為了在離散狀態裏刻意凸顯離散事實，骨子裏卻是真正要揚棄集權主義的控管。」我面露疲態，一個呵欠接著一個呵欠。「幸運的是，中國人有極為強烈的傳統向心力，自然而然地在異地向心於整體中國文化，所以在自衍自生的離散現象裏，這股流放的力道卻形成驚人的回歸意識……」

乾女兒很機靈地起身，輕聲地說了一聲：「喲！夜深了。乾爹累了。早點歇著罷。咱明兒，等乾爹下工了再來。」

第二天晚上，乾女兒等在房門外，一見我現身，就挽著我的手臂說：「昨晚咱們談了這麼多，我想問問乾爹是否認為自己是個真正的流亡作家，或是臺灣所稱之流浪作家。」

「不管流亡或流浪。」我剎那間好似回到了國內。「書寫的行為本身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流亡，所以在這麼一個已然不是離散現象的書寫行為裏強調嚴肅的語言態度，只能說是堅持自我的顯現。這原本相當清楚，但不幸的是，寫作的人都不願承認。」

「乾爹的理想太高了，這個在我看來是務實，也是寫作技巧上的提升。」她隨著我的腳步進了門，然後熟門熟路地挨著餐桌坐了下來。

「或許是罷？但在這個布幃的愚弄之下，我的寫作方式變了卻是個事實，而且這一變，變得連我自己也不喜歡；更加殘酷的是，我的生命從此清清楚楚地被割裂為兩半：一半僵凍，一半焦糊……僵凍的一半是我勞動操作的身軀，而焦糊的一半則是我熾焚如火的文思。」

我聽見自己說著說著就輕歎了一聲，好似在連接那個僵凍身軀與焦糊識覺的生命裏，「和合」與「離散」不可能同時存在。「唉！不管怎樣，我貪圖臺灣報界的鉅額文學獎獎金，又不想以自己不喜歡的新作去參選，更加害怕去打聽臺灣文壇的動靜，以免不明不白地又被國內批判……這幾個因素湊起來，我就陰錯陽差地把二十年前刊登在合肥市《雙崗文學》的中篇小說給寄了去。」

我抬眼瞧了瞧她，發現她跟我同辦公室的老友有著一樣的眼神。「嘿！我原來想，有當無嘛！沒想到，無巧不成書，那篇小說竟然拔得頭籌，獲了首獎。我喜出望外，興沖沖地領了獎，趁勝追擊地把昔日舊作一股腦地往臺灣寄。不料，沒多久我卻收到一封追討獎金的信函，並指責我存心欺瞞，以刊登過的舊作唬弄評審；從此，我那些小說就都沒了下文。」

她睜大了勾勒著眼線的眼眶：「有這樣的事？」

「可不？」我哀傷地沉吟著：「專家們在文學獎的評論裏，認可了我在文學上的天份。嘿！妳可知道？我讀著報上的評語，都情不自禁地在那些評審的名字上一一地給了他們深切的熱吻呢……」

「這是一樁誤會，你應該跟他們寫封陳情信呀！」

我沒好氣地說：「寫啦！我怎能不寫？我給他們寫了一封低聲下氣的求饒信，希望他們不要因此就認為我蓄意污染神聖的文壇；我還卑恭地陳情，我願意繳回我的文學冠冕，我也願意吐出那筆我急需的獎金，但是希望他們不要封殺我發表作品的機會。」

「這並不過份，他們應該可以諒解的。」

「是嗎？或許兩岸分治得太久了，那道裂痕就使得我們無法瞭解他們內心想的是甚麼吧？他們捍衛這道『裂痕』不遺餘力，所展現出來的做法簡直就是滴水不漏，令我只能在悶熱的廚房裏繼續我的苦力勞動。」我壓抑著心裏的苦楚。「共產黨的文宣人員看到我的名字如同觸了高壓電，不惜封殺我的思維，因為我無能與他們共有同樣的意識形態，無法遵循集體性的生存法則；可笑的是如今臺灣文學界將我的名字列入拒絕往來戶的黑色名單也仍然是因為我無能與他們共舞，無法遵循集體性生存法則。這兩個『文宣系統』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但是卻在骨子裏有著共同的規矩體現﹔﹔﹔中國人在這一方面的思維不約而同地稟承著揮之不去的封建傳統觀念，真不能不說是『離散』裏的『非離散』狀態罷。」她默不吭聲，好似同意我的說法，又好似不瞭解我的意思。

「唉！割裂的是政權，割不裂的卻是人文。」我瞄了她一眼，咀嚼著嚥不下去的酸楚，緩緩地說：「我哀傷的是，我從一個硬性的唯物意識形態脫拔出來，從一個嚴酷的社會控管系統掙扎出來，原本以為我終於永遠地將集權主義甩到身後；但不料我卻在價值多元化的臺灣民主社會裏，重新體驗文化界封閉體系的高度控管，又重新感受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決策權力﹔﹔﹔這個豈不就是告訴我，商業導向與政治專治的語言暴力對書寫人來說，都是等義，所以不論我逃到天涯海角，不論是否有那麼一個地方可以讓我自由地寫作，我所鍾愛的文學世界不可能給我一個真正自由的體制？」

她不安地挪著身軀，好似不願意聽下去，又好似充滿了好奇：「乾爹這麼說就不對了。只要有體制，就不可能自由；要尋求真正的自由，一定要在體制之外。」

「不錯！妳說得好！」我瞅著她，心中被她的忸怩作態騷弄得奇癢無比：「但我看著臺灣這個在開放媒體後面追得氣喘如牛的『文化症候羣』，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他們或許在『解嚴』以後，真的只能從以往的政治禁忌與社會封建裏體驗『文化沉澱』的快感，卻茫然不知文化藝術的活力，更不知臺灣社會的文化基調所呈現的自閉與猥縮其實只是因為這批『後解嚴文化症候羣』從來沒有真正地瞭解如何令一個獨立的個人、特殊的個體去順從自己的存有法則。」

「我也說不清，不過這道強自和合的力量使得一種『非體制』於體制潰敗的剎那同時存在。」我有些惋息地說：「所以呀，他們轉來轉去就只能在情慾這個具有普遍性的材料裏重複著，甚至變本加厲在盲目的煙霧裏往同性戀童癡戀裏糾纏，因此愈鑽愈不得出脫，愈鑽愈失去自我……」

「非體制？」乾女兒若有所思：「瞧乾爹說得多麼旋奧！我想『自己的存有法則』就像烏托邦一樣，都屬於一種不存在的『概念存有』罷。」她幽幽邈邈的語音充斥於地下室之中。

我驚訝於老友的女兒如此輕輕巧巧地說出這麼一番深邃的詞語，一時傻愣愣地盯著她：「妳說得不錯，或許我只是為自己遭受不白之冤不值罷……」

她沉思著：「的確是挺冤枉的……」

「嘿！名譽就不去說它了，我心疼的是那筆豐沃的獎金；我可是為了生活，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在廚房裏忍受油膩呢。」我忽然悲從中來：「這些掌控我藝術生命的人物，掙扎不出自己的困境，卻如此殘酷地就宣告了我的死亡。」我彷彿看見腥風血雨不絕於陰悒的神州焦土上，遍地屍骸。「文革的血腥令我苟延殘喘地存活著，又令我拖著分裂的身心在政治鬥爭裏蠕動著；但不管怎樣，身體雖然殘缺，心靈卻是豐碩的。」我恍惚聽見一羣語氣倉皇的文藝人士嘶聲慘嚎於那塊有若一片浮萍的臺灣島上。「如今臺灣這批不知如何自我救贖的『後解嚴文化症候羣』錯將高尚的文化藝術誤認為粗俗的

娛樂功能，卻又名正言順地假藉民主操作將我的心靈整個摧毀，使得我原本就已駝著的背脊更加佝僂了……雖然身心倒是因此而有了多年不見的統一，但卻是個見不得人的、在社會底層的統一。」

我不想再多說了，於是長歎了一聲：「我這些年可真是窮困得都不得不露出脊樑，辛酸得令人不得不質疑生命的價值……這次的打擊真的讓我連個自尊也無法留存了。」

「乾爹可千萬不要灰心，你那筆文思不讓它流傳下來實在可惜。」

「有了這段經過，我的情緒總是開朗不起來，所寫的東西就失去了氣勢，好像只是我扶案直書的習性使然，倒不像我有心想創作些甚麼。」

「你可不要就此放棄了呀！換個筆名投遞，應該就不成問題了。」

「嘿！我試過了，看來他們認得我的筆跡，所以一樣沒有下文。」

「那找人打字呢？」

「找人打字？這裏連打字帶校稿，一千字要收我十塊錢，一萬字的小說就要收一百塊錢，我怎捨得？再說，一萬字小說的稿費能不能有個一百塊，也還是個問題呢！」

她突然冒出了一句：「乾爹！我們合作罷！」

「合作？」我愣了一下。

「是呀！我想了一宿。乾爹能寫，卻被封殺；我毫無前科，但卻寫不動。所以我們合作，乾爹可以將我的名字當做你的筆名，而我則將自己當做乾爹的發言人。」她望著我的狐疑表情就解釋著：「臺灣這些人太不通情理了，所以你就更不能就此罷手。哪，乾爹可以藉著我的名字將你的思維散播出去，順便開導一下這些人……至於報酬，我們可以平分，或許乾爹分多一點，我也無所謂。」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說：「這有點匪夷所思罷。」

「這也沒甚麼啦！乾爹想想，我們這些年來在社會主義中國所致力改造的，不就是消弭『極端個人主義』心態嗎？當年為了服務政治，上海冒出了『石一歌』，北京糾集了『梁效』，廣州出現了

『李一哲』，哪一個不是聚合了專家學者為寫作班底？」她緊盯著我，眼眶裏好似冒出火來：「寫作班底的集羣不都是因為彼此合作才能蔚為形勢、呼風喚雨嗎？這不是我們一向認同、慣用的手法嗎？在這種以集羣書寫帶領社會意識的標竿下，誰又執著於自己的名字呢？」

「我不是執著自己的名字，我只是覺得這樣的作法將令自己的靈魂沉淪到萬劫不復之境……」

「乾爹！思想開闊些罷！我們這些文藝人士，從社會主義社會潛逃到資本主義社會，不論以前是踏著無產階級的紅地毯走過來，還是扛著共產主義的枷鎖掙扎過來，現在在星條旗的籠罩下，我們也只能在彼此互相熟悉的語言環境裏相濡以沫……這個生活的艱辛，拿到國內去，真是跟誰講也講不明白；大家打工都打得滿腹辛酸，誰沒有受過臺灣老闆趾高氣揚的暴發戶氣燄，誰沒有受過香港房東猥縮苟且的小市民勾當呢？」她說著說著，就傷感了起來，兩眼孕育著淚水，卻又倔強地不肯讓晶瑩的淚珠掉下眼眶。「唉！誰又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裏受盡社會主義實驗錯誤的苦果呢？我們不能等著政府來幫助我們，只能自救了。」

我以一種有若空谷迴音的口吻迴應著：「是呀！我們糊裏糊塗地到了這麼一個自由的國度，卻在開闊的風氣裏阻擋不了日漸凋萎的心思頹傷下去；不過誰也沒有逼迫我們，我們可都是心甘情願地來這兒背負社會主義殘留下來的罪衍，要怪的話，只能怪我們千方百計地擠出國門……」

「是呀！我們是戴慣了社會主義的冠冕，從來都只能感受羣眾加諸我們身上的高尚地位，何時又曾受過這羣社會基層的市儈所散發出來的鄙俗？可是『高尚與鄙俗』在資本主義國度裏易位啦！」

「高尚與鄙俗？」我若有所悟，卻聽見自己稀裏糊塗地說著：「嘿！嘿！此一時，彼一時……不過，不止大陸人在美國如此，國內不也一樣翻天覆地？」

「所以呀！乾爹！你就不要再談甚麼萬劫不復的境地了！現在都顧不了，哪還能理會萬劫？更何況，中央國務院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搞統戰，幾十年下來，反而弄得臺灣這個小島氣燄高漲；我們合作，難保不出幾年功夫，橫掃臺灣文壇，說不定還可替文宣部立下汗馬功勞哩……」

「這個說得遠了，我們現在脫離了國內的政治氣候，再怎麼弄都不應該有政治包袱；我不安的是，集體創作對文藝將產生不可彌補的損傷。」我終於弄清楚乾女兒這兩天大獻殷勤的動機了。

「瞧你說的，你這可是把國內那段經歷給忘得乾乾淨淨了？」她圓睜了雙眼。

「哪段經歷？」

「我曾聽爸爸說，乾爹當初寫了篇又像詩又像散文的小說刊登在合肥市的《雙崗文學》，卻被組織部一些有心人士東挪西移，又與別的評論文章拼湊在一塊兒，最後成了一篇具有爆炸力量的政治論文，被胡耀邦署以『特約評論員』之名，刊登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裏……」

我乾笑著：「嘿！嘿！適逢其會，適逢其會。」

「嘻！乾爹，我可忘不了。這篇適逢其會的稿件十易其稿，所牽扯的人少說也有十來個，最後在《光明日報》與《人民日報》輾轉刊載，弄得《新華社》都不得不將此文通電全國。這不就是集體的力量嗎？沒有這篇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做為理論後盾，鄧小平不可能那麼快就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批駁下馬，更不可能從此扭轉無產階級鬥爭意識，一舉掙脫當時的精神枷鎖……只不過上面的人忙於享受政治成果，就不再探究到底是哪位作者率先引發了這場爭論……」我陷入舊時的記憶：「說得是，說得是。」

「乾爹，真是令人不得不懷舊呀！這麼一篇看似不起眼的小說，當初有誰料到，日後會在神州大陸上引發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呢？」

「哼！不要忘了！〈海瑞罷官〉一文同樣也是引發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她有些洩了氣：「乾爹說得不錯，但是不管怎樣，現在人們已經有些忘記文章震撼人心的力量了，所以作家就只能以文字提供茶餘飯後的消遣，卻又在商業氛圍裏捍衛自己得來不易的名聲。這是多麼地令人遺憾呀！雖然我們阻止不了文章背後的政治動機，但是在那個堅守著毛澤東理論與方針的時代，人人都對『文章救國』有一種豪氣，誰又曾在乎甚麼名氣呢？」

「是呀！是呀！」我沉吟著：「不過……這兒的政治氣候不同，我們這批充當政治打手的寫作人員已經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了……」

「嘿！怎麼啦？乾爹當初立志救贖人類靈魂的志向也給銷磨殆盡了？」她又重新振奮了起來，以一種激將的口吻說道：「沒想到乾爹到了美國，真是被生活給折騰得英雄氣短起來；我都不知應該怎麼回去跟寫作大院的同志們解說清楚了。」

「唉呀！生活擔子重呀！沒辦法，沒辦法……」

「辦法有呀！你只是固執罷了。」她說著說著，真的有些氣忿了起來。「那時『四人幫』才剛被揪鬥成囚，全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意念仍然水洩不通，但還不是一樣給你想出了法子，捅出半邊天來？現在，阻擋你的只不過是臺灣一小撮文藝人士，乾爹就忘懷當初立志以文章來救贖人類靈魂的志向了？當真是被生活折磨得心志頹喪了！」

「心志頹喪？」我一時語塞。「興許是罷？」

「哼！乾爹可不要在資本主義的毒草裏也變成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

「極端個人主義者？」我沉思著，好久沒聽到這個麻痺人心的名詞了，就如同她滿嘴「乾爹」叫得我渾身酥癢：「這麼一個古老的名詞聽起來好似不像真實的記憶。」我感傷地歎了口氣。「雖然我並不想當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但是創作的本質是極端個人的，而集體創作實在不能稱為創作。」

「乾爹！別迂腐了！創作還是創作呀！我只負責提供資料與發送稿件，你盡可發揮創作靈感，我可是不敢更動你的文字的。你不是才說生活擔子重嗎？這個，再怎樣都是一門生計嘛。」

我聽著就有些驚惶起來，於是不得不搪塞著：「嘿！再說，再說……」

窗牖旁・僵凍的識覺抗拒「非有非無」的表別存在

心志頹喪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沒想到我費盡千辛萬苦逃到了一個我日夜想盼的自由國度，心志卻敗壞到如此自私自利的地步。那個堅守著毛澤東理論與方針的時代，曾經一度是如此地狂熱，狂熱到任何的冰寒都不能存在，狂熱到社會在集體綿密和合成一種焦糊狀態的同時，單獨的個體卻冷漠地分裂為一種僵凍的無情；；其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隔閡在教條的叮囑下卻又意外地沒有了「離散」；；個體遵從這個「非離散」的指引，集體當然只能和合在一起了。

我想著想著，忽然覺得屋裏冷得出奇。我有些承受不住寒氣了，於是彎下了腰，將按裝在窗子下面的暖氣打了開來。老舊的暖氣乍然啟動，發出一陣陣不情願的嘎嘎聲響，但轉瞬間吹出一股強烈的熱風，將濕冷的空氣向後推拒著。

我裹捲了一下身上厚重的寒衣，有些訝異這麼一片僵凍的空間就如此慌忽地被往前推動起來。是呀！我是應該訝異的，我何嘗見過僵凍在溫熱裏被撕裂的景況呢？可悲可歎的是，我雖然沒見過，但是我卻天天順應著溫熱的身軀拖累著僵凍的思緒，而竟然麻痺到毫無知覺的地步。

濕冷與溫熱無情地在黑闃的空間裏交織著。我想想自己可真是潦倒到了極點，平時都捨不得開暖氣，硬是以身軀的體溫抗著濕冷；但今天不同，因為我的身體被一股從心底泛出的寒意弄得抖縮。終於抗不住了罷。我最後還是得屈服的。人真的不能太堅持，得順著來。我一邊替自己從來不曾有過的奢侈行為找著理由，一邊將暖氣的溫度調得低低的，然後我裹著寒衣，挨著老舊的鐵管坐了下來，吁著絲絲熱氣；慢慢地，我感覺凍僵的手指頭逐漸有了溫意。

窗牖下・寅時

我揉了揉手指，想起窗邊的飯桌上仍舊擺著未寫完的稿子，心一下子就熱了起來。這雙手，當它們爬上稿紙的時候就變得纖細起來，不止溶合了回憶的苦楚與志趣的歡樂，更浸淫了深沉的默靜，

在飛快成形的方塊字裏訴說著我有形的生命與無形的靈魂所交織出來的問題與啟示；但是當它們浸泡在油垢的洗碗槽裏時，卻又毫不猶疑地攫取了我的思緒，任由我的志趣變得脆弱，任由我的記憶變得粗糙，更任由我的靜謐變得污濁……就是這麼同一雙手，卻總是分成兩半，一半纖細，一半粗糙，又同時訴說著彼此的糾纏，一邊萎縮，一邊高調。

我哀歎了一口氣，無助地舉起柔軟的雙手，盡力向飯桌的方向延伸著；圓形的飯桌似乎遙不可及，使得顫抖的雙手疲軟了下來，也使得枯萎的眼簾在黑闃裏有了羞澀。罷了罷了，是甚麼力量驅使著我逃離我所熟悉的一切？是甚麼力量排除了障礙，持續著我所喜歡的一切？生命的際遇到底是誰在操縱呀？生命的終點又到底要如何呈現呢？我這只不知如何休憩的靈魂到底要在人間飄盪到何時才能安息呢？我這只不知如何披露內心自我的幽靈又要如何才能停止盤旋於僵硬的愚癡呢？

盤旋呀盤旋。焦糊的熱風盤旋在僵凍的空間裏。我茫茫然地抬起頭，忽然在黑闃裏就瞧見那盞暈黃的燈光一下子就點燃了；燈光下，佝僂的身影弓著腰駝著背，臉埋在微弱的照明下寫著。我看著看著，也不覺得自己離開了暖氣的鐵管，卻就這樣熟悉地挨著飯桌坐了下來，不久心就沉靜了，四周也沉靜了……一切聲音都沒了，除了飯桌上傳來沙沙的書寫聲以外。

窗牖下・「非有非無」隱涵著「和合」的底蘊

她的說詞搔弄得我豪氣萬千……我真是有些被打動了。但是我哪還有甚麼雄心萬丈的救贖人類靈魂的志向呢？我只是不甘心呀！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從此就只能將纖細的雙手浸泡在油污的洗碗槽裏。但是一旦我答應與她合作，我這個沉淪的靈魂卻又如何能以文章救贖靈魂呢？不過，如果我不先沉淪，在這麼一個嚴酷的精神封鎖裏，我卻又如何繼續長久以來的救贖志向呢？國內封殺了我，因為我不理會領導的政治安撫，而對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仗義直言；臺灣封殺了我，卻是因為我

不了解島國根性的偏頗與得理不饒人的架勢……或許臺灣文壇這批不知自我救贖的權力份子不稀罕我的救贖，但是她說得不錯，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就此罷手。

我不敢說這個變相的心態運作是否因為有甚麼特殊的力量占據了我的心房，但就在這個時候，我發覺我一定得以一種特別個人的形式去喚醒這些人的良知……縱使這個形式是惡毒的也在所不惜。當然我絕不會認為這種作法是惡毒的，我也不認為這個作法將會傷害任何人，因為它只是個遮掩集體與個體之間的「離散」的手段，而我藉著這個凸顯「非離散」的手法向世人散發出來的訊息與成果將使得全人類都有所裨益。這才是最重要的。這不正是毛澤東主席在大力推動「毛腔毛調」時所抱持的大無畏精神嗎？是了，有偉人的足跡在前面導引，我再怎樣離譜，也還算有憑有據罷。

再說，「毛腔毛調」又豈是大陸政權所專用？臺灣的鄉土文學乃至全世界在英文的強勢引導與殖民勢力擴張之下，「毛腔毛調」不也一樣有著變體呈現？或許在一切都集體化與制度化起來的氛圍裏，和合綿密的專家學者們以及任何同一陣營的捍衛疆域者總是毫不吝惜地揮動著權威的儀杖，嚴肅地告誡著所有的殷切扣門者必須像一個進謁者一般地謙卑，而不能稍越雷池一步罷。

他們無法認知的是，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所訂立下來的法則，永遠無法規範那個「我已經存在」的自然法則；但是可悲的是，我做為一個扣門者，卻不得不壓抑著「我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的事實，而苦悶地認同了他們以豐沃的獎金為盾牌來維護文學界「不可撼搖的存在」事實。

或許在這個集體化的安寧世界裏，「和合」並不需要真正地存在，因為文學界沒有離散的存在早已宣告了「自己的存有」是一種不存在的「概念存有」罷……她脫口而出的詞語竟然閃爍著人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理，看來她並不像她表面上所顯露出來的隨軍記者所慣有的唯唯諾諾罷。

真的，多數在文學界藉著壓抑個體的「自性伸張」來討生活的人，竟然不知道他們與共產黨人一模一樣，不僅是「非思想」的人，甚至是「反思想」的人；唯一的差別是共產黨人在「集體意識」裏高舉馬克思的鮮明旗幟，而臺灣文學界人士則摸索在「集體無意識」裏，糊裏糊塗地藉著民主思潮

的投票法則去維護感性的文學思維或堅持自己不好思索的天性……集體意識的「沒有離散」狀態本與集體無意識的「和合」狀態沒有甚麼不同，所造成的結果均是黏黏答答的雨霧瀰漫，使得個人不得不放棄思索的空間，轉而在集體化的外象上爭求認同，或任由媒體替自己製造心智。

看來不論是「集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和合」是一個必然存在的先決條件。既然某種勢力阻礙了我的發展，又分隔了我散發心聲的因緣和合，我單憑個人的力量是無濟於事的，況且這樁阻力不是由於某一個人，而是由於一個集體力量所造成的時代思想……在「眾緣和合的集體」裏流放自我，難道不是刻意製造「和合的離散」，使得集體無法是集體？但是不論我逃到天涯海角，我仍然還是聚合這個集體力量的一個組成分子，所以這樁阻力就不能說是由某一個外在的原因所導致，倒像是來自內心某一個不可或知的力量……這真有點莫名其妙了，因為這麼一個內心的阻礙其實正是那個不知所以的力量，一直霸道地橫埂在我們生命的深淵。

既然我無法了知內心的阻力，我又何必孜孜矻矻去經營自己未來的影像呢？將來的樣子我豈能預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過是可能或是或然，不是必然……我又何必太過執著呢？是呀！不管執著的是甚麼……崇高的還是幼稚的，深邃的還是膚淺的，超脫的還是庸俗的，美麗的還是醜陋的……凡有所執著，便是悲哀的泉源。

我想通了這點以後很高興，於是決定順從她的建議，好好地放縱自己陷入集體化的泥沼之中，以我們這個小眾的集體力量去化解外界大眾集體化的牽扯所激盪出來的力道……這個想法或許是因為我一直認為人類要根本解決人類的問題，非得在一切的離散裏尋求和合的契機，甚至「在本體裏認證本體」罷？但是，我長久以來不是以個體的流放與凸顯來抗拒這個想法嗎？

想來真是不無遺憾罷。我多年來在社會主義意識裏奮勇地抗拒集體化思維，卻又不敢明目張膽地遂行個人主義，於是在「神魔糾纏的內在曖昧」裏，我不止因此失去了家庭的和樂，更因此喪失了黨內的昇遷機會，甚至好幾次到了生命受到脅迫的關頭，我仍然固執地不肯屈服；不料，我現在到了

資本主義帝國，不止集體化思維前所未聞，極端個人主義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我卻在人人都鼓勵發表自我的想法裏害怕了起來，好似一個飄浮著的魂魄不知所措地只想為輕飄飄的身軀尋找一個依附……不是為了生存，甚至不是為了安定……而只是一種急急忙忙想終止徬徨的冀盼。

這真不能不說是一樁憾事！國內的養成教育與風俗思想長久以來束縛了我做為一個人的本質，使得我只能是集體的一份子，而無法是自己；如今和合的集體意識已遠，強烈的自由與民主思維卻在賦予我飛騰慾望的同時，也盪開了自由意志，更在愈盪愈遠的徬徨裏，使得自由意志逕自尋找和合的契機，卻可悲地在極力營造「非離散」的氛圍裏，曲解了人「生而平等」的真正意義。

這真是有點說不清呀！我終於屈服了……這應該也可算是一種鬼使神差罷……我從此就在幽靈也似的作家籠罩下，不清不楚地成了代筆者。當然我並不是不懂得替自己找一個藉口，因為從世俗的觀點來看，她竊取了我的作品，頂替了我的名字；但從我的邏輯來看，卻是我竊取了她的靈魂，玷污了她的貞潔。果不其然，我近乎完美的純熟文字配以她婀娜多姿的雍容美貌，使得她的竄起，在幾年之中就到了令人不得不眼紅的地步。她不止在質與量上橫掃貧瘠的臺灣文壇，更挾其上海電影節最佳編劇的新頭銜，在廣州出版了全套嶄新的文集。

我沉迷得不可理喻，因為我的駝背身軀在她的高眺身影裏有了補償。她嬌柔多樣的神態駕馭著我蹣跚的步履，在一個重疊的華麗裏滋養著我的佝僂，以及在一個無形的牢籠裏規範著我的思緒……如果這象徵著一個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我樂意承受；但是在夜深人靜裏，當我的思緒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奔騰時，主人與奴隸的位置經常在我的支使下悄悄地易位，於是我的萬縷情思在孤燈寥寂裏就再也無法隱瞞了。

當然這是我的祕密。她是我老友的女兒，更是我的乾女兒，我不應該有非份的想法；再說，她輕妙高貴，我的襤褸身軀無論如何也無法匹配……這一切只能存在於我的小說裏，因為這個不可告人的愛慕只有在我的巧思裏才能有妥善的安排，好像再荒誕不經的想法也能有一個適當又合理的解釋。

書上說這個叫做「意淫」。不過我並不這麼想。我只是在自己的文思裏滿足了一些從來都不敢去想的意念。這是誰說的？在藍色工蟻蠕動的社會主義裏，一切個人的罪衍只要在私人的意識裏進行都算不得是罪衍……只要不公然地在社會上散發個人的思緒，黨的機制倒是有著非常人性的包融。

當然這個現象在資本主義裏絕然不同，不止黨的機制無法制約人們的生活，社會意識甚至告誡著領導階層，私人理念自由地散發在團體裏不是一樁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這種鼓勵自由思潮的風氣裏，絕大部份的羣眾反而因為沉溺於生活的安逸而順從了大眾媒體的思維，於是大眾媒體就公然造假了，社會上因此充斥著「假新聞」，僵凍又焦糊，於是這些「假新聞」傳誦起來反而更為快速。

這豈不是一樁諷刺？國內嚮往自由思潮，但卻在太多選擇與百家齊鳴的混淆裏，被囿限於資本主義的神魔猖狂裏。然而，不論這兩種制度是如何地黑白分明，它們在人性上的底蘊仍是血脈相通，所以在這個割捨不去的連體關係上，彼此又不約而同地任憑人性綻放出粗糙的慾望。

是呀！是呀！這麼一看，這麼兩個操縱著近代人類生活的主義就無所遁形了。可不是嗎？社會主義在外表上盡是光明正大地偽裝為神性的呈現，但是骨子裏卻被人性所浸蝕，被魔性所侵占，於是個人的罪衍只能在私人的意識裏進行，社會則永遠都是燦放著光明；資本主義正巧相反，外表上成天躁躁鬧鬧地將人性詮釋為諸魔互毆，但骨子裏卻又安定人性於偽裝的神性安祥裏，於是個人的罪衍在橫行肆虐以後，最後也不得不在神性的籠罩下安靜了下來。

這麼兩個「光明燦爛」與「神性安祥」難道就有所不同嗎？集體在光明正大的社會行為裏掩蓋「離散」，與個體在無所不能的神性籠罩裏尋求和合，難道值得互相攻詰嗎？唯一可以共同討伐的是長久以來憑藉文宣散發主義精髓與神聖旨意的文字，在勢如破竹的電子媒體發展裏，已經不再是救贖人類靈魂的工具，羣眾也不必藉助經書來引發思緒……他們有的是其它的便利，在聲色犬馬裏輕易地就達到了性靈的滿足……而我正巧反其道而行。

除去這椿文字的失落與小小的「意淫」罪惡感以外，一切原本都相當地美好。我除了從她那兒獲取豐沃的潤筆費用外，還樂淘淘地浸淫在一個幽靈似的勝利裏。當然我之所以能夠陶醉在她的名字裏，乃是因為我相信這一生的名謂無非是個虛妄無意義的稱呼。最重要的是，文章的內涵仍是我的，而且我的思緒能夠藉著她的輕妙身影廣為傳播也是人世間一件美事；否則的話，商業氣息濃厚的出版界委屈地強迫讀者接受美文與我的佝僂身影搭配，總是一件憾事罷。

我們就如此這般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她負責蒐集資料、擬定字數、規範旨趣、謄稿抄錄與發送稿件，我則在下了工之後，伏在飯桌上一篇一篇地將我的思維具體地化現為文字。在一切都講究集體化的思維裏，我們的集體創作也不能說就是一樁罪惡罷？海內外多少成名作家不也一樣，圈養了一羣代筆者，在集體的出版規範裏，快速又廣泛地發行著一本又一本的暢銷作品嗎？政治評論如此，言情小說如此，武俠小說如此，影視劇作更是如此；現在在網際網路裏，集體創作不是更加明目張膽嗎？我想所有蠕動於集體創作意識的文人們都認同，虛構的名謂只有當任何人認為它有意義時才有意義，所以原本毋須太過執著。

合作的結果真是太美好了。美好得不像真實的事跡。我真是不能不驕傲自己的文學才華，因為無論任何人用如何巧妙的手段壓抑，仍舊阻擋不住我像一枝頑強的小草一樣掙扎出石縫來展現我與生俱來的生命力；更何況只要因緣一聚合，我總能適時地橫掃文壇，罕逢對手。沒想到，這一切的美好都叫我私自將一篇「血脈相通」的小說給了一位品味截然不同的作家而整個敗露了。

我作夢也沒想到，這麼一個大家默可的集體創作行之有年，雖然一直無法突破「文學已死」的頹喪，但卻也相安無事；不料如今靜謐的文壇卻卯盡全力，使我們這樁天衣無縫的合作關係不明不白地敗露了；；；這不是一樁有計劃的陰謀是甚麼？是了，是了，他們終於發現了我的蹤跡。這次他們是執意要毀掉我了。這絕不是像「南邊的人」嘴裏講的，揭露這樁代筆事件是為了要捍衛這個虛無飄緲的「神聖文學殿堂」，他們的矛頭是針對著我來的。

我一想到這裏，就不由自主地緊了緊身上的寒衣，全身猥縮在窗牖下，一動也不想動。我忽然感覺到天崩地裂的毀滅。我知道我的心頭再也無法承擔任何騷亂，但不安的情緒老是蠢蠢欲動，勾動著一股久已埋藏在心底的恐懼。

這幾天的悸怕終於肆無忌憚地擴散了開來。是呀！人人都歎服我的文學潛力！！這個就連無惡不做的紅衛兵在焚燒我的手稿時也不得不露出欣羨的眼光。當然這種眼神通常一閃即過，立刻換上的是嗤之以鼻的嘲諷，然後就是風雷似的暴力，好似報復我譏笑他們的良知未泯。

他們的拳打腳踢似乎都有著默契，總是朝著我的背部而來。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我為了保護我那慣於思索的頭部，而將身軀像隻煮熟的蝦子蜷縮了起來，以至於背部變成唯一明顯的毆打目標；還是他們憎恨我死不認罪的硬骨頭，所以執意要將我的脊椎打彎。不管怎樣，我的脊椎在強有力的毒打與扭曲下，逐漸失去了硬朗的支撐，於是脊椎從頸椎、胸椎到腰椎，有一天好似都移了位，然後背脊就整個地駝了下來，腰椎也從此受制於頸椎的扭動，將脊椎變成一個從上到下的「時位」運作。

可堪自我解嘲的是，駝背竟然令我逃掉了幾場致命的批鬥會，或許背上的駝峯已經沉重到無法令滿懷仇恨的紅衛兵再昧起良知來折磨我罷。從此駝背就成了我的庇護法門，只要危難一開始現前，我立即像隻紅通通的蝦子聳起赤裸裸的背脊，將駝峯舞動了起來，然後本能地將自己藏在駝背後面；紅衛兵們在彎曲的脊椎上揶揄著自己的傑作、滿足了我的俯首稱臣以後，就以我的駝峯為戰利品，向所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敵對勢力重申「抗拒從嚴」的召喊。久而久之，隨著批鬥逐漸升高層級，武鬥也就逐日地猖狂起來，我的駝峯面對暴力的全面開展只好愈聳愈高，我也不得不愈來愈低下頭，來訴說我必須依賴駝峯的存在，於是終於導致了我今天不得不駝著它行走的蹣跚模樣。

駝峯。這個如影隨形的駝峯到底要糾纏我到甚麼時候呢？雖然每一個看到我的駝背模樣的人，絕對想像不出我曾經挺直腰桿的神氣姿態，但是他們都有所體認，我這個駝背是我被打入牛棚時天天彎腰請罪所遺留下來的毒害見證，所揹負的是一整代人的屈辱與人間的苦難。

形體的殘害雖然痛苦，但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存活了下來；更重要的是，我這個明顯的傷殘毫不猶疑地充當了一項控訴政治迫害的見證，在節骨眼上取得了美國人的信任，輕易地就獲取了人人欣羨的移民簽證。美國人絕對不像外傳般單純，他們有他們的一套。他們知道大使館不能明目張膽地以政治庇護將我弄到美國，於是擾人耳目地引用了「特殊人才」的條款。

「特殊人才」的稱謂帶給了同一個大院的寫作同志們一個燃燒的希望，於是就在領導批准了我以「特殊人才」身份移居美國時，大批的搖筆桿同志們也悄悄地擠在大使館隊伍裏提出了移民申請。當然他們沒有我幸運，因為他們始終舉不出他們受到政治迫害的證據，於是硬是在「神魔糾纏的內在曖昧」裏，找到了「駝峯」的象徵意義。

面對著這麼一個即將消殞的機會，同志們發揮了寫作的長才，不厭其煩地向大使館的約談人士解釋，所有歷經文革的大陸人，每個人都駝著一個大小不一的駝峯；大使館認同他們的說法，卻愛莫能助，表示美國是一個注重證物的法律國家，所以對一切提不出證據的事實，他們都只能當做寫作人慣有的臆想。

這樣的說法傳出來了以後，移民隊伍裏就時時可見一些面容憂愁的駝子們，但是畢竟駝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裝就出來，背脊硬朗的人更是無論如何也彎不下腰來，所以日子一久，寫作大院的同志們又恢復了一副哀聲歎氣的不服輸模樣。

窗牖下・焦糊的識覺妥協於「和合」的躁動

暖氣的鐵管雖然老舊，但仍是溫熱異常；熱氣從我倚靠的駝背部位，快速地傳送到了全身，還隱隱地散發出焦糊的味道，疲憊的身軀隨著暖氣的輸送好似也輕鬆了起來，於是憔悴的面容陡地鬆弛了下來，憂鬱的思緒也閃動著羞赧的酡紅而緩遲了起來。

一切都在焦糊的神祕裏昇華了，連靈魂的啜泣也迴應出輕巧的回音呢。不久我發覺我竟然因為倚靠在窗牖下的身體耽溺於暖和與輕快的狀態中，而童騃般地快樂了起來。

嘻！我是這麼容易滿足，這麼容易屈服於天然的懦弱；但是我所扛著的駝背卻又是這麼頑愚，這麼固執地不肯屈服於人間的壓抑。想到了這裏，我困難地移動著駝峯，從暖氣鐵管上抬起頭來觀看窗外的天空。天空雖然仍是烏黑，但是窗子卻浮泛著一片茫白。這是多麼奇特的景觀呀！好似窗子在白天蘊藏了足夠的能量，將陽光佇留在窗牖上，以至羲輪在半夜兀自發紅，所以反射光竟然在黑闃裏自衍自生地泛起變幻不定的光芒，將室內的空間如夢似幻地呈現了出來。

我想想這真夠變幻不定的人生可不正無情地跟我捉著迷藏嗎？我糊裏糊塗地來到了這個批鬥了一輩子的美帝國主義國度，又安然地棲身於星條旗的羽護之下；雖然我這個「特殊人才」如今只能在餐館裏洗碗，但是不論從何種唯物辯證法則來看，這都不能不說是一種重生罷。

是呀！這個虎口餘生所殘存下來的生命已經過了璀璨年華，但是那個重拾禿筆來救贖沉淪靈魂的原始居心卻始終熾烈。困難的地方是我必須生活；；現在我可以在自由象徵的星條旗下盡情地進行我偉大的志向，但是我卻必須向資本主義裏最殘酷的生活現實低頭；諷刺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曾一度令我忘卻生活的艱辛而致力於獻身人類文明進化的壯舉，但這個生活無虞的交換，竟然是讓上級領導緊盯著我做個歌頌社會主義功德的傳聲筒，反倒促使了人類文明的倒退。

溫熱的暖氣鐵管忽然傳來一股嗆鼻的烘烤味。我原來以為焦糊味道是久已不開的暖氣首次啟動時所必須經歷的天然氣息，但是這烘烤味實在太過詭異。我下意識地抬起胳膊聞了一下，才發覺嗆鼻的味道來自身上工作服的油漬；；那股揮之不去的油膩正被加溫，從我倚靠的駝背部位，快速地渲染著整片窗戶，與反射光交織在一起。

我一意識到身上的氣味，心裏一陣反嘔，隨即跳了起來，反手將暖氣關掉，然後一邊將厚重的寒衣脫下，置放在地板上，一邊斜橫著穿過暖氣邊的甬道，奔進了廚房。

甬道中・卯時

沒有按裝門扉的甬道只是牆壁上一個開著口的裂痕，所以使得直接通往廚房的通道在硬生生的牆壁阻隔下仍然有著不得不連結的血脈相通。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和合呀！穿越甬道其間，竟然覺察不出意識中的裏外，也沒有感覺中的分割，好像在內外相通的空間裏，裏外原本就應和合在一塊兒，連一絲離散的感覺都不應該存在。當然甬道無門，也就沒有了「反門」才能進出的概念了。

我一走進廚房，立即厭惡地將身上的髒衣服脫下，丟在水槽裏，然後全身光溜溜地摸索著進入浴室；我不忘回頭看一眼，因為當污穢的工作服丟進水槽時，竟然還嗤嗤地發出烘烤體溫掉進水裏的聲音，而水槽裏可是乾乾淨淨地連一滴水也沒有呢。

光溜的全身盡情地在浴室裏散發出暖氣鐵管的威力，濕冷的空氣撫弄在紅通的駝背上，竟然還有些刺痛的快感。我舞弄了一陣赤子般的頑皮，然後順手將早上臨出門前掛在澡盆布簾鉤子上的條紋睡衣取了過來披上；；我心想，不管如何，水槽裏這套髒衣服可不能再穿了，呆會兒，一定不准自己賴在床上觀摩窗上的反射光，須得沖個澡，換一套乾淨的衣服，去去霉氣。

我一邊想著，一邊就抖了抖身上透出香草味道的睡衣；睡衣上的條紋經我一抖，立即像千百隻精靈似地跳動了起來。我不自覺地注視了好一會兒，感覺條紋好像擴散了開來，逐漸交織成一塊光亮的網罟，以至於弄得視覺裏的浴室似乎沾上了一層模糊的白翳。

我看著看著又快樂了起來，於是輕快地轉身出了浴室；不料，我驀然踏進一路捨棄過來的黑闃裏，視覺立即在瞬間起了變化。我有些驚異，不知所措地出了甬道，穿過那只彎彎曲曲地纏繞成一棱一棱蘭花豆干模樣、仍然逕自放出暖氣的鐵管，往飯桌走去。咦？這可怪了。我剛剛不是才關掉暖氣嗎？我在鐵管前停下腳步，彎腰檢查暖氣開關。

暖氣在關閉的當口仍逕自發出不情願止息的嘎嘎聲響。這多奇怪，長久不曾使用的暖氣開啟時不情願，關閉時也不情願，但在啟閉之間，卻又熱烤得令我焦躁不堪；當然，不論暖氣如何地努力，熱度的消散在電流的關閉下，只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罷了。

這豈不就像一個長期受盡冷落的妃子藉著向臨幸君主的屈意承歡來推延無盡無止的等待，但卻止不住自己在寂清的歲月裏衰老一般？我的腳步在跨過逐漸消散的暖氣時好似漂浮了起來，任憑半熱半涼的暖氣在腳邊托浮著，然後視覺焦點也跟著我的腳步，由遠的黑闃起點開始，漸漸拉近到眼前。這個往內拉的動力很詭譎，先由外而裏、再由旁而下，卻在置身於甬道的「無門之門」時，懷疑甬道究竟如何在一個沒有「有無」概念的情況下，進行「內外」的論說。

此時，黑暗的地下室昏闇地顯現出一股不容忽視、不可或缺的存在，好似盲人的瞎眼在黑暗中推敲看不見的光芒，卻在心中撫摸著那籠罩著黑暗的靜謐：：那個看不見的眼根與仍舊看得見的眼識依稀聚合成一道裂痕，將整個空曠的黑闃割裂為兩側，一側為層次分明的黑暗，另一側為平坦無垠的黑暗：：黑暗雖是不折不扣的黑暗，但一側「以幽為明」，另一側「以明為幽」。

視覺拉到貼近瞳眸的近距離時，黑暗中的裂痕逐漸拭去，於是兩側的黑暗又和合成一片，瞬間沒有了主體的層次變化。我駭然於網罟般的白翳就如此輕率地消失於黑闃之中，於是悵惘地挨著飯桌拉過一張椅子，在甬道中坐了下來。一坐定，黑暗空間從近距離的焦聚急速地拉往遠方，將整個房間含攝了進來。我不禁感慨了起來。狹隘的空間裝得下如此廣大的黑暗，卻散發不了我受傷的情懷，使得我那貧血白淨的靈魂現在只能漂浮著死屍般的慘白。

我心裏清楚得很，現在唯有扭開燈，才能讓暈黃的燈光急遽地掃盪一屋子恬靜與規矩的黑闃。但是我不願開燈，我寧可耽溺在黑暗裏，在黑闃中探索白翳之所以為白翳的必然性。這本來就是一對「黑白連體嬰」，是我們強加凸顯了黑暗，才令血脈相連的白翳永遠濃化不去，是我們暴露了其隱藏的「內在曖昧性」，才令神魔在彼此的互扭互毆裏不得不猖狂起來。

甬道中・「和合」以「不和合」為其內涵

夜深到底了。昏闇與白翳雖然仍舊掙扎不出個所以然，但是我在窗子散發出來的微弱反射光裏逐漸定下了心；心定下來以後，我的眼睛卻不明所以地讓伏在飯桌前的駝背身軀引發了倦意。原來我拉過椅子，在甬道中的反射光裏坐下時，駝著背的身軀卻不肯屈從，逕自挨在飯桌前奮筆直書。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麼一方角落，我止不住自己的身軀與意志分離；這麼一片奇妙光蘊，我卻只能藉助如此變幻不定的反射光來劃破動盪的歲月，來消弭世人的距離……我有些不可救藥了，因為我甚至懦弱到害怕打開暈黃的孤燈，讓它像一枚心火，既可劃破心性隱匿的黑暗，更可莊嚴地在人性的一隅為歷史做出不可或缺的見證。

幾天來的悸怕持續擴散著。自從文革暴發了武鬥，我就警覺我是毛澤東下一個要整治的對象，於是我機敏地與同志們保持著一個距離，而且期盼我能藉著這個距離來保持自我的完整與對政治現實的逃避。只不過我大半時間並不很成功，所以與同志間的距離就老是不可掌握或無可捉摸，於是我的策略反而令同志們以為我有甚麼東西想隱藏，或甚至讓他們認為我只是比他們更惡毒，所以伺機躲在暗處，準備一展心黑手辣的突擊。這個從來都不存在的互信所導致的彼此猜忌真是令我很難為。

在掙扎於這些擾人的距離時，我又發現每一個同志其實不止各自保持著獨特的距離，還更活在一個共同的模式裏，經由各自的社會關係與人脈網絡組構成一個個密不透風的圈圈；圈圈或因角度與認知的不同而有了差別，運作起來也有不同程度的靈活度，但集體意識的形成卻不可思議地在中央的規範裏形成一樁規矩的體現，隱隱地在「不和合」裏有了「和合」的契機。

雖然相對於組織機制而言，這些小圈圈的形成似乎更具一種現實需求的「內在曖昧性」，但是毫無疑問地，掙扎於這麼一羣具有集體意識的幹部裏，我的良知與理智經常會遭到事與願違的挫敗，

然後就莫名其妙地栽到了層出不窮又無法逆料的政治事實上，於是在這麼一個標榜著消弭官僚氣息的官僚體制裏，我的隔離感益發嚴重了起來。

人人就如此生活於一個偌大的黨的體制裏，甚至連國家行政、人大立法與法院判決也必須接受黨的操控。十三億人有感於這個鋪天蓋地的籠罩就是連軍隊也無法擺脫，於是也就心安理得地在組織裏面緩緩地蠕動了起來。雖然如此，人人卻由於始終害怕其間充斥的猜忌，更對來自四面八方的監視有著恐懼，於是只得揣摩、摸索著領導的旨意。倘若歪打正著，那就不止意味著躲過了批鬥，更變成了批鬥別人的主力；倘若一不小心弄錯了領導的意思，或者領導自己也誤解了他的領導，那麼批鬥就會來得快速無比┆┆令人害怕的是領導為了躲避批鬥，總是率先曖昧起來，於是弄得屬下的揣摩失去了準頭，卻又不得不在一團盲動盲從的霧障裏，彼此傾軋得別無選擇，也不容後悔了。

好像鬥爭就是這樣迸發出來的罷？我不想鬥別人，更不想讓別人來鬥我，但是鬥爭就這樣變成了一件沒有選擇、又逃脫不掉的圈套。我不知道同志們在鬥得眼紅心熱的時候，怎樣調適自己心裏的壓力；但對我來說，在這個機制裏鬥爭，完全是出於一種內在的需求，或者是一種唯一的出路。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真的，大家都在窺伺著┆┆彼此好似漠不相干卻血脈相連，又心安理得地在「形勢比人強」的安慰裏互相監視著。雖然如此，窺伺者各因其本身的品質，也示現了高低不同的窺伺境地。是哪個詩人說過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於是在無人不窺伺的情形下，卑鄙者利用竊得的資料攻擊朋友，高尚者卻在遮掩自己的真情下包庇著敵人。

這真是不堪回首。不過我長久以來稟持「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教誨，在一連串鬥人也被鬥的鬥爭事件裏，從來也不知道自己是卑鄙還是高尚，還是走在卑鄙與高尚之間的裂痕上；或許領導的批評是對的，我纖細的思維果真不足以承擔一層又一層殘酷的政治現實，所以始終敵友不分，最後弄得卑鄙與高尚稀裏糊塗地攪和在一起；但是領導所不明白的是，我對政治現實的束手無策不是因為它的殘酷，而是因為自己從小所祈求的高尚事物總是在卑鄙的現實裏破滅。

想到了這裏，我忽然發覺，我在甬道中的意識正專注地觀察著飯桌前扛著駝峯的背影；看著看著，我的眼角默默沁出了淚水。這個時候，駝峯聳了聳，牽動著脖頸伸至破舊的窗簾邊……那個泰然的表情比最動情的傷感還要動人呢。或許他不願再看到窗外的扶手鐵架罷，他竟然想將窗簾拉上呢；但是拉不動的，一拉可就要掉下來的。他果然試了一下，就停了下來，卻目不轉睛地盯著窗外夜天的星辰……這個只知莊嚴地運行的星宿與家鄉的可沒有兩樣，但是看久了就沒有感覺了。

這麼一個觀摩夜天星辰的動作，使得駝子的身軀不得不離開飯桌，卻因此反而與我的意識拉近了起來；我瞧著駝子的逼近，有些害怕，不由自主在凳子上挪移著身軀。不過我好像沒有知覺似地被釘在椅子上而無法移動寸步……雖然我的神識在反射光的籠罩裏並不焦躁，但是我卻靜謐地讓另一種心情占據了我……那種絕對客觀的與世無爭使我好似離開了自己的身軀，站在外邊審視著緊盯住夜天星辰的駝子。如此一來，兩個同時離開身軀的駝子就不得不像一對黑白連體嬰一般地糾纏在窗前了，卻又頑固地訴說著「和合、不和合」一起俱起的詭譎。

好一對「黑白連體嬰」呀！這多麼奇怪，他們來自同一個母體，原本血脈相連，但卻有著黑白胚胎。是呀！我應該發出問題，以求得解答，畢竟我是因為這對「黑白連體嬰」才砸碎了碗盤，於是我用心忖度起這些窮追不捨的人們所發出來的「維護神聖文學殿堂」的激烈辯詞。

這個「維護神聖文學殿堂」的標的是多麼高尚呀！但是這個高尚的企圖反倒成了他們高尚居心的通行證，卻成了我們卑鄙的集體化思維的墓誌銘。這是怎麼回事啊？我這麼一攪和，竟然將詩人的絕妙詩句改寫為「卑鄙是卑鄙者的墓誌銘／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證」了。這到底是我胡作非為，還是詩人無的放矢？看來在詩人所揭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下，我得下一番功夫來扭轉頹勢。但是下一步要怎辦？我將在這一羣窺伺者的監視裏依附甚麼樣的緣法？

這兩個蠢蛋，一個豪氣萬千地召開記者會，當眾宣稱還有很多大部頭的作品要寫；一個在作家年會散發傳單，討饒似地哀鳴還會有作品問世的。這豈不是欲蓋彌彰嗎？創作的道路豈能預先描繪？

能夠描繪的又豈能稱為原創？我不斷地問自己，這一切到底都意味甚麼呢？我與她們好似漠不相干，卻又好似血脈相連，猶若一個橫豎的陽爻因為中間斷了一小截，就此成就了兩個短劃銜接的陰爻。

如果我能說得更為明白一點，一個「無門之門」的甬道竟然可以在無須「反門」就能夠「開闢闔關」的情形下，將求卦的思維由外而內、由旁而下，一路拉近到一個足以左右卜卦之人的識覺運作裏，而讓卦爻在扶搖而上之際，分不出求卦、卜卦的分野，更不知「時位」，不知黏滯的識覺、僵凍的識覺、焦糊的識覺如何在「有無」稱名之前，掀起「非有非無」的附著，而勉力妥協於「和合」的躁動，進而直趨「不和合」的底蘊。

天微微有些亮了……好像夜深到底，天就不得不亮起來一般，不過黑暗的潛行雖然依舊，曙光卻悍然地掀起黑暗的遮掩……在光暗交替之間，室外的景物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窗外的扶手鐵架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進一根根地凸顯了出來……那個緩慢又執著的呈現，好似訴說著黑暗的世界除了黑暗的勢力以外，幾乎不存在任何足以呈現光明的力量；但是一旦光明的契機開始顯現，則黑暗的勢力除了告別自己的黑暗意圖以外，竟然連與光明對抗的企盼都無法承受。我說不清這是一種甚麼樣的了悟，但是有了幽微的光明，好像室內也一下子感到躁熱不堪起來。咦？這麼一個好似也有著血脈相連的光與熱，竟然將黑暗與濕冷倏忽蒸發得不見蹤影。

嘿！這麼一個光與暗的皴筆，幽而明，不止一筆劃破了「黑白連體嬰」的陰陽向背，也割裂了「高尚與卑鄙」的神魔猖狂，更在僵死的「兩個凡是」思維裂痕裏激盪出「檢驗真理」的內在曖昧，挑弄出「人類實踐行為」的黑白紋理；但這也正是我害怕的地方，因為這麼一個牽動著「改革開放」血脈的源頭，只不過是中央組織部的理論專家們居然連刊登在合肥市一本地方性文學刊物的一篇不起眼的小說都沒放過。這可不是向我散發出他們無所不在的監視與無孔不入的滲透嗎？那麼，這樁牽動「維護神聖文學殿堂」的窺伺居心到底要在瀕臨死亡的文學裏掀起甚麼樣的風潮呢？想到了這裏，我的辯駁意念被往日逆來順受的習性逐漸沖淡了起來，最後幾乎沒有了。

監視呀！令人想不透的監視無時不在進行著。駝子在莊嚴的星宿運行裏顯然瞧不出甚麼端倪，絕望地在茫然的窗前發出悲鳴……那種無語問蒼天的嗥叫……一聲聲呻吟著。我的心頭不自在地跟著震動了一下，隨即感到噁心，但不久又在反射光的安祥撫弄裏持續著肺腑的傾吐。

我真的不想再去辯駁些甚麼。我也不在乎誰將我的文章拿去做甚麼，因為我在傾聽內心的聲音時，已然覺知我的感受性增強了數倍；我也不管任何人說甚麼，只要有人能在這對「黑白連體嬰」的根結處認同我的存在就行了。至於這麼兩位與我漠不相干又血脈相連的「既得利益者」，我就更不想為她們去辯解些甚麼了。

真是血脈相連呀！我這麼一個上了年紀的寫作人，硬擠在這一羣喧鬧的年輕人之中，難免有著幾近羞辱的痛苦。或許我挑選的人真是不恰當罷。不過話又說回來，高尚的人必不會答應讓我去卑鄙地操控他們的靈魂；那些能答應我的，自然就不可能高尚到哪兒去。我又怎能過份苛求呢？

駝子觀摩不出夜天星辰所隱藏的契機，悶著頭，又回去書寫了，於是稿紙在筆隻的劃動下窸索作響，一股股地劃破黑暗，猶如無人眷養的野獸在陰沉的夜色裏快速穿行著……那股衝擊宇宙寧靜的焦躁，豈只僅是我意識裏的潺流，更是我內心裏的低鳴……兩道在廣邈的潛意識底層交織的波流，就這樣地一層一層地往外擴張，一波一波地向上凸騰。

我就這樣地入了神。我不知道我所凝視的是甚麼，我也不知道我所沉思的是甚麼，我更不知道我所摸索的是甚麼；但好像這一切茫然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我有了覺醒。剎那間，地下室低矮的天花板好似不再壓抑，四壁壓縮的空氣也逐漸滲出清新的香味。駝子依然沒有動，或許叫夢想糾纏得脫身不得罷，我卻從座椅上彈跳起來，意念陡地奔騰而起。

融會罷融會
幽暗的潛行雖然已經到了盡頭
但是光明的遮蔽卻固執地不肯掀去

在光明掙扎不出幽暗的吞噬裏
　幽暗遍布　光明稀釋
卻不知全然的幽暗比全然的光明還亮

在光明終於凌駕幽暗的時刻裏
　光明凸顯　幽暗隱晦
卻否認全然的光明比全然的幽暗還暗

不過不管幽暗與光明怎麼樣地糾纏
拂曉總在融會處散發「和合」的契機
只要你能認知，沒有幽暗，曙光無從射出

甬道中・白翳的識覺接受「和合不和合」的各自表述

東方白了。曙光透過那片拉不動的窗簾，倏忽將黑暗的糾纏逼到最後不得不裂開的階段。那個乍然開啟的契機訴說著，沒有黑暗，曙光原本無可呈現。我忽然了悟，無明的遮掩於剎那間一股腦地

掀去了幻夢人生，原非我們的本性始然。我的覺醒令我恍然大悟，原來生活中的一切追求一切希望、一切恐懼一切歡樂，以及現在的悲傷，都只是在幻影中搭建起來的幻影而已。

然而，覺醒兀自覺醒，昏沉仍是緊緊相隨！！！就好像曙光初綻，黑暗仍是頑強地抗拒著，於是黑暗只能與勢不可擋的曙光交織成一片白翳似的灰撲色彩，但在這麼一片不得不呈現焦灼不堪的白翳裏，我發覺我的昏沉意識仍然看不見、仍然無法理解、仍然不能感受黑暗與光明中間存在的一道必然的裂痕。那個畏懼光波轉折的心理竟然讓我只能猥縮在昏沉裏而不願自醒。一想到這裏，我如同一隻鬥敗了的公雞，頹傷地回落至椅子上，任由駝峯自顧自地在椅背上支撐著向下滑溜的身軀。

我就這樣不明所以地昏沉著。茫然中，我好似有了勇氣，想將光明從白翳裏抽拔出來，讓光明與黑暗清清楚楚地釐清，更讓其間的轉折裂痕永遠不再模模糊糊；我說不清自己的意圖，但好似一切都不再勉強，然後我就發覺自己在白翳的籠罩下踽踽獨行於一片黑暗的荒野裏，心中只是企盼著遠方光明的指引。好像矛盾也就從這裏產生的罷，因為四周其實並不是真正幽暗，還隱約地在灰白裏透出些許景物的影像，只是因為在遠方盡頭處的光明老是捉摸不定，卻又莫名其妙地幻變為一盞小燭光，黑暗的壓力才真正地形成。

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景象！我在踽踽獨行的路上，原本覺察不出黑暗，但當我發覺我老是無法走近那一盞燭火時，我才覺得四周暗得有如一個闃黑的隧道；不過我並非怯步，我在內心哀嚎著，這只是因為小燭火愈走愈遠，黑暗裏的小徑也愈走愈長，我才在心急之下，發覺小徑旁邊的雜草叢生，湧向路面，於是我的視野忽然也跟著狹長了起來，接著過去與未來在狹長的視覺裏，也於轉瞬之間在腳尖前的石塊上起了和合的現象。

不料，駝子忽然在這個「和合」的景象裏銷聲匿跡，將我獨自撂在屋子裏，落寞地造成了一個「不和合」的存在狀態；屋子裏除了駝子留下的沙沙書寫聲外，竟然只剩下「離散」的騷動。我訝異地在甬道中四處張望，卻屢次被空曠屋子所散發出來的、肆無忌憚的躁熱嚇出了一身冷汗。

屋子大體上來說是空的……長方形的空……長的兩端是慘白的牆壁，隔開左右鄰舍夜以繼日的嘈鬧。左邊偌大的空白牆壁上僅僅懸掛著一幅銀行贈送的免費日曆，上面點綴著高雅的色彩，又配以良辰吉日的鮮紅印點，像是勾動著內心深處某種感動；右邊的牆壁則鑲嵌著我的床舖……那種從外面看不到床舖輪廓的隱藏式床舖，平整又嚴密地和合在通往廚房的甬道旁。

房間內短的兩端交相輝映著飾物。有門的一邊推拒著紛至沓來的腳步聲，有窗的一邊卻迎不進鳥聲啾鳴的歡愉。門在正當中，窗也在正當中，隔著「長方形的空」對峙著；所不同的是門的開口處按裝了大大小小的鎖環，愚昧地防犯著宵小來盜取一些從來都不存在的財富；銜接自由的窗口卻矗立著冰凍的扶手鐵架，霸道地阻隔著我昔日的夢想，又憐憫地提醒著我，那麼一個即將帶引我出地界的天梯，在這個理智無能為力的世界裏是不存在的。

天梯般的扶手在曙光的照射下，將窗子呈現振奮人心的分割，更將飯桌上的故事切割成一塊塊不連續的人生曲折；同時窗子上穿透過來的鳶子也好似有了振動羽翼的勇氣，又將故事的片段旋接為連續的人生現實……這麼一個不連續的單獨現起與連續的前後依附互相疊印著，使得一切都在白翳般的曙光裏活化了起來，於是飯桌上的故事隨著光格子的移動好似也有了迫不及待的章節變換。

屋內闃黑時，光格子大多顯現不出來；屋內明亮了，窗上透出光芒，扶手鐵架就恣肆地支撐起故事的骨骸……好像沒了光格子，小說就將閃了架子似地。我看著看著就興奮了起來，圓睜著雙眼，在窗前的反射光裏盯著人生現實的焦躁驛動……時而微笑，時而苦笑……那種自我解嘲的寂寥，雖然仍舊存在著難以抹去的蒼涼與空虛，但是好像把我推往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去。不久，我看見此起彼落的情節段落在光格子上舞動著，逐漸化現為刺激「人的感官」的符號。

我這麼一覺知感官的躍動，光格子忽然親善起來，光點也一跳一跳地散發出同情的安慰，好像排拒和合的促成說著，「你的就是你的，名聞利養的文壇造就不了你，你卻可以令它拒絕不了自己的心音。」這安慰的力道溫和又不可抗拒，逐漸令我進入了催眠的家鄉，但我清楚地知道，這個催眠的家鄉不是「無何有之鄉」，而是一個在遠方閃爍著小燭光的家鄉。

「我要窒息了！」我在朦朧裏，感到悶人的壓迫，於是直身站起，順手將寒衣從地板上擰了起來。光格子瞬間撒滿了一地，「不和合」地訴說著「離散」的必然與不可或缺。我一邊觀看著光格子在地上的移動，一邊穿上衣服，然後走出甬道，走向鑲嵌在牆壁裏的床舖。

我邊走邊看，不知不覺有些昏眩，於是趕緊靠著甬道中這麼一個只是開了個口的門框上，深吸一口氣。我的心頭閃動著念頭，不禁驚訝地問自己：「沒有了名聞利養的誘惑，我為甚麼還在堅持地發出自我的嘲諷？我是諷刺文壇無人？還是只是像故事中的蠶叟，不吐絲就無法蛻變？」

飯桌上的故事依然向我引誘，又在輕撫在上面的光格子裏波動了起來。我畢竟無法抵抗，於是離開了支撐身軀的門框，回轉頭，躡著腳尖走向飯桌，但是到了足以看見清晰文字的距離時，我又有了畏懼；；；我以為我將自己盡情地在故事裏戲謔，我就可以找到人生的罅隙，窺見生命的氣息，不料到了光格子的面前，一切清晰文字卻又嚴實地躲藏了起來。

真的！有形有象的形象文字真的看不見了，但是支撐著故事的光格子卻是一個挨著一個，綿密嚴實；；；我竟然在光格子裏，找不到一絲佇目的縫隙；忽然之間，我有了奇想，打算用指尖劃破光格子，看看那個由心窩中引發光芒的自己。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駝了背的身影在溫和而篤定的光格子裏逐漸明晰了起來，又頻頻向我召喚著：「用力地劃罷！光芒並無支撐它的實體。」駝背發出了催促的聲音鼓勵著。聲音黏黏稠稠，隨即變成曖昧的呼喚：「乾爹！劃罷！劃開了光芒，就可攫取我的靈魂。」我嚇了一跳，縮回了手指，但卻沒有驚慌，也沒有悸怕。

我讓手指頭在空中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好像等待著甚麼事情發生似地等待著，但是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於是我緩緩地任由指尖伸進光格子中，然後由指尖的頂點，看見光格子向兩面分裂開去，中間竟然呈現渾然不動的黑暗……黑暗四周的光點好似漩渦又好似靜止不動地漩著。我的心理一點也沒起伏，就好像在夢中，遇著甚麼事都覺得再也自然不過；同時，我也莫名其妙地預期著離散，好似離散終於出現了，既然已有離散，我就不必刻意去企求和合。

夾縫裏的黑暗沒有邊際，窈冥幽合，只是因為夾在分裂的光格子裏才不得不呈現黑暗的框落；框落中的黑暗也沒有遠近，卻讓凝滯在光格子裏的指尖無奈地凸顯了黑暗的深淺……淺的迎著指尖，深的吸著指尖……深淺的中間卻是無盡無止的黑色光波，前後蠕動著。我很想用「幽明」來形容這個「黑色光波」，但有點不太切題，只能說是「以幽為明」，或「幽・明」說到底還是不能和合。

黑暗在凝滯的離散裏幾乎是靜止的……前面的黑暗部位雖然比較完整，但由於光格子散發出來熾烈的光芒，所以幾乎令我看不進去；後面的黑暗部位雖然深邈無比，但由於光芒的厥無而顯得破亂不堪……渾然不動中，完整與破敗在黑暗的蠕動中吊著、裂著、漩著、捲著，一直往裏面的深處旋轉進去，似乎直接與宇宙中的黑洞連接了起來。

在黑洞的深處，我讓我的「意淫」肆虐著，讓主人與奴隸悄悄地易位著，更讓奴隸在我的淫威下溫馴地對著我搖動著修長的雙腿，對著我展現誘人的丘阜。忽然奴隸換成了駝子，然後駝背的身影蠕動著駝峯，一聳一聳地嘲笑著歲月對生命的撻伐……駝峯因為背後的黑暗裏有著一盞微弱的燭光，而閃爍得像個龐然大物；駝峯的前面座墊上放著一支沾飽了墨汁的毛筆，滴得左近的絹紙上一片燦爛的墨漬。

我既然劃破了光格子，當然希望心窩能夠即時顯現出自己的光芒，可是我卻只能從裂縫裏看見貪淫的黑暗，充其量也只能在駝峯陰影裏瞧見閃爍不定的燭光……那個最初使我注意，繼而使我不得不注意的光點，以及那個引發我探尋光源，然而卻看不見光源在甚麼地方的光點。

黑暗裏的幽微光點始終都是存在的。我有些出神了，連忙放下手指，讓指向空中的指尖自然地垂向浮腫的黑暗。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駝了背的影子，駝背卻在此時阻止了我的行動：「停步！」

他囑咐我不要再前進，停步在黑暗之外的光芒裏。我不敢造肆，只將懷疑的瞳眸盯緊黑暗內的光點。駝背審度著，片刻沒說話，我卻不知應該說甚麼好，於是倆人都靜默著。

終於駝背說了話：「你怎麼可能會愚蠢到將你的心聲託附兩個不相干的人代為散送呢？」

我不語。駝峯在無法和合的黑暗裏，將光點聳動出片片裂影：「你那愚癡所引發的波動都震盪得我幾乎不能再維繫那微弱的燭光了。」

我仍舊勾著頭，不語。駝子厲聲地質問著：「為甚麼你老是拿以前的小說來唬混別人？我幾乎都羞赧得無法在燭火的照射下生存下去了！」

我望進黑暗中的幽火，但仍舊說不出話來。駝子不客氣地繼續追問：「為甚麼你只能在古籍裏作文章呢？我對你動不動就挖死人的骨頭來當做救贖人類靈魂的藉口，幾乎都快無地自容了！」

我還是說不出話來。他終於怒斥道：「怎麼不說話呢？你到底有何動機？」

我剛想陳述我的動機，駝背卻從破舊的棉襖裏伸出一隻乾枯的手，手指頭根根凝重地做了一個平和又有力量的手勢，讓我作不得聲；奇怪的是，駝背凝視了我一會兒之後，便低下頭去，好似觀看他自己心頭上的甚麼事物，就像寺廟裏的佛像那樣低首斂眉地做起「內觀」來了。

我此時簡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良久，駝背又說了：「你造就了兩個不該造就的人，那就是你的內心一直忿怨不平的緣由；你不安，因為你除了用這種方法以外，並不知如何才能釋放你心中的訊息……這個強大的執著，令你遮蔽了世俗的道德尺度與藐視了文藝的行為規範。」

這一個執著的概念從駝背的嘴中一吐出，他自己似乎立刻受了感染，就好像一個始終都存在的事物於須臾之間被自己認知，然後就自顧自地在意念裏散發與擴大它已經「存有」的訊息，反而使得那個認知之前的「非存有」顯露出其荒謬的不真實性，恰似陽爻不認同陰爻的無端造作。

「執著……」駝背喃喃地唸著。「人不執著於人性則不成其為人……寫作的人不執著於文字則無法成就文章……我在鳶鳥的貼紙下就曾看見過你，那時你正對全寫作大院的同志們宣戰呢……啊？你那隱忍的脾性，始終不曾改變呀？一個不得彰顯的光明……它正設法掃去你的心中沉痾……去吧！睡覺去吧！除了光明以外，一切都是黑暗的！！！而光明沒有黑暗來襯托，仍是白搭……」

我聽完了這段既似告白又似警惕的沉吟以後，身體發熱了，而且熱度逐漸集中在某一個點上；當我發覺眼前一片模糊時，眼淚已經滴落在地板上。

我真是有些為駝背的傷感而吃驚，並大受感動了，但我不敢多說甚麼，只恭謹地低垂了頭額，緩緩地後退幾步；在低首退步的當兒，燭光倏忽在眼前消失，黑暗也不見了，撐開黑暗的光格子更是逕自向中間靠攏，連那個裂痕也消殞得好似從來都不曾存在過。

甬道中・卯時

我離開飯桌，轉身往甬道走回時，好像覺得包攏著甬道的空間比我離開門框時又明亮了許多。明亮中的甬道訴說了「無門之門」原本不須用「反門之卯」來定義。當然如果連「反門之卯」都沒有的話，那麼一個連結「『門、反門、反其反門』之卯」就更沒有演繹的必要了。

這是否就是這麼一個沒有門的「甬道」的意思，我有些說不清楚，但我卻驚訝這一切的變化，於是想再轉身去詢問駝子一下整個緣由，不料光格的裂縫已然癒合，黑暗的分裂不再存在，黑暗裏的光點也因為黑暗沒有了而消失了。

我看著駝子消失於不再存在的黑暗裏，卻又若有若無地存在於光格子之中，心裏感動異常，也若有所悟，更是清楚地覺知我終於有了決定！！！一夜的工夫使我決定了意念，這真值得慶幸；我每逢有所決定，總是勇猛直前的，這時的駝峯總會因為挺直的腰桿而縮了回去。

忽然之間，我感覺好疲倦，好疲倦，幾天來的困頓終於到了迸發的時刻了……駝峯一下子就更沉重了，脖頸也更低垂了……我吃力地在甬道旁的牆壁上摸索著，但愈急愈尋不著、愈累愈感受不到那只開啟牆壁深處的被褥的把手。

床舖上・似省的識覺取法於「創生與終成」的具體實踐

現在真是我睡覺的時刻了。離上工的十點半還有四個多鐘頭，我再怎樣都得瞇一下眼。想到了這裏，我的眼皮真的就睜不開來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懵懵懂懂地在空曠的牆壁前尋著了把手，一把就將鑲嵌在慘白牆壁裏的床舖拉了下來。

床舖嘰嘰喳喳地平躺了下來，長方形的牆壁立時凹了一塊，長方形的地板卻隨即多出了一塊，而原來兩邊連成九十度直角的空間頓時不再空曠；我脫去厚重的寒衣，順手將它鋪平在窗前的反射光下，於是長方形的地板又少了一塊凸兀的空白，而「長方形的空」也就不再能夠敘述了。

空氣在暖氣散發了以後又再度凍得了無生息，連壓縮在牆壁裏的被窩筒子也是冰硬的。我不想脫睡衣，於是裹著條紋，鑽進冰寒之氣裏摀著。被窩裏的寒氣逼人，隔著一層衣褲仍是沁入，依貼著肌膚，弄得我直打抖縮。

抖縮中，我不禁有些懊惱。我選了兩個不該選的人，進行我的旁行說教，卻鬧哄哄地，在因果鏈裏順勢而為，把事情弄得愈來愈糟。我在這間冰凍的地下室裏，觀其象而玩其辭，究竟能否使我的文字突破冰冷的包夾而顯現光明呢？我藉著我的深謀遠慮，棄砲成殺，觀其變而玩其占，究竟能否跳出因果鏈而令我的存在本身綻放光明嗎？這個時機是否拿捏住了呢？我冥冥然有些知曉我是執意消解一個精氣和合的個體生命，去回歸大化之流。當然大化只能大來大往，不能執有執無，也不是空有，而是彌綸，也唯有如此，我才能成就一個魂魄不能和合的遊魂。

可不是嗎？我可不就像一個遊魂嗎？我不止魂飛魄散，更因魂無寄託，魄就只好流亡了。我的過去已死，但身軀未亡，而以前那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已死，但拯救人類靈魂的心志卻未亡；如今我身居異域身處異時，當然只能旁行，岔出去，不料這一岔就岔遠了，有些難以收拾，甚至逐流難返了，聖人有教，「旁行而不流」，故能四通八達，圓融無礙，我卻旁行而流，所以只能墮落。只不過這個身居異域的墮落有些匪夷所思，竟然又與國內的寫作同志有了瓜葛。

窗前搖曳不定的光格子仍然在鳶子的旋轉下不斷被切割，又不斷被旋接著。我盯著點點跳躍的線條在光格子裏的變幻不定，忽然有所領悟，原來光點沒有黑闐的相依相伴是顯現不出來的。飯桌上的小說忽然就這樣一下子連續、一下子斷裂地穿梭逡巡在我凍得毫無生息的腦子裏。

床舖上・「終成」因「和合」的造作而不得不存在

被窩裏逐漸有了些許溫意，可是我卻讓滿腔思潮攪弄得睡不著。我所想的，不是兩個冒名頂替的蠢蛋將要如何向外界解釋為何風格又變得如此出人意料，我所擔憂的卻是最現實的問題……我如何不露痕跡地換個附身對象，再與這班權力份子周旋。

怎麼辦？我既然選擇文字來暴露自己，就不得不進入文壇；矛盾的是，我受了肯定，同時又受了否定，但卻無意或有意地令自己的文風限制了自己的生存。按照既定的遊戲規則，我可以隨意更改名字……這就意味著我可以再換一個替身，可惜的是，我再怎麼變，也變不了自己的文字。怎麼渡過這個難關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這真的不能不責怪這一羣虎視耽耽的監視者呀！是呀！這一羣窺視者的日夜監視，已經到了令我寢食不安的地步了。忽然之間，我好似就如此地從這批文學窺視者的疑慮裏看到了鳶鳥旋轉出政治窺視者的詭計，又從文學評論的縫隙裏看到了禿鷹振動出政治理論的潰敗。

改革開放了。多麼煽動人心的口號呀！國務院快速地對全黨同志頒定了基本的指導方針。領導指示革命同志們，我們既要誠摯地對內改革，又要大膽地對外開放，更要在社會控制力大為鬆動的情況下維繫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但是長年來熟稔了順應上級層層指令的同志們，突然需要轉個方向，面對五花八門的市場事務，一夕之間都慌亂了手腳。

大夥兒有些弄不明白，為何昔日的「投機倒把」如今變成了「將本求利」，為何往日當街追捕的「二道販子」現在成了同志們日夜輔導的「個體戶」，但誰也不願多往裏探索甚麼，只在求生應變本能的驅力下，遵從著一連串沛莫能禦的千叮萬囑……四十年的豢養馴化所養成的因循苟且。

在這麼一個茫然又盲目的轉變裏，大膽的同志們「摸著石頭過河」，更悄悄地在濕淋淋的衣裳裏裝滿了彩石，一路披荊斬棘地負重前行；膽小的同志們則驚惶失措，既不願失去機緣，又不敢明目張膽，於是只得亦步亦趨地跟著中央的指示，卻又日夜提心吊膽，深怕萬馬齊喑的狂飆將在一朝捲起不可收拾的後果……四十年的政治鬥爭所養成的不安情緒。

可歎的是，不管膽大或膽小，這一羣革命夥伴們雖然掙脫了「文化大革命」的組織枷鎖，但卻始終掙不脫中國式政治文化的精神枷鎖……上面的領導永遠留一手，下面的同志則永遠得揣摩上意，而貫穿著整個政治體系的意識形態卻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般，時緊時鬆，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裏制約著共產黨人蹣跚前行，更在模糊化的意識焦灼裏維持著一個堪稱安穩的政治生態。

同志們在交融的意識掙扎裏都已經磨練成了精怪，不止不因兩個對峙的「黑白胚胎」在思想上呈現轉折的裂痕，更將其「神魔猖狂」在「生存權」的掩護下稀裏糊塗地隱藏了起來；相反地，國務院為了因應這波史無前例的變革倒是傷透了腦筋，國務院說了，神者伸也，魔者磨也，同志們必須從社會主義裏伸展出來，在資本主義裏琢磨出來，是精氣是遊魂都可以，但須以共產黨為依歸。

可不嗎？國務院既不能不順應同志們在改革與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又不得不擔憂同志們的政策理論修養隨著腐敗與墮落而消弭殆盡；他們既不願看到同志們以貧瘠的知識結構

陷於市場經濟的日常瑣事，又不願看到同志們以僵死的計劃經濟思維模式去揣摩國家最新出爐的市場政策法規。於是，國務院設計了一波又一波的講習與訓練，層面擴及各行各業，連我們這批充當政治打手的寫作班底也不得不接受市場經濟的洗禮。這點我始終不能了解，畢竟「事業」與「企業」原本就是不同的概念，而波及市場經濟的寫作竟然就模糊了「事業」與「企業」的分野。

寫作大院裏大多是怕事的文人，但是膽大的同志人數雖少倒也聲勢浩大；不過奇怪的是我夾雜在這羣一起參與宣傳訓練、幹部講習的同志裏，卻覺得自己是個兩不著邊的局外人。這是怎麼回事？我好像在不應受到隔離的時候，卻刻意地維繫著自己與同志們之間無形的隔離……以前我對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曾經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保持著獨特的距離，現在我則對死而復生的舊社會封建傳統，乃至對改革開放既得利益者的風起雲湧，卻又有著解說不出來的恐懼。

我不敢說我清楚自己的內在動機，但是在那個說不清的內在曖昧裏，我清楚地覺知自己正刻意地以一種陌生人的冷漠來抗拒貪瀆的誘惑；未料我這次仍是悖逆了同志們集體在經濟上找出路的擁擠現象。這真是挺遺憾的，上次我與他們在政治上做了敵人，這次我卻與他們在經濟上有了隔離；但是誰也沒想到，最糟糕而最莫名其妙的隔離，卻是我與自己本身的隔離……這在一前一後的政治現實與經濟動盪的歲月裏倒是不分軒輊，同出一轍。

這個自我隔離的現象說來有些苦澀。大概也只能說是我的本性使然罷。反正當我有所警覺時，我已經分裂為兩個自己……一個期盼妥協，哀求著自己順從同志們的集體意識；另一個卻反動固執，堅苦地捍衛著自己不肯妥協的頑愚……這個中間的轉折竟然就如同黑暗與光明一般，在潛行與遮蔽之間，幽微地顯現對映的裂痕。

不論我是如何乾澀猶豫地游移於兩個自己之間，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貪汙現象日益嚴重，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驚人地步；排山倒海的訓誡與約束隨著一波波的「嚴打」與「防貪」不斷地從國務院下達，更經過層層的詮釋與附加，一道道地從省、市傳到同志們的手裏。

同志們面對研習會教官的苦口婆心，似乎都有些麻木了。雖然沒有人敢對三令五申的指示提出挑釁，但卻也不由自主地在訓令的字裏行間裏尋求對自己有利的對策，以防朝令夕改的政策於一日之間將自己辛苦經營的成果毀於旦夕，大家都說，這個就是伸是磨，更是「神魔猖狂」的具體實踐。

這個內外不一的態度很微妙，好像人人都相信我們一定要在和合綿密的機制裏逐漸尋找出一條改革的道路，但卻在個人行為上悠游自在地放任自己逡巡於機制的漏洞與裂縫裏，讓自己在不被視破的情況下令「不和合」的貪婪在「和合」的拮倨裏挖牆角，將利益擴大到極端的可能。

人人都無師自通，人人都敢於觸犯禁忌，於是政策執行起來就有了偏差。但是同志們並不以為意，因為政策對同志們的要求，一向只要我們勝任一己的機制功能，於是久而久之，我們就變成那項功能本身；至於同志們的其它存在，機制則放任它們消逝，連帶著「人的存在」就被棄置於機制本身的最底層，遭受踐踏，然後遺忘。

我在領導們叫囂著要對這些「亡黨亡國」的貪汙進行誓不兩立的鬥爭時，第一次感到世界對我再也無足輕重。大家都說毛澤東同志將全天下的牛鬼蛇神都關了起來，所以世間雖然因此沒有了繽紛燦爛，但也同時沒有了邪惡苟且；如今，鄧小平同志不止將關著的牛鬼蛇神全都釋放了出來，還間接地帶引了一些潛伏不發的妖魔鬼怪。於是乎，這個在一日之間翻天覆地地更改律法與規則來開創歷史的舉措，除了將邪惡能量急遽釋放來添增世道的紛亂與蠻橫以外，也別無它法了。

不管世道如何地混亂，我長久以來就在同志們一一身陷囹圄的當口死死地記住一個哲人所說過的話：「一個人到頭來只能經歷他自己。」我雖然因此保得了平安，但是總覺得哲人也有想不透澈的地方，因為他忘了指示這個自己是哪一個自己！！起碼對我來說，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有著分裂的痕跡，縱使這個分裂的痕跡是如此地幽微與不明。

那麼我又為甚麼老是在兩頭落空的情況下成了這兩者之間的戰場呢？救贖人類心靈的志向真是荒謬得有些可笑，我不僅影響不了任何人，我連自己不得不與「血脈相通」的同志們保持一個曖昧的

距離都找不出個適當的理由，但是當那個從青澀年華就已經燃生的理想不時在心中搖曳起熱烈的呼喚時，我就明白，我雖然有意脫離這個假藉社會主義之名遂行資本主義之實的圈養，但是終究還是割捨不去千絲萬縷的牽連。

我並不是很驕傲自己的堅持，因為當我將一輩子的辛勞所換得的五百元美金外匯押在房東那兒當做保證金時，我就發覺一切社會主義的偉大謊言再也站不住腳了；然後當我竭盡心力地將我在社會主義裏所焠鍊出來的成果寄回民主泛濫的臺灣時，我那份長久以來就期盼著能稍盡點心意來提升資本主義社會的貧瘠心靈的願望，卻在一陣陣被告誡著不得將老舊的溫馨拿來污穢嶄新的混濁裏，被鞭韃得屍骨無存。

我就這樣被摘下了冠冕。「唬弄唄！」大廚在敲擊著鍋鏟時，總不忘調侃我：「你就老老實實地給我洗碗罷！」老闆娘在夥計的傳言裏數次挖苦我：「沒那個命，就不要做那個夢！」他們的冷嘲熱諷幾度令我差點掀去裝滿了碗盤的車子離去，但是我仍然忍了下來。其實獎杯繳回去還不算甚麼，那筆獎金真是讓我難過了好久。我可是一輩子也沒瞧過那麼多的錢呀！我只不過是想藉著這筆錢支付生活必需，好讓我離開這羣鄙俗的市儈呀！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呀！

今天我終於掀起了碗盤。老闆娘說得不錯，我是向她示威；但不幸的是，我卻得賠上一整天的工資，還有那份我應得的小費。這些日子的屈辱好似隨著嘩啦啦的碗盤砸地聲而有了補償，但是我的潤筆收入卻也將隨著這樁「血脈相通的黑白連體嬰」事件的揭露而付之流水。冠冕沒有了，獎金沒有了，現在連我這個精心策劃的復仇計畫也將破滅了。

真是情何以堪呀！我在這一陣子的成功裏總算品嘗了報復的快感，同時也稍稍使我能夠在油膩的廚房裏昂頭挺胸地進行著我那偉大的志向。當然，我對自己的顧影自憐，終究沒有餐館夥計的欣羨目光來得有吸引力。在他們的議論紛紛中，我看到自己愈升愈高，終至看不見了，可是那個神祕光環始終圈罩著我。

他們都說，我與這位出身名門的美麗女作家有關，但大都以為我只是她的老師；他們萬萬沒有料想到，我長期以來被棄置於機制本身的最底層、遭受踐踏、然後遺忘的心態逐漸掩蓋不住我本性中的報復與仇恨念頭了。

仇恨呀！原來，我的報復心並不輸給那些張牙舞爪的紅衛兵們。我不知道我在人生即將幻滅的盡頭，終於有了一個主客對替的機會去體驗仇恨的際遇，對自己的生命進程究竟有甚麼特別的意義，但是我從文革以來就被撕成兩半，半幽半明，卻能將心中的怨氣與悲憤擠入一個駝峯，而等待著釋放仇恨的時機！！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罷。

長久以來，這樁悲劇的仇恨之火雖然幽弱，卻也無時無刻不在我的駝峯裏升起，一邊慫恿著我放棄厚實文化的惠澤，伺機而待以施展報復的手段，一邊又鼓勵著我逃避人性瞋忿的腐蝕，憐憫眾人隨性征逐的無助；火炬的輕煙雖然幽暗，但是總是濃烈得無以復加，既遮蔽了周遭凋疲衰亡的同志們此起彼落的垂死掙扎，又扭曲了我內心深處執意做個救贖沉淪心靈的壯烈犧牲者的本衷。

令人始終不解的是幽弱的祭典之火在濃煙裏總是招展著最輕妙的火光，道道在劃開濃煙的離散裏向我訴說著，人類除了融合生命本能與文化傳承之外並無一個可資倚賴的解救之道，然而由於人性的貪婪與嗔恚，人類在自衍自生的文化裏遭受命運的撕裂也是一個逃脫不了的必然結果。

但是，為甚麼這麼一個一向以救贖沉淪心靈為己任的慈悲胸懷，現在會隨著仇恨心態的升高而消散了呢？過去，那篇曾經衝撞質疑「兩個凡是」的小說，不曾見過任何歷史學者提及，我卻一點也不在意；如今，這兩篇情愛的小說單刀赴會地令文壇菁英所賴以憑藉的文學獎信譽整個動搖起來，我卻耿耿於懷。這是因為我撼搖了「兩個凡是」背後所代表的龐大「集體意識」而有了滿足，還是因為我撼搖不了文學獎背後那個始終凝聚不起來的「集體無意識」而有了徬徨？這是因為我慶幸意識形態的精神枷鎖隨著「兩個凡是」的瓦解而消散於無形，還是因為我哀傷逐漸集體化起來的文學枷瑣隨著個人追求聲譽而愈套愈緊？

我愈想愈害怕，而愈害怕就愈要去想個水落石出。或許罷！或許這是因為我安慰於文學的波瀾壯闊足以挽救黨國於崩潰邊緣，但卻沮喪於文學終究還是紓解不了那些內心已遭受扭曲的文人所施展出來的神魔猖狂，而最後不得不淪為娛樂消遣罷。

是了，是了，這是因為同緣共業的文人過於凸顯個體，所以終究要出現「集體意識」的離散；但是為甚麼善於思考的文人在凸顯自我以後，卻仍舊必須面對「集體無意識」在文壇裏的無形存在，於是最多也只能孤寂地與自己做著無形的對話，因此有些渾不著力？

沒有答案呀！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問題呀！我的意識在頭痛欲裂的思索裏，逐漸澀散了開去，眼睛跟著就失去了聚焦。忽然之間，思緒沒有了，我發覺自己毫無知覺地盯著窗上絢麗的反射光芒，眼神再度又專注了起來。不久，我又發覺這個既悲壯又威猛的炫爛光芒，除了款款地佈放著千絲萬縷以外，還在我的心裏激起了莫名其妙的崩坍！！！這麼短短十五分鐘的陽光照射竟然可以孕育出二十四小時的反射光蘊。

我的眼神好像如此這般地在轉瞬間穿透了五顏六色的反射光芒，直截地與背後的扶手鐵架起了不知所以的糾纏，而扶級而上的天梯更是規矩地帶領著我的思緒出了地界。這個凝聚的現象豈不就是向我說明為何毛澤東必須將文學置於政治的框架下來加以約束，藉以成就集體意識的文宣洪流嗎？

是呀！不這樣做的話，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經常會藉著散發個人的思想來催動集體意識的崩潰，甚至不加自我檢點地以個人的貪婪來破壞革命大業的大公無私。是呀！是呀！人性的貪婪既然無法根除，那麼只能像出家人剋守清規戒律一般來加以約束，那麼共產黨人既然崇信無神論，那麼也就只能將一切的人性暴力傾向匯聚於政治框架裏來加以束縛。

然而這麼一隻體弱多病的小貓原本恬靜平和地依附在毛澤東的懷裏，安祥自足地將黑白相雜的身軀耽溺於夕陽彩霞所輕撫的搖椅上，不料卻被躲在一旁牆角的鄧小平手中所釋放出來的老鼠勾起了與天俱來的本性。是呀！毛澤東要我們禁絕慾念，鄧小平卻要我們順從慾念，於是這隻重新激起生命

本能慾望的小貓慌不溜地抖散了夕陽的靜謐，然後從搖椅上掙脫了毛澤東的撫弄，奮起捕捉老鼠，使得恬靜平和的黃昏一下子化為烏有，瞬間散發得好似從來都不存在，一轉眼就進入了黑夜。

是呀！是呀！大家都證實了這隻會抓老鼠的小貓是隻好貓，而黑白相雜原本不是問題，只是在「黑白和合」中重現「不和合的黑白造作」。豈料到鄧小平釋放的只是人性無底的慾望呢？但是既然要我們順從慾念，誰曰不宜呢？誰又能說他不好呢？

嗚呼！嗚呼！就這樣地，這一路演變過來，意識形態的精神枷鎖終於隨著「兩個凡是」的瓦解而消散無形，不料文學枷瑣卻過早地因為商業思維的深入人心而具象化了起來。這一切都瓦解得多麼快速呀！奇怪的是，「講政治」的文藝雖然擺不脫一股酸溜溜的民族煽動情緒，但卻正經八百地匯聚成一種維繫社會光明的穩定力量；自由世界的文藝從來不約束思緒，反而令虛無飄緲的文學開放空間只能在情慾橫流裏得到滿足。那麼，文學究竟應該加以約束以匯集成意識的凝聚，還是文學必須解放以成就自由的鬆散？

想到這裏，我忽然若有所悟，「鬆散的自由」的最後歸宿不也仍舊是無形的意識枷鎖嗎？是呀是呀！原來是這麼回事，人類不論如何地翻滾，都脫離不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然而，西方文學史上，沒有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不是因為意圖突破集體意識的包圍而成就了流傳深廣的作品……遠的有齊克果與尼采為了突破宗教的神權意識控制所掀起的啟蒙思潮，近的有昆德拉與卡爾維諾為了突破虛假文字敘事所興起的結構思緒……這豈不就是一種沒有「文化大革命」口號的「文化大革命」嗎？

那麼，中國在經歷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思維束縛以及破除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意識解放後，為甚麼反而急急忙忙地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裏「讓少數人富起來」，讓貪婪的共產黨人在貧瘠的社會裏掠奪，更讓始作俑者的無產階級鬥爭者在平均分配裏恣肆侵佔呢？

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意識轉形呀！原來，「無產階級」的強調，乃因中國社會階級觀念的根深蒂固，但其強調的結果卻造成全社會變成一個只注意人的階級屬性，不過在一切都呈現黏答答的混淆

裏，為甚麼中國的思想家在市場經濟的「集體意識」裏卻始終甩不掉馬克思主義的「集體意識」……啟蒙思潮所篩選剩下的餘燼……而置文革所增添的幾千萬冤死幽魂於不顧呢？

看來是這樣子的了，原來中國不僅只有共產黨人善於揣摩上意，連知識份子也無法與權勢徹底地釐清……毛澤東卯盡全力也壓服不了的士大夫「十年寒窗」的封建餘緒……於是這些仍舊汲汲營營於仕途的讀書人只能在重大社會事件裏順應上級的旨意，在權位與名器的考量下隱藏著自己的觀點，所以就不知所以地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覺。

知識份子們當然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只異口同聲說要往前看，不要回顧太多的歷史；但是他們放任這麼兩個對峙的禁絕慾念與順從慾念各自匯聚成左右激盪的「集體意識」，是不是企盼著另一種嶄新的「集體意識」在文化裏衝撞質疑呢？或許他們只是希望，能從這兩種水火不容的「集體意識」交融裏，殺出一條「集體無意識」的血路罷？

是了，是了，我有些明白了，原來竄起的老鼠太過猛烈，羸弱的小貓追得有些力不從心；然而已被激起生命本能的小貓終於明白了「沒有慾望的生命就等於死亡」，於是一邊大力進補強身，一邊伺機追捕。不料老鼠在追捕的過程裏已然茁壯，並且因應出嬉戲的道理，於是這麼一場各自順從慾念的「貓捉老鼠」遊戲終於使得只知苟延殘喘地延長死亡的禁絕慾念無處藏身了。

看來，毛澤東的禁絕慾念思想在這場人性追逐裏是徹底泯滅了。然而，為甚麼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仍舊高高懸掛？這是因為我們仍舊緬懷禁絕慾念的日子，而不願承認順從慾念的屈服？還是我們只是利用禁絕慾念的砥勵來尋求躲避慾念的方法？但是我們哪裏知道，這種砥勵恰巧增加我們對慾念的饑渴，這種躲避卻讓我們從根本上喪失了抵抗慾念的能力。

怎麼辦呢？我們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順從慾念的放任當作是禁絕慾念的準備，把共產黨人的收括民脂民膏當作是走入烏托邦的一個過程。怎麼辦呢？我們如何讓這麼兩個強烈的「集體意識」交融在一起呢？我們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指引下預防彼此產生裂痕呢？我隱約覺得，一切改變都不應該

過於威猛，如此一來，黏黏糊糊的「集體意識」雖然對峙，卻因為沒有了裂痕，反而不清不楚地糾纏成一個不明不白的「集體無意識」。

是了，是了，太強烈的「自我凸顯」使得背後支撐自我的羣體黯然失色，太強烈的「存有」使得依附在背後的「非存有」不得彰顯，所以整體反而躁動不安；反之，隨行任運的「自我」因為沒有壓抑「羣體」的意圖，倒使得「非存有」隨時與「存有」交織成一片光蘊，五顏六色地令人分不清楚實體的虛無。

但是呀，在這麼一片「集體無意識」的思維裏，為甚麼中國的文學家除了由傷痕而平反而尋根地鞭韃文革的殘酷以外，卻始終無法正視「文化大革命」對未來的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文化涵養究竟會產生甚麼演變呢？古人尚且「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我們卻在甩掉文革包袱的急躁裏，唯恐「紫」從此再也不能「奪朱」了，於是十三億人一邊迫不及待在「改革開放」的意識混亂裏勒緊幽微的思維空間，一邊慌不擇路地重新往傳統的大染缸中尋找一些老舊的思緒，或假藉開放的緣由大量引進西方啟蒙思潮的餘燼，藉以在人人來不及調整思維的青黃不接裏，荷負起承先啟後的功能。

那麼，在這麼一片「集體無意識」的思維裏，是甚麼力量讓我們永遠回到遠古的纏綿，而無法創造出嶄新的思維呢？是甚麼因素讓我們只能踏著西方開拓出來的腳印而蹣跚前行呢？是甚麼詛咒讓我們生產不出氣勢磅礴的文學作品，而只能在生吞活剝外國的氣勢磅礴裏嚇出一身冷汗呢？又是甚麼詛咒讓我們只能跟個外國的文學定義，而整個悖離了中國文學本在玄學與經學之間的歷史定位呢？

不錯，中國沒有氣勢磅礴的文學作品，只有氣勢磅礴的革命思潮！！！看來這就是毛澤東將文學置於政治框架下，來成就集體意識的必然結果了。「文化大革命」雖然肇因於〈海瑞罷官〉，終結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沒有「罷官」仍有其它的假藉，沒有「實踐」也還是有其它的依憑。革命要起要結，自有它的定律，文章的適逢其會，亦只不過是因利勢導地引爆了既定的狂流罷了，哪是因為文章有甚麼氣勢磅礴的力道呢？

是了，是了，狂流早已沖激了流動的軌跡，我的兩篇血脈相通的小說只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這一切就像這個短短十五分鐘的陽光照射竟然可以孕育出二十四小時的反射光蘊一樣，原本早已蘊藏了足夠的能量，等著適當的時機來引爆罷了。那麼，隱藏在背後的這個陰謀到底是甚麼呢？難道躲在背後的「集體意識」一直都自顧自地存在著？如果是的話，那個支撐著「集體意識」根源的「集體無意識」又是以何種面貌存在呢？這兩個互隱互顯的「集體無意識」與「集體意識」，一旦互為因果地存在著，是不是有一個更加隱藏的「非存有」來提供「存有」的架構呢？

看來我的確想岔了。我這兩篇血脈相連的故事架構，雖然內容與形式有所變換，表面上沒有了關連，但是它們的源頭都是同一個人；；這是我面對「自己的存在」所能發出的繪影繪聲的對話，以說明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的力量，也是我在面對「具體成形的文字」對自己提出的無聲吶喊。

這原本不關任何人的事，但不幸的是，我的文字一旦成形，「存有」的事實就必須現形，於是在接受眾人檢視文字的「存有」時，我與眾人交織而成的「非存有」網罟卻形成了苦澀的白翳，使得我那早已煙過無痕的心靈經歷輕巧地被遮掩了起來。

這多尷尬。過去的已經過去，心靈經歷除了遺下文字殘骸以外並沒有其它真實的存在。但是當文字經過冗長的審閱與編排而到了呈現的時候，這個被眾人稱為文學作品的遺渣終於在專家的簇擁下成了金光閃爍的藝術品，就有如一堆從百米地層挖出來的千古殘骸，在考古學家的殷勤拼湊下還原了未經腐化的身軀，活生生地成了一個供人觀賞的木乃伊；可笑的是，木乃伊的魂識早已在另一個形體上附著，在另一個有情身軀上持續著拋之不去的纏綿，眾人卻因僅能窺視木乃伊的形體而無法去揣摩曾經熾烈的衝動，反而執意這堆不得不留下來的殘骸正代替著一度存在的生命散發出不朽的訊息。

文評家們都說這並沒有關係，因為重要的是文字的殘骸提供了讀者一個視野，令檢視木乃伊的眾人得以考察、了解與認識自己，然而窺視者的好奇終於使得閱讀的初衷有了本末倒置的結果，於是不止木乃伊的揭露變得如此地逼迫，他們的圍繳與追擊更使得兩具承載著木乃伊的千古殘骸不得不像

骨董般地被併列檢視了起來……那一份細心與熱忱使得木乃伊當初躺進棺木時，都不得不排拒死亡的逼迫，而準備著迎接未來劫中穿金戴銀的誘惑……這的確是我在撰寫這兩篇「血脈相通」的稿子時，揮之不去的甚深動機，好比我在這間長方形的地下室裏，雖然早已習慣了冰涼的壓迫，但畢竟仍舊得逼迫著我那逐漸歇息的靈魂去抗拒墳墓裏散發出來的僵凍旨意。

一想到這裏，我立刻感到煩惱與安慰連袂前來。我煩惱，因為我在刻意營造中，洩露了我一直未能擺脫的超然，就好像我故意留下殘骸與破綻，等著考古學家們去將它挖掘出來，以彌補我真正的署名無法出頭一般；反過來說，我安慰，因為無論任何人用任何方法來攫取木乃伊，那個承載著我的生命的源頭始終都不曾稍歇地彰顯，而高舉正義大纛的人士一一地替我做了見證。

是了是了，木乃伊一旦經過裝飾就脫離了千古殘骸，但是我內心深處那縷久欲擺脫殘骸的思緒卻從一個鳶鳥旋動的光格子逃脫出來，然後慌不擇路地又逃進另一個禿鷹騰飛的光格子。我真的以為世界在隱藏與凸顯裏就跟著轉變了過來。可是任憑我怎麼逃跑也沒有用，因為使我心碎的悲傷也跟著我的佝僂身影在背後如影隨形地跑著。

真是如影隨形呀！我真的就如此心悸地在回憶裏進行著我掙脫不出來的思維……這恐怕在我的腦海裏已經進展不下一千遍了罷；事實上，我早已飽受這些思維的左右了，因為這些思維早已在徬徨掙扎裏機械地、自顧自地衍生，然後出現在心中，然後過去了，又屢次出現，屢次過去了，然而永遠在擾亂我、壓迫我。

床舖上・辰時

疲乏勝過了種種疑懼以及方才激起的情緒，於是我很快地進入了夢鄉。可是我睡得並不沉，也不久。我不能說我藏身於「無何有之鄉」，只能說夢鄉無形，所以「無何有」。

還不到九點，我就醒了。將醒未醒之間，我好似感覺沉閉的眼簾裏閃爍著一片光芒，於是著急又企盼地想張開眼，一睜開眼，正巧看見光格子在地板上自顧自地移動著。

我有些慵懶地在被窩筒裏觀看著輕步慢移的光格子……就是這一棱一棱的光芒，連接著思緒與文字互相疊起的一條通往藍天的途徑，輝映著鳶鳥與禿鷹互相追逐的一個帶出地界的天梯。天梯雖已存在，藍天卻是遙遠得不可捉摸，於是我得日夜琢磨，將天梯上的鐵銹磨盡，將梯階一一踩實，然後我才有可能散發出上天的旨意。

我琢磨了好一陣子，直到腦子迷迷糊糊地在天梯的攀登上有了安祥的鬆弛；然後我逐漸地甩去這幾天來在內心深處擄獲我的疑悸，而重新獲得我那救贖人類沉淪心靈的胸懷。就這樣地，我的腦子鬆弛了，鬆弛了，然後天梯消殞了，光芒不見了，眼簾再度閉了起來……我終於沉睡了。

我不知睡了多久，好似跨過了時辰，又好似跨過了累劫，但隱約之中，有個聲音在輪迴的無奈裏老是催促著我要當機立斷；一聽到這個呼喚，我心中一凜，覺得自己在虛妄的人生旅途上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一想到這裏，我立即睜開眼睛，但是隨著反射光的閃現，我的腦子卻想起我必須即刻起身，準備到餐館洗碗的問題。

我有些悵惘自己轉變的快速……那個轉變，連轉折的裂痕都來不及留下，只不過這一次的悵惘不再像曙光初綻時那樣不安，好像我在光芒中有了答案，而答案已然部署了一切解決問題的步驟。

床舖旁・幻滅的識覺質疑「終成」的保聚力量

我真是應該準備去上工了。畢竟那才是切身的生活壓力呀。老闆娘的嘴臉在這個時候悄悄地在腦海裏擴大，擴大，終於驅散了悵惘的壓迫。我一想到她尖酸苛薄的叫罵，立即想翻身起床，但試了幾次，好像都無法移動自己的身軀。這是怎麼啦？一切不是已有定案了嗎？我們三個人將各自展翅，

叼銜著各自的食物，衝向寶藍的蒼穹，任憑地面上的松柏香草所炙燒出來的濃煙不斷召喚，我們仍將愈飛愈高；我們當然知道，喙嘴中夾著的蟲隻一直滴落著血水，但在燦爛的陽光裏，血水等不及掉入濃煙堆裏就已被蒸發得不見蹤影了。

飛著飛著。我正思索著我們將飛至何等高度時，我的嘴唇乾了，喉頭好似要冒出火來。我一躍而起，想也不想就衝入兀自矗立在慘白牆壁裏的甬道中，從碗櫥裏取出碗，倒入水，咕嚕咕嚕地灌了一肚子。我舒服地輕撫著平息下來的喉頭，打個飽嗝，卻一眼瞥見丟放在水槽裏的工作服，白衣黑褲上沾滿了油漬；我有些懊惱自己的胡思亂想，本來我打算今晨沖個澡，換上一套乾淨的，現在甚麼也做不成了。我有些沮喪地將油漬重新取了過來，不加思索地穿上了油膩，卻厭惡地轉身抗拒油膩衝鼻而來。然後，我對著那個有若呈現虛假裂縫的甬道深吸一口氣，快步奔出廚房。

床舖旁・「終成」隱涵著「創生」的契機

甬道中，窗牖上的反射光正自熾烈，斜斜的扶手鐵架一下子就跳入眼簾，而窗上長方形的空芒正被天梯般的扶手沿著對角連線，格外分明地切割成兩個對等的三角形……就好似那種未曾關懷就已深入腦海的「二分法」切割。

斜線下面的三角形在扶手鐵架的切割下，形成一塊一塊不規則的縫隙，全是梯形的，但是隨著扶手的拾級而上，一塊比一塊擴大；相對於鐵架的罅隙所形成的梯形空白，斜線扶手對面的三角形就顯得空空盪盪，乍眼望去，倒似描繪著我們三個人在青春的譏訕、殘老的哀傷與毀滅的凝斂裏所組構的「不等邊三角」關係。

我望了望窗牖上已經不再是「長方形的空」，覺得反射光涵攝在兩個對等三角形裏面，好像落入一種強將「非存有」的長方形空芒依附於「存有」的三角形空白的執著裏……這多奇怪，這麼一個

天梯竟然是長方形裏面無邊無際的「空的裂痕」，強自賦予了上升與下降的意義；這原本不應有任何起落，就像「三角形」與「長方形」本來就應該同時存在的。

我是真的作了一場夢吧？我有些犯糊塗了。曙光裏的對話是在作夢嗎？我那長久以來一直心緒不寧的徬徨又悄悄地浮現了出來。但是不論作夢與否，我也不是一無所獲，而是有了初步基礎，可以做為我今後舉止的準則。然而準則是虛渺的，促使我急於掙脫的卻是近在咫尺的不寧，亦即是剛才在曙光初綻裏被指尖劃破的裂痕所遮掩住的不寧……駝背說了些光明與幽暗的比喻，可是那道強自賦予「光明與幽暗」意義的裂痕原不存在。

那麼我所經歷的原來都只是夢而已。我不止夢見了吸引我注意的駝背，還夢見了那個繞過駝背去觀看燭光的願望，更夢見了突然受人鼓勵著去劃破幽暗的動機……真是十分奇怪，但也可能，因為有的夢就像真有其事一般，所以一照映，反倒使得現實人生虛幻了起來。

我好似就這樣地看見了她輕妙的身影從我的駝峯上飄離。我歎了一口氣，按撫著疊印在窗上的竹籃子影像，沿著低垂著羽翼的鳶子身緣在窗上畫著。是呀！層疊的日子不算太長，但也不短，好似彼此傍依得久了，自然而然就有了一個圖影，就像房子永遠傍依在道路旁邊一樣地自然，但是這條路可以帶著我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這棟房子卻過早地腐爛了；沒有了房子的道路再寬再平，再持續散發出遠方的吸引力，卻因沒有了遠途憩息的場所而變得沒有了觸動舊感的契機了。

我曾經緊靠在這條通往遠方的大路旁，嚴謹地遵循著人人都奉行不諱的遊戲規則，不敢貿然去質詢行之有年的評審制度。我所得到的文學界讚美就像一張路條一般的保證，不料我得到保障的同時卻也得到了障礙……保障是我用生命的耗損去換來的，但是障礙卻是我在沉溺於生命的耗損所換來的藝術報償時，莫名其妙地被一個逕自茁生的安逸所遮蔽……看來當這個鞏固安逸的保障被悄悄地建構時，突破生命障礙所必需的疑懼就被隱藏了起來，而兩者之間所存有的「內在曖昧性」不聲不響地就產生了涇渭分明的裂痕。

我就如此輕率地走上了一條自己辛辛苦苦地計劃、孜孜矻矻地維護的道路。不幸的是，我這才上了路，卻立即迷失了方向；路是沒有錯的，錯的是我與我的影子在這麼一個好似只是個空間裂縫的道路上黏滯焦灼，以至於我始終看不見沿途藏匿的痕跡，嗅不著濕土、腐葉與樹的呼吸，聽不到悲慘的生命發自四周黑闃的泣訴；；這條只知延伸的道路就如此在貪婪的壓迫下，自顧自地毀傷了道德，背棄了良知，還令讚美的言語在牙齒間顫動著懺悔與懊惱。

我們倆人之間，我都不知道誰更像只木偶；；我的小說在掛著她的名字刊登出來時，好像立即失去了個性，不止文字變得僵硬，連故事也沒有了品格；而且，她的庸容面貌在簇擁著文藝界的繽紛色彩之後，頓時又變成黑暗的影子，繼續等待著下一個瞬間來展現出她自己也不知道的輪廓。

但是豈只她不知道，連我這個操縱故事的人也不知道，因為每當我完成一件作品時，我臉上於瞬間立時流露出落寞的表情；雖然我仍然排遣不去完成之後的滿足，但大體來說，卻是傷感與悔恨的成分居多。我總是想，又出爐了一篇，下一篇又要以甚麼樣的結合來展現呢？

不論我是否滿意她所提供的資料，這麼一個無根無柢的創作與刊登關係逐漸正常化起來以後，表面的一切就顯得理所當然了；在讀稿、寫稿、校稿，間雜在打工與睡眠之間，日子倒是過得平淡而快樂；；雖然如此，快樂的底層總是存在著一股說不出來的苦悶、悲傷與不安全感，似乎圍繞著一個脆弱的環結，隨時等待著事情的發生，以及一切的應聲瓦解。

我們都假裝沒看見這個脆弱的環結，或許故意視而不見，讓蒐集來的古籍點滴操縱著思緒，更讓小說情節的流動不著痕跡掩蓋了一切浮升表層的可能破敗。我們愉快地合作著，絕口不提這個夥伴關係背後所隱藏的道德涵意，於是逐漸地，我們不知不覺地讓這些深埋心底的事情形成一面薄膜，在心口的老繭上愈積愈厚，在平穩的寫作進展裏起了一定的威脅。

我們並不是全然不知曉這個威脅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破壞，但我們都像躲避甚麼似地躲避著；；縱使多次在心裏有強烈的分道揚鑣意圖，我們也將它當作禁忌，以迂迴的口吻表達內心的期望；這樣

的掙扎一多，不滿的情緒逐漸輕描淡寫起來，於是爭吵不止攪翻不了平穩的關係，更因弦外之音始終聚合不了分離的果敢，反倒在彼此凝視的眼神裏成了內心痛苦的吶喊。

我並不是自私地只顧著渲洩自己的文思。為了維護這個合作夥伴關係，我甚至嘗試著捨棄一切自我的痕跡，強迫自己融入她的思維；這聽起來好像有些匪夷所思，但將自己融入他人的想法也不是甚麼高超的觀念，或許這是因為我有甚多地方連自己也不瞭解，所以只要不硬性規定自己要怎麼做，或嘗試著將自己完全托付給對方，反而比較容易激發出來平常感覺不出來的潛能罷。

真的，我從年輕時提筆的第一天開始，放棄自我的念頭就一直磐踞在我的胸坎，但是不知怎麼搞地，我的筆頭老是犀利得無以復加，所以對掌權的人士總是大加撻伐；；這多少會令那些隨俗從眾的當權者覺得難堪；；這原是意料中的事，出乎意料的是一旦我的筆頭對文壇人士發出討伐之氣息，我卻立刻得到同好們一致的口誅筆伐。顯而易見地，任何人只要體驗過「以主體論主體」的困難，並努力地在不得不置身於主體內去抗衡主體的過度連結或影響，則勢必都將得到異端的封號。

這原本就是一樁很清楚的事，但是我卻因為想不通而被罵了許多年。可堪告慰的是，我挨罵多了，自然就生起一個討巧的想法。於是我找著藉口安慰自己，何必呢，創作到底是累人的、更是戕害生命的；再說，配置於庸容華貴的臉龐上的，絕不能是深邃磨人的哲思。我一有了這些想法，就不再好高騖遠，輕鬆地將救贖人類沉淪靈魂的志向擺在一邊，只就著她所提供的資料，如同行屍走肉般地去建構思緒，不再管其它的事了。

她就這樣抓住了爆杖，在一頭點燃了我創作的引線。我的肩上好似長著她的腦袋，或是長著她所代表的這一代潮流文化的公共腦袋，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嘗試走出一個因為強大快速的溝通網路所造成的集體化思維，以及一個因集體化思維所造成的文化與生活失衡與重構的全新人文世界；雖然我因為心中的沉痾始終釋放不出巨大的煙火來，但是在煙霧瀰漫裏，爆杖總是持續點燃著、爆裂著，而我在內心深處那個自我妥協、自我調適的窘境也一天天地持續著。

在這個窘境裏，她是我與文壇之間唯一的接觸；或許以我這麼一個在餐館洗碗的「特殊人才」來說，我的「才能」也只能藉助眾所公認的美女才有可能被認可罷。不過我得老實承認，我這麼一個單純的人會淪落到隱藏於附身來當做我扣門的手段，也是我人格上的一大缺憾；可堪告慰的是我不像一般人一樣常把「才能」掛在嘴上，因為我在打工與文思之間，已經沒有餘力去思考自己有沒有才能的問題。我所能做的，只有老實踏上這條自己揀選的道路，因為我已身不由己，無路可走，所以為了繼續走這條路，任何事，我都只能嘗試！！儘管所做之事在當今的衛道人士裏看來是一些不可原諒的罪衍，所以不斷地遭到攻詰，不斷地遭受恥辱，我都只能當之若貽。

不管怎樣，我的小說在臺灣報刊與雜誌的刊登數量是驚人的，好像沒有一篇遭到退稿，又好像篇篇都受到文評家的讚美。我很驕傲，但是驕傲的底層總是隱藏著那股抹不去的落寞；我也很欣慰，但是欣慰的背後總是有著走投無路的無可奈何。不過最令我哀傷的是，在這些成功的讚譽背後，我的內心感受到空虛的關注，而時光的流逝卻在這個關注下開始有了獨立的現起。

在這段掙扎不出自我的日子裏，我並不是全然感受不出一些不可為人知的溫馨。我期盼在字裏行間找到一種讓彼此的心靈能夠自然契合的感覺，以及倆人能夠在心底深處結合的歡欣。但是我一旦尋獲，卻又立即不安起來；於是很多時候，我就將注意力擺在任何足以割裂我們之間已經連結起來的印記上，自虐地去感受那種有如野獸撕咬獵物的殘暴與傷害。逐漸地，傷口的劇痛令我起了悸怕，而傷口的大小也變成了我唯一的關注。

就這樣，飛快成形的方塊字裏，有些內在的東西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較流暢的思緒。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是駕馭了她的貞潔，還是她操控了我的忠貞？或許我只是順應著文學潮流，在大家都比較喜歡的感性與輕鬆事物裏浮沉，而不願多花心思在人生困境的思索罷？畢竟這個世間，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般地潦倒！！她曾經提醒我要大膽地以資本主義的商業思維方式為綱，勇敢地矯正從來都不存在的社會主義正義。

不過或許沒有那麼嚴重，她只是藉著她所提供的古籍來規範我那奔馳得不像話的思維罷？不管怎樣，我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對自己進行了改造。雖然我是如此心甘情願，但是我發覺了這個自我改造以後，心裏很不舒坦，因為這二十幾年來，我就是不願意屈從集體化的規範，才離開了我那愛之恨之的環境；如今，為了滿足我在夜深人靜的依偎，為了延續彼此之間的纏綿，我終於屈服在溫床的現實裏，而將拯救人類沉淪心靈的胸懷給徹底埋葬了。

我是不懂愛情，也不配談愛的，但是就在我的靈魂交織成了她的語言時，那股愛意卻再也無法掩藏，幽長地令顫抖的文字在淨化的心意裏訴說不出來愛的真諦。纏綿呀纏綿，沉淪的文字已然沒有了氣韻，愛卻逕自散發出神祕與奧妙的訊息。是誰在文字的面紗裏操控著文字的魔力？是誰在小說的呈現裏遮掩著小說的靈魂？我做為一個代筆者，能將熔化了的心志吞噬她的姿影？如果不成，為甚麼她的笑音反而輕易地就駕馭了我的思緒？

我似清醒又似作夢。自己的背就這樣愈加駝了，佝僂的樣子再也掩不去歲月的流逝。我的理想曾經支撐著我走過堅苦的日子，多少年來我早已在自己的想像裏將自己塑造成一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模樣……我想不出自己可以是別的模樣來，至於我與這位俄國才子的文體風馬牛不相及，則不在我的意識裏；所以我的想像到了這一層次就開始變得模糊，然而不管怎樣模糊，我總是清楚覺知自己沉迷於文學創作，絕對不是名與利的追尋。

我的腦子裏忽然湧起一種感覺……一種比記憶還強烈的感覺，來自其深無比的來處……原來這幾天所發生的這一切，以前就曾發生過的；那個無以估計的久遠過去，好像隔絕了一整個世代，所以除了一種影像在腦海中悍然地占據以外，似乎甚麼也分辨不出來。

一切都爛糊了……爛糊得無法分出始末來……我好似終於攫獲了我一直找尋的東西，但是一旦那個東西自己來了，我反而縮手。這是多麼矛盾呀。我不是早就在字裏行間留下了破綻，等待著有心人士將這件冒名頂替的事件揭發出來嗎？這可不就是我自己在內心裏交織「神魔猖狂的內在曖昧性」

的潛在動機嗎？如今這兩篇「血脈相通的黑白連體嬰」不落痕跡地暴露了我的潛在意圖，我又為甚麼反而不安起來呢？我是不甘心失去輕妙身影在我的駝峯裏依附，還是害怕那原本意欲凸顯的自我如今只能赤裸裸地呈現著駝峯裏的仇恨？

是哪個哲人說過的？「神魔」各自以其猖狂、以其內在曖昧，反而單獨不足以見意，所以必須在人類習慣以「神魔」的會意來定「神魔」的指事時，在「神魔」的上方與下方另加兩個意象，遂行其「以事為主，以意成之」的指事意圖，於是「神魔」就在自上而下以及四方無不到的景況下，逕自將其「猖狂的內在曖昧性」無限擴大到磅礴的境地，「神魔」也就融會如攣如狀了。

床舖旁・巳時

黑夜已然完全遁退。長方形的空屋在燦爛的白光籠罩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空巢。我疲憊地靠在甬道的門框上，繼續望著窗上的光點移動在光格子裏。我盼望光格子再度裂出那道包藏心窩之光的裂痕，然而以鐵架為背影的光格子始終都是一片吝於施捨裂縫的完整。我意興闌珊地走進半壁天光的灑潑裏，停在今晨劃破光芒的地方，盼望再有催促的話語出來，可是甚麼響動也沒有。

我略一遲疑，對著窗子揚了揚指尖，光格子沿著鐵架陰影的邊緣又被我劃開了裂縫。裏面仍是黑闃，深處仍是一小盞幽弱的燭火；幽弱到無法使黑闃明亮起來。我注意了一下，是否駝背擋住了燭光，但是沒有，駝背已經悄然殞逝；我又注意了一下，黑闃的底部應該是無邊無際的黑暗，黑闃的周邊也應該是無邊無際的黑暗，但是不然，黑闃雖然仍是幽幽暗暗的黑闃，只不過範圍小了，底部已不再是那麼深邃，兩邊的光格子卻是愈逼愈近。

我凝視了一會兒，想盡力瞧出個端倪，但是兩邊靠攏的光格子終於合併了起來，黑闃也就不復存在了，連剛才的黑闃好像都是一樁虛假的臆想。我驟然失去黑闃的離散，有些驚慌，於是再度伸出

指尖，從上到下劃了下來，但黑闃卻永遠地消殞了……這絕不是因為有了黑闃而使得光明益發彰顯，反倒是光明的存在使得黑闃永遠不得彰顯，兩者卻意外地互磨成了一片魔鏡。

我將指尖放了下來，想弄弄清楚，於是往窗外望著鐵架子。我想著，是不是因為鐵架子的存在才使得光格子不得不分割空間？然而倘若沒有了鐵架子，我可能連這片撫弄著拉不動的窗簾的光明都意會不到，因為每當曙光還來不及射進窗簾，我就必須上床，為隔日油污碗盤的清洗養精蓄銳；每當我擺脫生活的壓迫，在桌上追尋昔日的夢想時，周遭卻又只剩下黑闃包夾著我。

門裏・圓測的識覺落實了「終成與創生」的終始過程

我往門口走去。經過床舖時，我望了一眼床上的零亂，心裏雖然像給貓爪子搔弄了一下而感到難過，但繼而一想，算了，省省力氣罷，床舖就不要推回牆壁裏了，就讓它在地板上躺一天罷，反正也不會有人來探訪。看著看著，我感覺床舖似乎散布著甚麼訊息。我摸著床沿，不明白自己到底僅是作了一個夢，或是得到一種異象，因為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是清醒還是睡著。我感覺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著我，要我再度面晤駝背。

但是駝子呢？我沮喪地坐在床沿上，凝空揚起手指，再度輕盈地讓手指沿著窗上光格子的鐵架陰影滑動，由一端伸展到另一端。我小心翼翼，深怕一不小心又召喚了裂縫的黑闃；我也滿懷希望，因為我深知在黑闃裏掙扎雖然不足以構成我放棄社會主義的威脅，但卻是我尋覓那盞藏匿在黑闃裏的燭光的必需……沒想到，除了這個在黑闃裏尋求光明的掙扎以外，我竟然找不出第二個辦法了。

門裏・「終成」終於成為人類「創生」的唯一想盼

無奈呀！光明原本燦爛，我卻受不了它全然光亮的壓迫，作繭自縛地召喚來了幽暗；等到幽暗一旦來臨，我卻在斑駁不全的幽暗裏，又重新依循著老舊的習性，企盼在幽暗的籠罩下能夠探尋那個躲在幽暗深處的幽微隱晦的光明，然後藉著幽暗的光明去瞻仰遠方燦爛奪目的光亮。

這就是我的人生沒錯，我逃離了社會主義的精神壓抑，躲進了資本主義的物質貪婪，但卻終生逃脫不了身心的撻伐，反而逐漸習慣在黑闃裏幻想光明的到來；沒想到，光明一旦到來，我卻又眷戀於幽暗遮天舖地的掩蓋……也正是在這個光明與幽暗的擠壓裏，我慫恿著自己去悖逆那致我於死命的源源心聲，卻又屈服在使我復活的文字糾纏裏。

我就這樣地在內心裏受煎熬了。但是我跟所有逃離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信徒們不同，因為我的煎熬並不是我對金錢上的饑渴追求；當然我並不是說，金錢對我全然沒有誘惑，只是因為我太專心於凝視內在的聲音，所以對外界反而視而不見，於是抗拒這個物質豐裕社會所引發的過於繽紛的誘惑就變得輕而易舉了。但這麼一來，我的逃離變得有些荒謬，因為自由的國度並無法建構我自由的身軀，反倒是處處受限的社會主義圈養了我的自由意志。

我想，倘若我仍在社會主義中國裏，我與她的合作必然不是現在這樣的一個關係。當然我去國多年，已經無法揣摩以前的「文章救國」景況是否仍舊存在，更何況國內快速發展的商業社會，可能早已失去了文章主導社會效應的力量了……這一切流失得好快，好像一條盲腸被割下，任誰都想將它丟棄，只遺留下一條觸目驚心的離散跡痕埋葬在滾滾而過的肥脂糞便裏。

社會改變了。生活改善了。口徑一致的文宣變得只成為國務院的專利，在層層下達的通道裏雖然仍舊響徹雲霄，但卻在虛假與浮泛的對應裏變成了一枚人人欲去之而後快的懸膽；懸膽掛著，心存社稷安危的同志們望著苦澀的汁液滴落而束手無策，心懷一己傢私的同志們卻恨不得一把將它揪下。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上擠下壓啊？從上而下的政令宣導與從下而上的社會效應脫了節，一條日漸擴大的裂痕在兩種制度的接軌上成了同志們造假做亂的溫床。

我真是不解呀！倘若羣眾僅是失去了從小被教育起來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或僅是在資本主義的領域裏攻擊社會主義的矛盾……這雖然仍可維持身心的統一，但是已經足夠在羣眾內心構成衝突；不幸的是，羣眾卻進一步地被教育著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否定支撐著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於是羣眾就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彼此把社會切割成兩半：一半是僵凍的左，一半是焦糊的右。

這兩個又是僵凍又是焦糊的左右意識矛盾到底是一對怎樣的「黑白連體嬰」呀？在文革時，我以豐沃的文化意識來對抗唯物主義的壓榨，時刻不敢或忘去營造這兩者之間所磨擦出來的離散；如今我與同志們反而不約而同地走在一塊兒，在嚴酷的資本主義生活環境裏無可救藥地放棄文化的堅持，卻意興闌珊地以崩潰的文化內涵為資產來牟取維持生計的小利……那麼是甚麼樣的文化意識，令我們只能在一個衰敗的體系裏製造「兩個制度」的裂痕呢？是甚麼樣的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法則，令我們只能在對立的概念裏建構矛盾的連結，譬如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國兩制」呢？

想不透呀！最可悲的是，我承襲於這個充滿了矛盾意識的思維，竟然就讓自己草率地惹下這麼一場代筆風波……那麼，我是想以自己的孤筆挑戰國人的僵化思維，還是這只不過是我在文革時走在腐爛的離散邊緣所憑以自覺、藉以自律的習性延續？

是了是了，我就像所有革命同志們一樣，報復心總是強烈得逃離不了背負其根本性身心撕扯的現實；於是在撕裂的痕跡裏，我不得不將自己劈成兩半，各自在迥異的「神魔猖狂」中，獻上神聖與邪惡……一種誠實的自我審判……以建構我為了維持「春秋之筆」所不得不捍衛的凜然正義，同時以解構我做為一個復仇者揮之不去的心理負擔。這是一種多麼痛苦的自我掙扎以整合我做為自己的無從選擇呀！這又是一種多麼殘酷的自我存有法則以割裂我依附於生活的無可奈何呀！

只不過，任何指責我的人都應該瞭解，我並不很驕傲自己的所作所為，我也知道自己的作為已可被精神病理學家歸類於精神分裂的一個病例，我更知道我現在絕不能被當做一個作家來了解，因為我已經喪失了作家從內心挖掘事物、傾吐心聲的自然流露。

雖然如此，我卻不能不承認，我這樣熬不過文化與生活在我生命裏的交相傾軋，又情不自禁地脫離了生命的生趣盎然……作家所賴以成長的基因……而放棄探尋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存活的意義，或甚至地球上人類生命存在的意義，是我在這世上苟延殘喘唯一可能的出路。

事實上，在與她合作之前好長一段時間，我早已將自己隔離為兩個人，在期盼妥協與反動固執之間，我卻始終無法坦然地面對阻隔的離散；於是我特意以一種獨特的思考方式，將這種悸怕分裂的心理經營為孤獨的「一個人」……就如同光明掙不脫黑暗的糾纏而不得不交織為白翳的灰撲一般。

在灰撲的「一個人」世界裏，我無須去擔憂跨越外表與內心的界限問題；但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個人」的蔽塞裏，我既容不下別人的踰越，也容不下自己的放縱，於是我與周遭迷戀物質的人們老是格格不入。不過我並不是刻意營造，我只是不瞭解為何人生必須像一場慶典，讓人必須在物質的裝飾裏覺得歡欣鼓舞？這個懦弱與不明所以的掙扎就這樣地操縱了我的一生，甚至在與她合作以後，我的潛意識仍舊只是一個人，所以也就造下了現在這個連她也難逃毀滅的下場。想來頗為悲哀，因為我竟然孤獨得無可理喻，以至最後只能落得四處逃逸。

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我卻相當清楚，那就是每個人的一生都會出現重大的轉折契機。當然契機不會敲鑼打鼓地粉墨登場，更不總是煞有介事地隆重登場，因此面對捉摸不定的契機，倘若不是藉由外在的機緣化現為成就自己的巨大力量，那麼就得依靠自己在內心進行「自我改造」的轉變。

「自我改造」有很多層次，最容易的是改變自己的外觀，將注意力擺在穿著、談吐與表情上，奮力勾勒出嶄新的自我形象，進而獲取內在的部份改變。當然要完全逃離過去，轉變為另一個人，是不太可能的。不過勇於嘗試的人起碼可以自以為是地去做一些過去一直想做、卻沒有機緣或勇氣做的事情，但是這一切都掩飾不了扮演自我的嫌疑，離「自我改造」仍然有一段差距。

我並不想只是扮演著自我，更不想當個「極端個人主義者」。我只是堅持著人文所不可或缺的個性、原創性、神祕性、自然性與真實性，在一切都已經制式化、程式化、電腦化裏，一個人活著；

但是倘若有人硬要逼著我承認，我以自己的感情與語言複製了兩篇小說其實是因為我一直都是兩個人依附著……雖然「裏面的我」始終拒絕具體呈現，我可能也不能不承認這裏面的真實。

我並不是不曾努力過，不過「裏面的我」不全然贊同「外形的我」的忿世嫉俗，也不企圖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這多少有些無奈，因為我在人生最繽紛嘈雜的時候，「裏面的我」最隱晦不顯……在最分歧的時候，他就抗議；在我求新求變的時候，他就扯我的後腿；在我試著跟他爭論時，他就給了我一些永遠說不清的教條與戒律……我想，今晨的顯現只不過是他多樣呈現的一種而已。

這個糟糕又莫名其妙的自我隔離，自從經歷了一前一後的政治現實與經濟動盪歲月後，就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現象。不過隨著我依附她成了習慣，一切好似就靜止了。只要我一放棄堅持，一消除熱忱，一躲避理論，「裏面的我」立即呼之欲出，有擁抱「外形的我」的感覺，好像「外形的我」也不得不依賴「裏面的我」，在渾然忘我中感受她在我身體裏面有若澎湃潮音的吐息聲響。

這是怎麼回事呀？我原本以為這個裏外融合應歸功於我渾身散發的清淡氣質，但是不然，這個融合竟然是因為我完全依賴了她的指引；可歎的是，無論我是多麼地清醒，記憶力是多麼地驚人，我還是只能在追溯文字的作業裏依附，其它的時候我就不明所以地讓記憶呈現不可思議的空白……就像修行人在莊嚴肅穆的佛事裏感念解脫的迫切，但大多時候不得不擁抱生活現實的徬徨。

是這樣的空白呀！沒錯。這樣的空白令修行人在現實生活裏感受不了生活的現實，令我在散發自我的文字裏反映不了自我的內在，於是修行人只好躲進佛事裏探索禪定的契機，我卻只能變本加厲地在華工古籍裏尋求慰藉了。這多遺憾呀！但是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我內心的聲音，而是外在事物的華麗耀眼；這個社會僅要我當個反映眼前所見事物的工具，而不要我將人生當作幻影的良知。

真是情何以堪呀！這麼一個「依她而起」的裏外融合，就如此地又被社會的駭癡強行隔離了。然而一旦我發覺，自己只能在華工古籍裏化現為文字下的人物，我就感覺自己無法約束內在的衝動，因為思緒的成形完全不在意料之中，文字的流程也就受不住理性的控制。堪稱荒謬的是「依她而起」

所形成的裏外融合，在思想與文字開始交互影響之下，又逐漸分開了去。這麼一來，我就只能在探尋古人的動作中埋葬心裏的戀情，於是內心深處就形成一個巨大的空洞，一下子變藍，一下子又變黑、變白、變黃……一種穿越萬劫孤寂的空洞，無依無靠的苦悶，無處依賴的悸動。

我終於瞭解了，我這個社會主義思維畢竟在資本主義裏無能適應，尤其救贖人類靈魂的志向在華爾街股市的起伏裏更是荒誕不經。一切都像是電影中的插敘畫面，瞬間掠過腦中，但就是無法拼湊起前因後果的碎片。我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志向再也無關痛癢，所以才急於忘得一乾二淨？還是因為我自己擺脫不了記憶裏的空白，所以才急於填補空虛？儘管如此，在我努力地回想之下，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終究無法走出自己的侷限。

但是，但是……不止是我，只要是人，思維都有著侷限，所以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一個十全十美的制度。這也就難怪有著卓越思維的毛澤東主席執意要開創出來一個人類史無前例的社會制度了……但是他太超常了，超常得脫離了凡人的世界，超常得壓抑了凡人的貪慾。他既漠視傳統文化，又鄙視生活裏的瑣碎，甚至於連正常運行的日夜作息也不肯絲毫妥協；但是他所沒有想到的是，傳統文化是中國人賴以繁衍子孫的基石，生活裏的瓶瓶罐罐是百姓們安居樂業的保證，太陽升起又落下的作息更是一樁無法更動的規律。

規律？毛主席最痛恨的就是規律。他不要規律……傳統的、歷史的、生活的、自然的……凡是規律，他一併要予以摧毀。如此一來，他無法活在過去與現在裏，因為只要有人類生活的軌跡，規律總是若即若離地展現；然而，沒有了過去與現在，他所能憑藉的，只是一個對國家未來前途的憧憬與堅定無比的意志，於是對所有置放於他眼前的追求安定富裕的要求與井然有序的管理，他都視為對他的挑釁，更是對全人類終極發展的阻礙，因此大無畏地給予了無情的打擊。

他所無法看見的是他悖逆一切人為的規範所造下來的「反規律」早已悄悄地變成了壓抑羣眾的「規律」，同時他以那個無可比擬的活躍思想鋪天蓋地地建立羣眾的中心思想，卻只能造就一批「非

思想」甚至是「反思想」的共產黨人……這麼一個超常的思維原本只能在哲學的領域裏鑽研，在文學的幻想裏奔放，但是他卻成功奪取了政權，而且積極地以革命的破壞手段來建立烏托邦的城廓。

當然他的崛起絕非偶然。當「共產國際」還認為革命只有城市起義的模式時，毛澤東即毅然地排拒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建議，果敢地把革命重心轉移至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這一個重大的思維轉折不止悖逆了革命潮流，更開創了嶄新的革命模式，諦造了「黨政軍」的建軍關鍵，同時樹立了從井崗山以來逐漸完善的軍隊紀律……三大紀律、八大注意。

那麼毛主席只是為了「反規律」而悖逆規律嗎？不然。他只是想在傳統與歷史的規律中，找出一條突破規律的途徑，所以這個日後被歷史學家公認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革命道路，最初卻只不過是毛澤東掌握住中國農民造反的歷史與獨排眾議的膽識；他所無法認知的是無論他如何在歷史的深沉規律中尋求反規律，他終究脫離不了權謀的運作，所以最後只能將自己塑造為一個一意孤行的獨裁者。雖然他始終以為他所推動的是他心中的烏托邦，但他的內在潛能卻將他的動機推展為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封建王朝……甚至於在這麼一個「逆我則亡」的王朝裏，他還以為他超越了歷代君主，因為他認定他自己不像歷朝皇帝一般，在華服錦衣與寬房淨室裏遂行不可饒恕的人性墮落。

這麼一個瘋狂的政治領導人怎能不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呢？這麼一個近乎宗教哲思的「非理性」思維怎能不給周遭帶來毀滅性的悲劇呢？諷刺的是，他一輩子講羣眾觀點，但卻在思維上漠視羣眾意見；不止這樣，他還讓黨內的忠誠幹部跟得疲於奔命也跟不上……愈想跟緊，但卻愈跟不上。

同志們並非不夠努力，但對大多數深受鬥爭之苦的共產黨人而言，這個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立黨根本的中國共產黨已然變成了一個逝去的哀悼回音。雖然大夥兒還是希望能夠找到基本的理論來訴諸社會主義的存在價值……無論馬克思所承襲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在中國社會與經濟史上造成多大的破壞……同志們都打算予以寬容；然而大家都沒料到，原來毛澤東同志早已在他的「反規律」與「反理性」裏，將他一向賴以維繫黨內思想的馬克思與列寧主義一併悖逆了。

是呀！得天獨厚的毛澤東同志終於在「舉著紅旗反紅旗」的煉丹爐裏，將他「非理性」的詩人情懷修煉得如火純青了，於是當他發現，革命熱忱正從這批出生入死的同志們身上消隕時，他就毅然絕然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當然是一樁奪權的政治陰謀，但毛主席的孤注一擲，未嘗不是以這麼一個垂死掙扎的舉措來嘲笑革命夥伴向現實低頭妥協的懦弱，來譏諷組織耽匿於機制的僵化，於是他獨力擎天，掀起狂風巨浪，以「四人幫」為嘍囉，在推動烏托邦的口號裏將全國十二億人像一羣螞蟻般地驅趕。

當然，我也是這羣被驅動的蟻螻裏的一分子，幸運的是，我那愛好思索的習性卻突破了重圍，而警覺到自我的存有法則與烏托邦的虛無飄緲一樣地重要……甚至我可以大膽地說，自我的存有法則還更重要一點……但是乾女兒卻斬釘截鐵地說，這兩者都屬於一種不存在的概念存有。

這真是有些說不清罷。不過不管怎樣，充溢著組織枷鎖的文革說平反也就平反了，就好像季節循環一樣，文革的左向轉折從一開始就蘊藏了向右平反的契機，但是長久以來卻沒有一本學術論著，敢於探討我們這批接受文革薰陶的人究竟能不能夠真的從精神枷鎖的文革陰影走出來，因為我們日後的表現和思維雖然與文革的時期絕不相干，但在骨子裏卻有著「血脈相連」的意識型態。

國家領導人認清了這一點割捨不去的尷尬，但卻近乎愚昧地要大家擺脫舊時的牽連，然後迫不及待地鼓勵大家往前看，於是黨的機制慷慨地在經濟開發裏滿足了多數人的物質慾望，在思想空虛的當口麻痺了多數人意欲剷除政治迫害的哀痛……一切的瘡傷就這樣地被升起的貪婪割開了，然後如黨的期盼一般，這道新割出來的傷痕不著痕跡地埋葬在未來的憧憬與現時的慾壑裏。

但是割裂得了嗎？暫且不說新割出來的裂痕在早已裂開的老舊痕跡裏仍然只能是個烙印，裂痕卻在新的毒瘡裏再度腐爛開來。這能怪羣眾嗎？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依舊存在，而且國家幹部愈是貪汙腐敗，他的豪放激情就愈是有著死灰復燃的跡象。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非理性」社會思維啊？羣眾雖然再也不願禁絕慾念，但在大家都順從慾念的同時，卻又冀盼社會能夠稍微抑制慾念的奔流。

我長久以來一直遺憾自己無法了解這麼一個「非理性」的社會思維，那種徬徨就像多數人質疑我代筆捉刀是一樁說不過去的「非理性」行為一般；但是他們大多不明白，我對這個「非理性」社會心理的不瞭解，就如同億萬的大陸人始終弄不懂為何「四人幫」滿足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後，卻假公濟私地進行文化人的報復！！看來我的代筆捉刀正是我進行報復的一個手段罷了。

可悲可歎的是，當毛澤東掌控住那些崇拜他的紅衛兵時，他有能力驅迫他們到毀滅性的瘋狂；但當我掌控住那兩位必須藉助我的文字來牟取她們各自的名利時，我卻只能令自己陷入撕裂的痛苦。雖然我與毛澤東一樣，都曾欣慰於集體創作的陰謀得逞；但是我卻比毛澤東不幸多了，因為他在形勢大好之時，日夜顛倒地與千挑萬選的女服務生們進行著實體上的接觸，我卻只能在一燈孤寂裏與一位不具實體的幽靈進行著虛無飄緲的意念掙扎；不但如此，他在行跡敗露之後，仍舊享有舊時的榮耀，我卻被迫而不得不摘下昔日的光環。

嗚呼！嗚呼！在這麼一個短短的生命裏，我只能在此時此刻利用躲在黑闃裏的燭光來彰顯遠處全然光明的可能，卻無法回到過去，在光明的社會主義承諾裏躲避黑闃的政治迫害。那麼，為甚麼我現在只能藉著那個原本與光明有著內在聯繫的文字陳述來彰顯心窩的幽弱之光呢？為甚麼我又因害怕過度呈現真實的光明面，反而一落筆就利用條理的陳述來凸顯條條框框的概念呢？然後，為甚麼我在掙脫不得概念的捆綁之下，反而用充滿了概念的理性文字陳述起內心的光明來了呢？

沒有答案呀！這些問題曾經因為我對社會主義的熱愛，而讓意識燃燒了我的心志，讓我的脖頸挺直得像隻引頸眺望的長頸鹿。是呀！我就像隻長頸鹿一般，細長的四肢支撐著笨重的身軀，緩慢地移動卻步步走進一片覆蓋著蒼古的沼澤地。我一進去森林裏就動彈不得，不止脖頸被纏繞，四趾更是深埋於充塞著泥漿的陷阱裏，不得移動半步。我聞得到近處枯葉腐燜的氣息，但卻被遠處連綿不絕的輕音妙樂攪拌得失去了與生俱來的醒覺，所以只能伸出舌頭來舔著黏濕的空氣，慶幸繁枝茂葉在官方「三年自然災害」的說辭裏奇跡似地留存了下來。

想到了這裏，我的手浮在半空中，忽然不想動了……那個模樣就像昨天夜裏當老闆娘從我手中搶去小費時，我的手伸在半空中，抓不到錢一般……那是一種向看不見的神明做無助的祈求、無聲的哀嚎，一種向心靈深處的想盼哀悼一個難圓的舊夢。天呀！我多麼無可救藥呀！我竟然就如此地拋除了共產黨人一向引以為傲的無神論，向著上天祈求宗教信仰的原動力。

嗚呼！是不是人類只有到了絕境時，才會祈求上天呢？是不是人類只有到了想逃避紛擾的社會時，才會引發宗教信仰的原動力？「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紛擾不可謂不大，但是一旦動盪，我們一向賴以維繫黨內思想的無神論卻有如崩坍的土壩，阻擋不住社會裏成千上萬的教派狂捲而至。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解放前的教派繁多到不堪擁護的地步，才造成了共產黨人的無神論的平穩發展？還是因為無神論過於堅固地紮根於生活平淡的社會主義之中，才造成了鼓舞民心的「改革開放」只能引發過多的教派？那麼，是不是中國只有膚淺的哲學，才促使國人走入無神論？還是中土從一開始就悖逆了一個不可超越的彌綸思想，才造成了佛教思想在南北朝的長驅直入？

嗚呼！「忠字舞」抖散了個人信仰，「革命語彙」激活了市井熱情，語錄歌鞏固了政治權力。空白的文化惡質化了，猛烈的思想瓦解了，民族個性因為文化的衰敗也跟著喪失了，緊接著，文字也跟著文化氣質的衰敗而粗鄙化了，那麼是不是唯物主義哲學必須配以無神論，才足以遮掩它的偏頗？是不是唯心的宗教一旦倡盛，唯物主義必然潰敗呢？是呀！唯物推到極致，不也仍是唯心嗎？是不是深究哲學的人最後不得不回頭去依附宗教？「毛澤東思想」曾經大無畏地排除了宗教的大花園建構，但是壓抑住的人性只能在阻隔外慾引誘的鎖國政策裏暫時休憩，一旦鬆懈，有如猛虎出柵的慾望使得四十年來嘗試征服人性的禁慾生涯如虛如幻。

這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因為共產黨人只滿足於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則，所以反而使得無神論的信仰因而動搖？是不是因為同志們不敢從瑣屑的辯證中觀察整體的人類變遷，所以始終無法瞭解世間組構的「相互緣成性」？北京天安門下的毛澤東照片仍舊綻放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上海外灘的

燈紅酒綠卻散發著資本主義的幽暗，而面對西方基督教思想所綻放出來的強烈光芒，古老沉睡的中國「儒釋道」哲學只得隱藏，卻又綻放出幽弱的微光，既幽又明地抗拒外來文明的挑戰。

我長久以來，既期盼著同志們能夠隨時爆發出激勵人心的無神論詞句，又希冀著唯物論的辯證法則能將我帶至一個前所未有的思維境地。但是當我的手只能浮在半空中不能動彈時，我就知道我的期盼終究還是落了空。我只能等，無盡無止的等……等同志們的慈悲，等政策的平反，等偉大諾言的實現，等黨中央的覺醒，等烏托邦的到來……等來等去，等得時空在瞬間凝固。

同志們也都在等，不過在等的過程裏，同志們處心積慮地以精緻的謊言包裝著鄙俗的真實，我卻殫精竭血地以隱喻的事實揭示起浮氾的欺瞞。這一真一假之間，我踽踽獨行，繞過數不清的地雷，最後卻落到只能悄然離國遠去的命運，又眼睜睜地看著同志們在權力的邊陲形成一股社會離心力。

我說不清這究竟是我背叛了同志們，還是同志們背叛了當初革命的本意，但是當我蹲在飄動著資本市場意識的星條旗底下、神情漠然地洗著碗時，我終於讓泛著油漬的污水所反映出來的老邁面容也一起在貪婪裏沉淪了。難呀！難呀！在這麼一個末世紀年代裏，天下逐漸大一統的資本主義思維已成為人類進化的唯一標竿。我又如何能獨善其身呢？

終於有一天，我籌集了足夠的潤筆酬金，購買了數量驚人的禮品，衣錦還鄉地回國去探視那些曾經一起在社會主義意識裏質疑生命的同志們。我驚訝地發現，寫作大院的同志們都開朗了許多，但以前那種內斂、低抑與素樸的態貌已不復存在。我們在聚會的場所裏像極了熟稔的陌生人，目光即使相遇，也像是在隱藏甚麼似地倏合倏分，而存在於彼此之間的空氣竟然除了冷漠以外只剩下幽閉狹窄的猜忌，交織在白翳、似省、幻滅的識覺裏，一起質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具體呈現。

他們都還像以前一樣，總是戲謔地拍著我老是直不起來的駝背，千方百計地探尋出國的途徑；而我置身於往日同甘共苦的同志們之間，再也掩藏不住一種比以前更加孤寂的淒清……一種在後現代荒涼星球上等待天光收盡的無奈……我們只有在黑闃裏才不會窘於彼此之間的偽裝與壓抑。

我暗自哀傷，我們就如此地失去了共同的語言。我只能不斷重複說著，我是出走了，但是不管我走到何處，我總無法遠離故土；不管我身居何處，我都將牽動著身心去覆蓋遠方的足跡。但是他們不理會我的說詞，仍舊期盼我將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弄出國門。

我不知如何才能排除我們之間的無形阻隔，於是只有渾渾噩噩地與同志們在合肥市的街頭巷尾裏走著；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在算命攤上找到了彼此心靈的依托……這真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在亂了序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交軌上所產生的獨特現象。

可不是嗎？社會主義的溫馨在商情鼓動下幾乎已經消失殆盡，而資本主義所賴以消弭人性貪婪的虔誠宗教心靈，卻在無神論的餘威下興旺不起來，於是曾在毛澤東時代遭到查禁的宗教活動以一種曖昧的方式在各地活躍了起來，並逐漸演變為動盪社會裏的靈異現象或漂泊生命裏的神祕力量，甚至逐漸匯集為一股挑釁政權的新興力量。

社會變得富裕了。文革已成記憶，開放正是時尚。政治條框逐漸匿跡，生活品味轉趨精緻。這一切都使得社會欣欣向榮，然而我們由苦難走到舒適，理想主義的目標卻日益疏遠；我們由規範走到泛濫，嚴肅的大藝術家卻更加隱晦。混亂了。浮躁了。作家大批出現，哲學家大批出籠，但遠離人羣的思想家卻不見了；幻想重新被刺激，創作也大多能自主，但理性自在的浪漫主義卻消失了。

社會變得豐足了。改革刺激多元，多元卻自混亂。集體的盲目沒有了，精神的疲困卻出現了。整齊劃一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百花齊放的風潮卻激盪不了一篇內心的獨白。全是印證，全是詮釋，從東方印證到西方，從古代詮釋到現代，但就是產生不了一個貫中西、亙古今的思想。哲學家們都替多元的混亂找到了一個藉口，異口同聲地說「後現代」原本就沒有一個中心點，但卻忘了沒有中心點就沒有邊際，而「無中心點無邊際」的哲思卻被框限在一個必須總結過去保存時代的政治需求裏。

社會變得曖昧了。書本多了，也濫了；批判多了，也矇了。「巨大的真理」在成堆的文化製品裏被埋葬，而「奇異的美學」卻從荒謬的百家論證裏被尋獲。大家在商業氣息裏都懂得談文化了，其

澒亂與反覆卻令文化人的思想在商業的誘惑下變得庸常了起來，更令一個沒有「文化大革命」口號的「文化大革命」以一種新世紀的變形態勢在一個沒有人可以清楚定義的方向裏重新甦醒了過來。

社會變得活潑了。街道寬了，也生了；行人多了，也慌了。合肥市在「改革開放」的大纛下已面目全非。那座曾經是我思索中國出路的研究院大樓已被掀頂破牆，幾成廢墟，不止撩人幽思的泡桐被連根拔起，連藏污納垢的街邊小販也一個個被驅趕到更為藏污納垢的巷尾角落了；現代風格的大樓在各個街頭聳立，有的接近完工，有的即將興起，但落下的塵土則一視同仁地使得路人掩鼻而過，而粗暴的機器則以統領開放風潮的霸氣逼得鄰人四處散逸。大家都說這些都是暫時的，合肥市正搶搭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急急慌慌地要求領導人兌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承諾。

這麼一個既親切又陌生的社會呀！我們長期以來在革命的氛圍裏歌頌魯迅，卻執力消泯魯迅之所以能夠孕育出他那種為生民立命的情操的環境；如今魯迅埋葬在豐沛奔騰的投機倒把裏，那種砥勵文人以生命的血汗為墨水來追求不朽篇章之凝鑄的呼喚，卻悄悄地在街頭巷尾裏升起。

但是呼喚已然凝聚，魯迅卻在哪裏？倘若這個時代已經不可能產生魯迅，那麼就施捨給我一個胡風吧？但是胡風又在哪裏？人人都想知道這個金錢掛帥、思想空虛的社會將走到何處去，人人都想知道這個兩不著邊、無處附著的心靈將安置於何處……於是過多的教派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身心解脫法門出現了……中央國務院為了延續黨的合法統治，疲於填補「姓資姓社」在制度接軌上日益擴大的裂痕，於是不得不放任無神論社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一個又一個教主，終於造成大街小巷裏盡是拉拉扯扯的低聲星宿呢喃。

算命的都神祕兮兮地說，我如果不是背負著駝峯，絕不可能飄洋過海，更不可能在異域裏捍衛中國的文化。寫作大院的同志們不解。於是他們又說，駝峯有如一個鼓脹的風箱，將業障盡情地收裝了起來，所以我的心智才得以自由地展現。他們的曖昧解說使得同志們各各迷惑了起來，好似故意令一種未知景象在卜卦者的誇大裏變得充滿了危機與希望。

我對這樣的說辭，大半答不出話來，只感覺未知景象逐漸升高為那條自顧自伸展的天梯，負載著我說不出來的痛苦，一步一顛躓地到達了頂點。當我最後不得不告訴同志們，我與舊時同辦公室的老友的女兒在美國不期而遇，又一同在臺灣創下令人驚羨的成果時，他們雖然不敢置信，卻又適時地表示出合作的興趣與誠意。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在眾議紛紛裏彷彿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存在；更奇妙的是，我在被眾人品頭論足之揣測裏，突然覺得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脫離他們而存在過；；甚至不光只是感覺而已，我真的就以為我已被他們揀選上了，就跟上帝揀選祂的子民一般。不過當我的多面內在逐漸隨著他們的議論而呈現陰暗的神韻，甚至產生了不同的臉龐、不同的表情、不同的朗笑、不同的佝僂、不同的寒酸時，我又感覺上帝在揀選子民時，好像誤用了太多的思維。

我怯生生地環顧四周，有些不知如何去思索。眼前這一羣人當中，名字個個熟稔，連他們原本拘謹的對立在面對不知所以的卜卦時，也似乎散發出來一股我身上所欠缺的靈氣，因此使得他們連結在玄學的曖昧裏反而變得輕鬆自在；似乎人人在卜卦者的神算裏均完全適應暢所欲言的氣氛，沒有了彼此對立的情景，一點也不勉強，於是順理成章得也跟著曖昧了起來；可怕的是，我也逐漸適應，先只是站在角落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然後經由不確定的玄幻事物醞釀，慢慢地就麻痺了起來。

雖然如此，我仍然誠摯地拒絕了他們，解釋著合作的結局原非自己的本意。同志們都不肯接受這個推托之詞，只認為我存心踐踏一度存在的友誼。我說不出話來，只能斂首低吟，於是駝峯就肆無忌憚地訴說著它的存在；我發現了駝峯的凸顯後，不覺深感自卑，我如此處心積慮地用自己的方式將自己表現出來，卻只不過是假借他人的名字來遮掩駝峯的凸顯罷了；；看來我真是疚由自取了，畢竟思想的流轉要比思想的還滅來得容易多了。這與思想是否能夠重溯彌綸的源頭原本不相干。

我無法在同志們面前自圓其說了，於是四處尋找老友；但是他很忙碌，匆匆地打探了他女兒的近況後就避不見面。我幾次三番瞧見這位曾經以謊言包裝真實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迫不及待地脫下了

毛裝，西裝革履地伴陪著臺商出入金光閃爍的賓館，卻呸呸啪啪地踏著腳底響著骨骸的破碎聲……他就這樣忘懷了我們在苦難歲月裏曾經互相砥勵的救贖人類沉淪心靈的志向，而踏上了無產階級鬥爭者的殘骸，視若無睹地呼嘯著，旁若無人地吆喝著，只剩下那個駝了背的自己躲藏在賓館後面的巷道，細數著被鞋底濺出來的骨骸碎片。

天呀！天呀！我多次細數著，多次窺視著，忽然就瞧見這條巷道與我洗碗的餐廳後面那條不見天日的防火巷一模一樣，堆積成山的垃圾所建構的壟溝如出一轍地將我躲藏在污穢裏的身軀又遮掩了起來。我有些好笑，自己不知從何時起也成了一個窺視者……等待自己落入陷阱的窺視者。

從那個躲藏在巷道的時候開始，我就決定在字裏行間留下破綻，讓一棱棱偽裝的文字砂礫浮現在坎坷簇擁的思維阡陌上；這時我就看見了那個從革命迫害裏急速地駝了背的自己，步履矯健地跨過一片插滿了骷髏頭的砂礫，氣定神閒，將滿頭白髮甩向身後……阡陌剎那間變成了紅花綠葉的隔離，隔開了金光閃爍的賓館與哀鴻遍野的骨骸。

門裏・巳時／午時

這就是我這一生中最為幽微隱密的轉折契機。我乍然明白盲人的瞎眼在黑暗中不止是在窺視著看不見的光芒，更是在一種了然沒有「幽明」裂痕的混沌裏認同黑暗的籠罩。不！不！盲人的瞎眼是在一種了然沒有光照的混沌裏排拒光線賦予人類意識的分辨功能，不過，嗯，是了，或許盲人只是在一種了然沒有光芒概念的混沌裏拒絕意識上的光亮呈現罷。

唉呀！我的頭快想炸了，這就不要再去理會那個造成「光明與幽暗」一分為二的初始裂痕罷！畢竟幽暗是「光明成為光明」的證明，沒有了幽暗，光明並不能彰顯。只不過，不管我弄不弄得清楚幽暗的原始來處，我終於不再害怕過去的龐大幽暗陰影吞噬了現在的幽弱光明，我也不再小心翼翼地

維繫著幽弱光明，害怕它終將消失在外圍的強光裏……事實上，我好似在排除了幽暗的干擾後發覺，全然光亮與幽弱光明原本就沒有裂痕，光格子的呈現在強光與弱光的襯映下永遠只能是個顯現光芒的光格子呀！然而，我又很清楚地記得，今晨會見駝背的時候，那個情景方位仍是歷歷在目。那麼那就不能只是夢了，而是夢如何在一個「非存有之夢」裏存在了。

我轉身，依依不捨地倚靠在門板上，瞧了瞧放在飯桌上那一堆不完整的故事。爾時，聳動駝峯的駝子似乎有些不捨了起來，繼而轉增歡喜，未久之間，復發是言，「我寧不問彼之『非存有之夢』如何遣我入夢，只問我入夢深淺？至何夢境？復從誰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言已，即入燭火，捶胸悲歎，憂愁啼泣。經須臾頃，作是斯言，「我在此中過一晝夜，乃至或過七晝七夜，不辭疲倦，不念睡眠，不思飲食，不想晝夜，不怖寒熱，於內外法，心不散亂，若未審知入夢深淺，所至夢境，及所從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起心，捨於此處。」

哇！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告訴我，「入夢」原本就不是夢嗎？好罷！夢是作了，這一類的夢不可能太糟罷，更何況駝子還給予了我忘卻幽暗的信心……這個信心讓我擺脫扶手鐵架的框限，而將光格子整個予以融合了。我想到這裏，正巧光格子輕妙地將窗上的規矩體現抖落。剎那間，晶晶瑩瑩的光點撒滿了一地，而窗外的鐵架子隨著光格子的破滅也變得若有若無。

我好似有些瞭解了。我唯有在內心裏不落痕跡地將神性與魔性融合在一起，思想才能自由；我唯有徹底地在內心裏抹除神性與魔性中間的裂痕，天堂與地獄才能合而為一。起在心中起，滅在心中滅。既然兩者俱在心中，何處去顯現離散呢？如此一來，「神魔猖狂的內在曖昧性」將如何顯現呢？是了，神無方，不行而至，妙萬物而為言；魔無體，不疾而速，御萬物而行權。

是了，是了。神中有魔，魔中有神……當我的意識放在神祇上，魔鬼立即後隱；但是當魔鬼在意識裏前顯為主體的「存有」時，則神祇又毫不猶疑地幻化為背景的「非存有」……只要一個顯現，另一個就隱藏；這個「神魔一體」的詭譎，竟然殘酷得一點都不得討巧。

我想到了這兒時，忽然看見反射光隨著遍撒一地的晶瑩光點也一併在窗上漫漫了開來，襯托得那扇涵攝著七種色光的窗子像極了教堂裏的玫瑰窗，逐漸地交織成一片神光；我心中感動極了，若有所悟地朝著反射光芒彎下了膝蓋，不明所以地跪了下來；這一跪拜，竟然令我的雙膝柔軟得好似浸泡了溫泉，而駝峯在神光的照拂下也倏忽沒有了羞澀。

神光呀神光，我在心中叫喚著。慢慢地，神光終於孕育成一座神殿。地下室在神光的奇妙籠罩之下，抖然成了一個沒有神龕的神殿，而神奇光蘊更是將背景裏扶級而上的天梯襯托得有如一條直達天國的捷徑；天梯的頂端隱隱然站立著乾女兒的倩影，昂然挺胸的神氣模樣讓高眺的身段迎風飄飄，讓柔和的纖手緩慢召喚，更讓嬌嗔的語調向我發出迷人的誘惑。喲！喲！乾女兒呀！我的乾女兒呀！我長期以來陪我渡過無數清涼月夜的「意淫」對象呀！

喲！就別管「幽明」與「有無」了，也別管那扇窗了，書寫所造作出來的世界可能是這樣，也可能不是這樣；不論如何，已經寫完的早已經死去，還沒寫出來的又還未萌生，中間停佇的，竟然是一個「幽明」與「有無」俱已抽離的文字殘骸，從玫瑰窗裏的天梯，一步步往上爬出了妥協與退縮的困境，映紅了陽光，好像太陽在半夜仍舊存在著。這多不可思議。羲輪半夜紅，何有「時位」？

可不？「時位」既生，「有無」稱名；「有無」具名，「非有非無」的意涵乃隱含為「和合」的底蘊，但「和合」一旦形具，「不和合」又已具名，這其中一直隱忍不發卻又不得不接受這些概念的識覺，由黏滯而僵凍而焦糊而幽暗，倏忽綻放光明，卻由白翳而似省而幻滅而圓測，以「創生」為其綱領，讓「不和合」終成於「和合」，於是「終成」乃因隱涵著「創生」而成為人類的唯一想盼。

我的神識不自覺地橫越屋子，在濕滯的空氣中攀登著天梯，向著浮遊在天梯頂端的女人……我靈魂所揀選的庸榮華貴……搖尾乞憐。我的內心在天梯上焚燒起不可名狀的慾火，一舉燒著了支撐著我的身軀的梯階，然後我就掉了下去。我往下掉著掉著，乾女兒也墜落了下來……神祇肯定聽見了我的企盼，並且可能允諾了我的祈求……所以讓我們兩人一起沉淪。

就在這個時候，五顏六色的反射光瞬間幻化為熾烈絢麗的魔光。我嚇了一跳，扛著駝峯的身軀倏忽站起。我心中不自禁地連番琢磨著，魔光怎可與神光交織在一起呢？我是不是著魔了？只不過，當神光消殞時，魔光一點也沒有浪費時間，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快速地轉化為魔光，甚至連轉折的裂痕也沒來得及留下，於是地下室又在轉瞬之間變成了一個沒有魔障的魔殿。

天梯就這樣地消殞了，不止在頂端的婀娜多姿沒有了，嬌美柔細沒有了，那個長期以來撩撥著我的靈魂的纖手也幻滅了；甦醒了，甦醒了，我在沉淪的當時，好似也從生命的睡眠中甦醒了過來，但是魔光依舊熾烈，於是我又在魔光的籠罩下重新掉入死亡的睡夢之中。

駝子適時又說了，「我入夢時，不惜身命，不顧珍財，不徇名譽，不希恭敬，而求般若波羅蜜多。彼常樂居阿蘭若處，欻然偶入『未存有之夢』，當即入於其夢，決定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當入其夢，莫辭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飲食，莫想晝夜，莫怖寒熱，於內外法，心莫散亂。入夢時，不得左右顧視，勿觀前後上下思維，勿破威儀，勿壞身相。」

我如是入夢了。睡夢裏光光暗暗，幽幽明明，分不清身內身外，眼根眼識；我好似只是依順著四周幻化起來的景物，在中間浮遊，在無著裏飄盪，卻又清楚地覺知這個夢境比我所經歷的生命還要曲折，比我所瞭解的死亡還要深邃……所有的內在曖昧性都在這個沒有轉折裂痕的時候消殞了，而在這一片沒有曖昧糾纏的畛域裏，神魔終於融合在一塊兒了。果真如此，隱藏在光明背後的永遠都磐踞著陰暗的暴露與罪惡的揭發，但是因為這個陰暗，陰暗得不夠沉重，反倒成了幽暗，而這個光明因為光亮得不夠晃漾，反倒成了幽明，而幽明的摺痕即是神魔的融合，或「幽・明」互磨為魔。

我的身軀愜意地搖晃在一片神光魔光交織的光影裏，駝峯也不期然地挺直了起來，是呀是呀，這就是萬物在成為萬物之前的初始……那種分不清彼此的混沌。但是我呢？我怎麼可能在初始的混沌裏感知萬物的存在？是甚麼樣的意識讓我能夠分辨混沌或差別？是甚麼樣的力量滲透在我的意識裏，讓我將神魔交織在一起？既然神魔已經交融在一起，是甚麼樣的祕密讓我知曉他們不再分割了呢？

嗚呼！為甚麼我老是在主體表面的「存有」與背景的「非存有」裏去解析「幽・明」或「顯現與隱藏」的意義呢？幽即隱藏，明即顯現，既然「存有」與「非存有」互存互依，「顯現與隱藏」只能存在於意識裏，那麼我又要到何處去彰顯那個隱藏在「存有」裏的「非存有」呢？既然「存有」與「非存有」血脈相通，那麼在通往母體的血脈裏，意識如何執意去區分黑白胚胎的色素呢？

是呀！在「存有」與「非存有」一顯皆顯的表別狀態下，「神魔」就這樣地在通往母體的血脈裏交融了……不止在初始的混沌裏區分黑白胚胎色素的意識沒有了，甚至連意識的造作也沒有了。境不離識啊！柏克萊說，「存有就是被覺知。」維根斯坦說，「這個宇宙是如此這般的實情。」兩個人似乎都以「情偽」來看「存有」，說明了這個宇宙是「事實」的綜集，不是「物」的綜集，看來當代學者習慣以「事實」觀看宇宙，用的是「事」這個觀念，不再堅持「本體」的觀念了。

那麼我的書寫歷程只能是個「書寫事實」的累積了，其綜集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學」；這麼看來，「文學」原本就不可能是文章的綜集，而是「書寫事實」的綜集，所以只能以「書寫情偽」看文學，走出文章來觀看文章背後的「書寫情偽」，而漸趨「玄學」，終可不為後至之「經學」所誅。

忽然我對自己的不道德書寫行為感到羞愧，但就在羞愧感生起的同時，我卻對自己警覺不道德書寫行為的這麼一個道德行為也感到羞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只不過是用我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文字，與我稟承的文化，複製了兩篇小說，怎麼就不見容於當代的集體化思維呢？是的，這只是因為我挑釁了既有的體制，以及體制所隱涵的整體性動能，不是文章本身，而是制式的集體化思維容不得我的挑釁，所以為了維護制式思維，任何偏離制式思維的創作都必須壓抑。

似乎是如此了。我的「地下室手記」終於令我迷狂，但我知道這個「地下室手記」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但我的迷執、罪惡、病態、性格分裂與靈魂深處的自我地獄，竟然體驗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十九世紀俄國的痛苦；在遮蔽的光明中，我看著一團團幽暗的火燄，點燃了空幻的認識，激爆了幽明的懷疑，而我竟然只能在乾女兒的柔溫中持續頹喪下去，在觀看爭鬥裏掀起滔天

巨浪；我知道我將很快地被世人遺忘，以後我也將無聲無息地在這個世界上走過，但是我不甘心，就算我只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輕蔑的歎息，我仍將奮起。

有了這個終極志向，那個長期以來囚禁著魂識的力量就不由自主地鬆動了起來；鬆動了，鬆動了，神光與魔光終於在我逐漸清明的意識下，逕自交融在一起了。我在分辨不出神光與魔光的當時，好似令理性的思維一起鬆動了起來，但是支撐著理性思維的理則系統仍然牢不可破，於是我又在理則系統的催促下重新掉入理性架構的窠臼之中。

理性架構裏，一切都是四平八穩的，不止時空盡情地對著人類依附同緣共業所顯現出來的時空架構進行著設定的捆綁，還對著人類推動歷史的軌跡進行著規範，更對著人類憧憬未來的或然進行著操控……這裏裏外外的設定唯獨無法賦予人類直覺上的當下觸醒。

我好似有些明白了，原來曙光穿透窗上長方形的空，並不是為了照耀這個三十平方米的地下室公寓，甚至並不是一種意識上的光亮呈現，因為光線的鋪展既消融不了我內心對黑暗的恐懼，也迎不來我內心對光明的企盼……它只不過是一個勉強的比喻，在我接受意識的無奈與模糊狀態下，訴說著黎明無暇的天空其實只是一片自我覺受的建構，以等待「昏闇中的白翳」或「白翳中的昏闇」的心識現起，因為只要是光明，就不可能幽暗，但光明卻必須以幽暗為前提。

果真這麼一道蘊涵著轉折契機的曙光僅是我意識上的造作嗎？果真曙光的現起造作出來的光暗裂痕無法真正賦予光芒一個昏闇與白翳的確切分割嗎？是了，是了，曙光的黏滯總是曖昧，總是不可捉摸，但卻清晰地明示著，在這麼一片不可分割的光線交織裏，權充光與暗的皴筆的曙光並無法真正地令「幽暗的潛行」與「光明的遮蔽」在自衍自生的裂痕裏擴大、然後造作成一個對立的現象……它不過只是一種皴筆所割不開、分不清的昏闇與白翳的混沌而已。

但是，為何鏡立於皴筆兩邊的光暗現象照不見自身的窘相，而讓意識在彼此的對比中排除不了主體的曖昧而一再地在對境裏複述呢？是了，是了，轉折的裂痕原本不應該存在；它的存在，只是因

為「差別」從一片「無差別」裏造作了出來，因而凸顯了「差別」與「無差別」的必然裂痕……那麼這樣的話，我這個被歷史凸顯出來的自我意識，每天從半夜一時返回這個濕冷的地下室、到次日中午十一時往赴那個溫熱的餐館廚房，到底都經歷了些甚麼？雖然這個間夾在子時／丑時與巳時／午時的直線性時間，在過去與未來的分割裏不知所以地承擔了黏滯的銜接任務，但是昏沉得有些離譜的六個時辰到底在我一半僵凍一半焦糊的思維裏是甚麼樣的一種「存有」呢？或者，更加明確一點地質問，這種「存有」如何在已經撕裂的思維裏，重新縫綴為一個循環式的時間概念呢？

假定我這麼一路追尋下去，誰知道我那建構主客對立的根本思維將置身於光明裏，或是掉落在黑暗中呢？看來，目前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專注於現在我所能做的；那麼我是個洗碗的，我就必須勤快地洗碗，哼吟著快樂的組曲去洗碗……這個可是老闆娘每天都提醒我要注意的地方。

我想到了這裏，忽然感到懊惱極了，於是怒氣沖沖地快步趨前，一腳將床舖踢回牆壁裏去；在轟然一聲巨響裏，慘白的牆壁一下子吞噬了那個曾經張開的空白，於是凹了一塊的巨大空白迅即換上巨大的空蕩白壁，我忽然想，或許我應該在空蕩的白壁上，塗上一些甚麼，就算不像教堂裏的壁畫，但在玫瑰窗的襯映上，總能安撫我的卑微、包容我的缺陷罷？

我愣了一下，有些驚訝床舖與白壁的完美嵌合，卻悲傷地搖了搖頭，又惶惑地左顧右盼，深怕驚動仍舊固執地在飯桌前振筆直書的駝子。好像時光僵住了好一會兒，直到我發覺，一切都沉寂不動時，我才懶洋洋地倚靠在門板上，傾聽著沙沙的書寫聲越過空無一物的房間，逐漸凝聚成一股股巨大的切割聲；我迷惑地追尋著切割聲的來處，意外發覺刺耳的切割聲正從僵凍與焦糊的身心之間娓娓發出，而橫亙在各自為政的身心之間的，竟然是久已被歷史浸染了的自我意識……看來我人格上的分裂已經嚴重到令我不得不正視的地步了。

此時我感受到反射光的熾烈，有些無助地定睛看著正自燦爛絢麗的房間；不久，我聽到自己的鼻腔輕輕地吐出一聲歎息……歎息聲輕柔得不足以融入任何的聲響，但卻真實得令震撼人心的切割聲

變得有些虛假起來。我定定神，好似從這個輕柔訊息裏聽出了一種期許，於是輕聲地打開房門，然後躡手躡腳地退出了房間。

門外・巳時／午時

我關上門，心裏冀盼著油膩氣味能夠被關在門裏；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連這個和合綿密的氣味也害怕干擾駝子，只得如影隨形地陪伴著我出門呢。

我無可奈何地佇足門前，望著眼前那條倚附著無數門扉的狹長走道，心裏感歎不已，因為我再怎樣從疑神疑鬼的不安情緒裏釋放出來，我還是無法坦然地往前踏入那個躲在遠處、張開巨口，等著吞噬我的幽暗。

我就這樣耗著有好一會兒，直到走道盡頭裂開來的一色天光愈來愈凝聚為一點堅定的心光時，我才如釋重負地吐了口氣；此時我意識到時候真是不早了，我得趕緊上工去了，否則又得遭受老闆娘的奚落，說不定還得扣我工錢呢┅┅她曾如是警告過我……